

集作傑篇短甫霍柴

卷六第

婦 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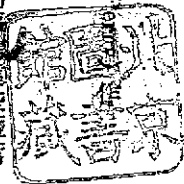
幀裝匄君錢 譯深景趙



行刊姑書明關海上

柴霍甫小說的分析

美國 皮雷 (B. N. H.)



柴霍甫有許多短篇小說是短的速寫，談到每一個人日常極普通的事情。這些短篇似乎可以證實這句話：『不加選擇的人在不加選擇的時候做不加選擇的事情。』牠們的作者是藝術家，不是社會改革家。他的文學上的客觀就是寫實。但是我們如果考察他的短篇，就可以看出即使寫實空氣是他主要的目的，卻不是他唯一的目的，甚至在他唯一以寫實為目的的小說裏，他也不是毫無選擇的，他是有去取的家長。是寫一個俄國父親在餐桌前說是菜弄得不好喫，又說家裏人個個不好，使得全家的人不快，結果他離開餐桌，自憐而且哭泣。第二天早晨卻又非常和藹的跑了回來。我們可以說柴霍甫在講這故事時並不會被『道德』的主旨所激動；他不想虛飾他的題目以討人歡喜，或是討

人憎厭；他的主旨不是想造成或斥責這個俄國父親；他不想爲了他自己的緣故，使得篇中的人物互相攻擊。他不是選擇他的題目來傳道，也不是來作警告或是教訓的；他不願引起讀者定他主要人物的易怒之罪，或是哀憐那些殘暴之下的犧牲者。使人發笑，或是使人蔑視，都不是他寫小說的動機。他的願望是忘去自我，不加判斷，只是捉住題目，忠實的將牠展開而已；他所要表現的就是那父親發怒時的神情以及他愚笨的反應。有些讀者以爲沒有一定的道德教訓幾乎不成其爲小說。他們不知道表現家長在餐桌前發怒就是文學的唯一目的；他們一定要把這種描寫當作譴責，當作對於有罪者的教訓，使易怒的讀者看了以後好把自己反省一下，這就未免不了解柴霍甫的創作態度了。

柴霍甫的審判是一個灰色的短篇，將近結束時，發出電的火花。被告的鄉人用斧殺妻案的審判進行得很遲緩，被法官們思想的報告和他們自己的私事所阻礙。反對老人的證人慢慢的引了進來，滿足了法律的要求，不拘他那迷惘的抗議，當謀殺犯的斧子呈上來的時候；這人硬說那把斧子不是他的，是他的兒子將他的斧子失掉的；一個證人就

證明這斧子的確是老人的。於是老人轉過身來對着他那當庭警的兒子性急的要求道：『白羅西伽，斧子在哪裏？斧子在哪裏？』讀者和法庭都知道罪惡是在什麼地方。全都怕他們所尋求的真理的光。很快的這件事就推開了。法庭裏的人斥責老人不應該向庭警說話，於是審判仍復原狀。作者只是表示法庭的攪權以及職業律師的窘態。他選擇這種戲劇時間的材料——以前的真理搜索大半推翻，顯然又有了新的發現，這時所受的恐飾的表現。如果你想多得一些，那這是你的推論的事情，但作者是不大管他的事實所指示的倫理的推論和社會改良的需要的，只是使其有戲劇性罷了。但是我們如果不承認柴霍甫的倫理教訓，我們卻不願讓他這樣舒服。

在家長裏，裏作者似乎是寫普通的人物，而非寫特殊的人物。因此他一定要免去不尋常的選擇尋常的，不是從一羣凡庸的人當中來選擇拔乎其萃的人。只是選擇了題目，還是不能完全的表現，所以又須選擇敘述的方法。他應該小心而且聰明的將他的原質選入圖畫。

柴霍甫的環境大半也是經過選擇的，並非是不加選擇的人在不加選擇的時候動作。例如在丈夫裏，柴霍甫不寫許多允許妻子與軍官跳舞的丈夫，而單寫那想要妻子同家的丈夫；又如審判，他不敘當日的許多案件，只敘老人殺妻的案件；又如牽狗的太太，他不寫願樂夫許多無目的的戀愛，只寫這一件顯著的戀愛；又如薇娜，他不寫吳禮甫二十年毫無羅曼司的生活，只寫羅曼司來敲他門的那一天。這都是作者對於環境的選擇。寫實的小說很少是完全沒有形式的。即如柴霍甫的逃走，雖然沒有結構的統一，但卻有時間的統一，所寫都是一個小孩初到醫院時所看見的和他所經驗的；又有觀點的統一——一切都是從這小孩的眼睛裏看出來的；還有情緒的統一，因為這一篇小說是分析這小孩的恐怖心理的。

柴霍甫的短篇小說常有使人意想不到的結果，這樣便使讀者的趣味更加濃厚，也可以使讀者追想，獲得無窮盡的悠然意遠的趣味。例如審判，雖然顯出老人是無罪的，結果老人還是不會被釋，做錯事的人還是不會受罰，又如恐怖，丈夫知道了這件他妻子的

曖昧事情，也沒有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又如安娜套在頸子上，寫安娜出嫁本來是想幫助可憐的老父和他的小兄弟的，結果竟一點也沒有好處給他們；又如一件小事，孩子說出了祕密以後，受損害的父親也無可如何；又如薇娜，吳禮甫拒絕了薇娜的求愛，薇娜走後，他忽然追悔起來，也只是繞屋兩匝，就乘車到彼得堡去了；又如文學教師寫李，克庭娶了富女，後來竟無緣無故的不愉快起來。天下事本來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柴霍甫以醫生的訓練，顯出他是俄國最真實的寫實主義者。

目次



梁霍甫小說的分析·····皮雷·····	卷首
妖婦·····	一
光·····	二四
楊梅·····	八五
平常的事情·····	一〇二
悲劇俗人·····	一一九
馬禮德·····	一二六
女教師·····	一三六
法官的寡婦·····	一五二

鬧翻了天·····	一五九
倚賴者·····	一七二
談到戀愛·····	一八三
內助·····	一九八
檢察官·····	二一〇
醫生·····	二一九
鄉人之妻·····	二二九
藥房的老板娘·····	二五三
薇娜·····	二六三
神經病·····	二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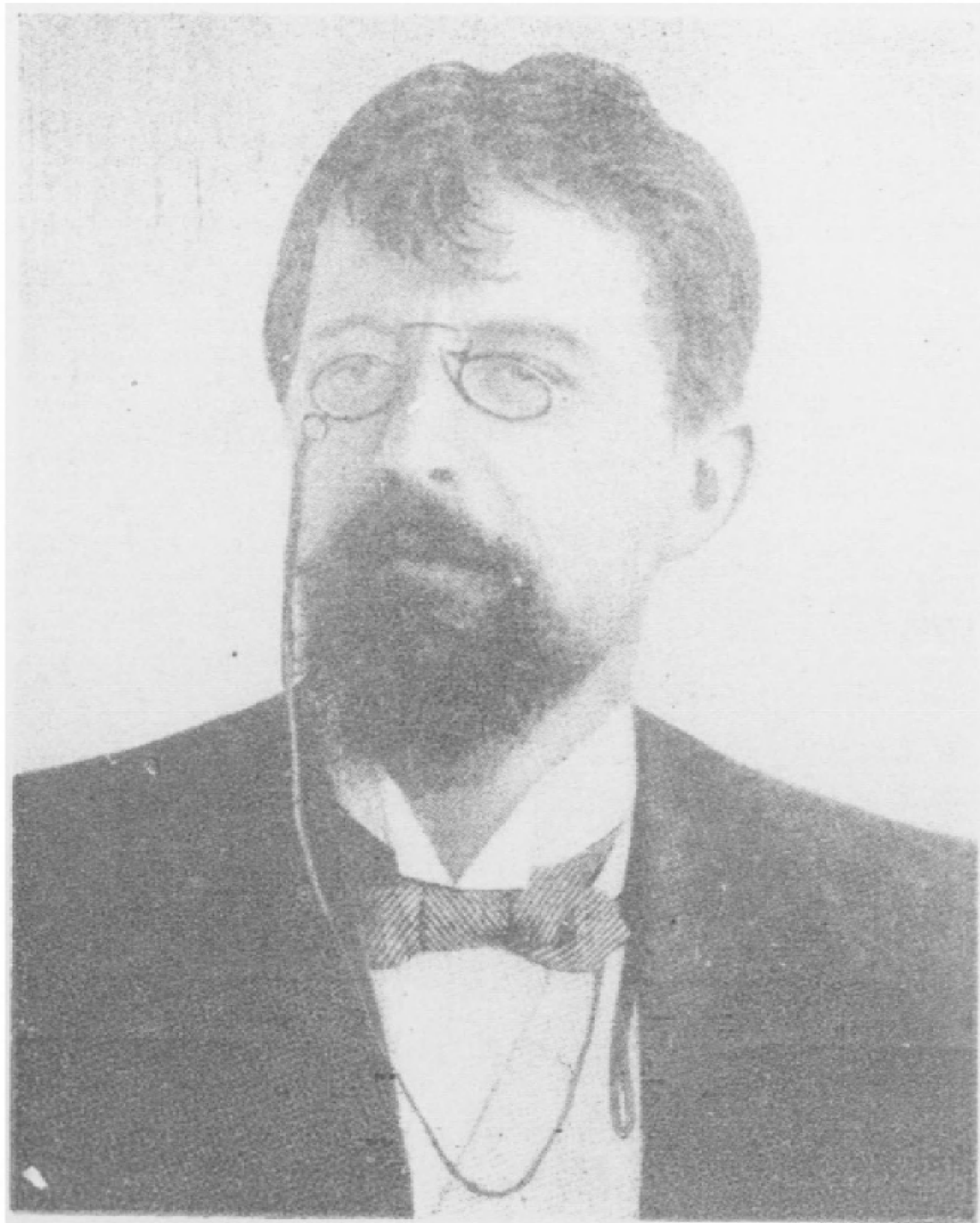
插圖

一八九九年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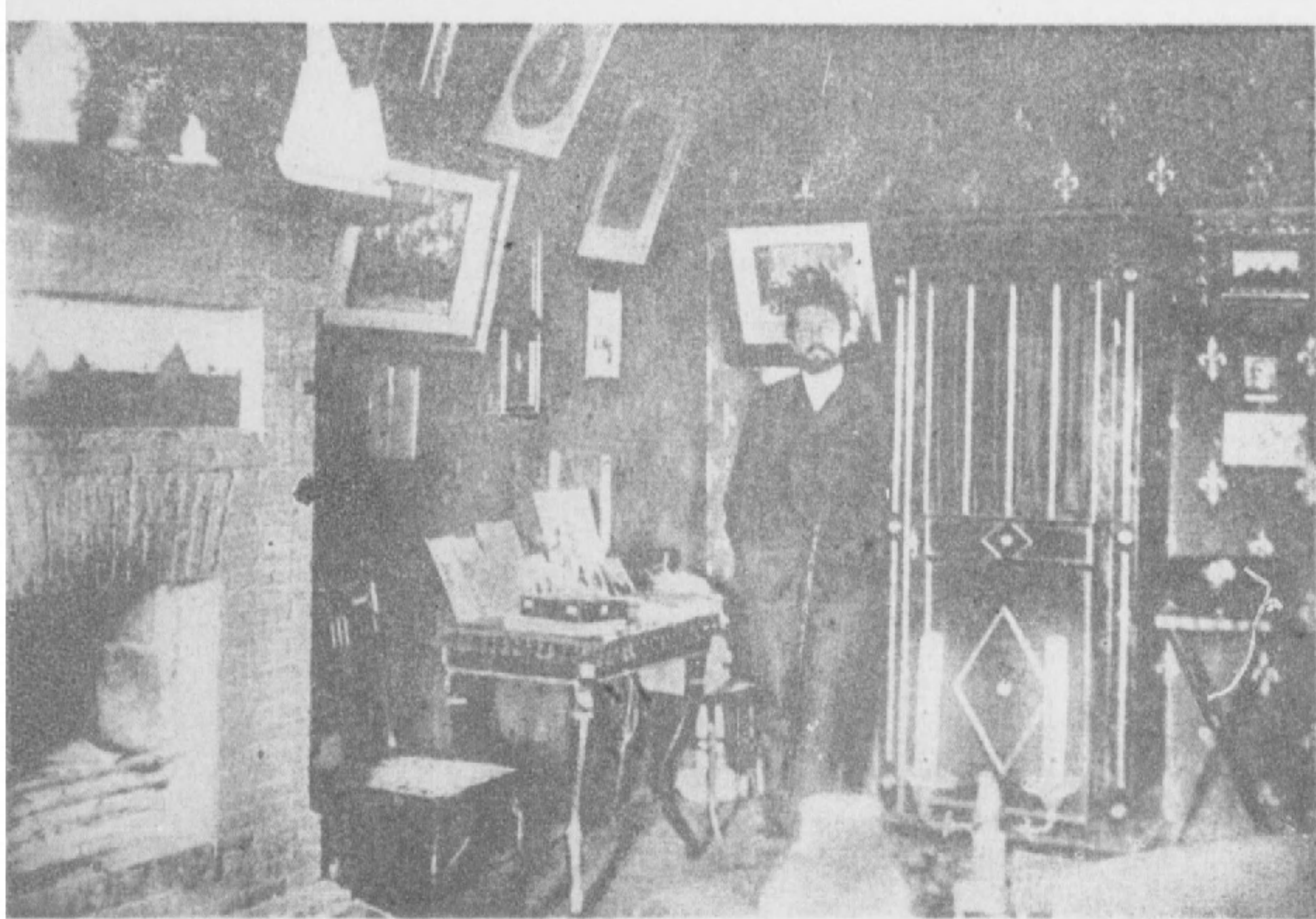
在耶爾泰別墅客廳中的作者

作者在梅里荷福創辦之農民子弟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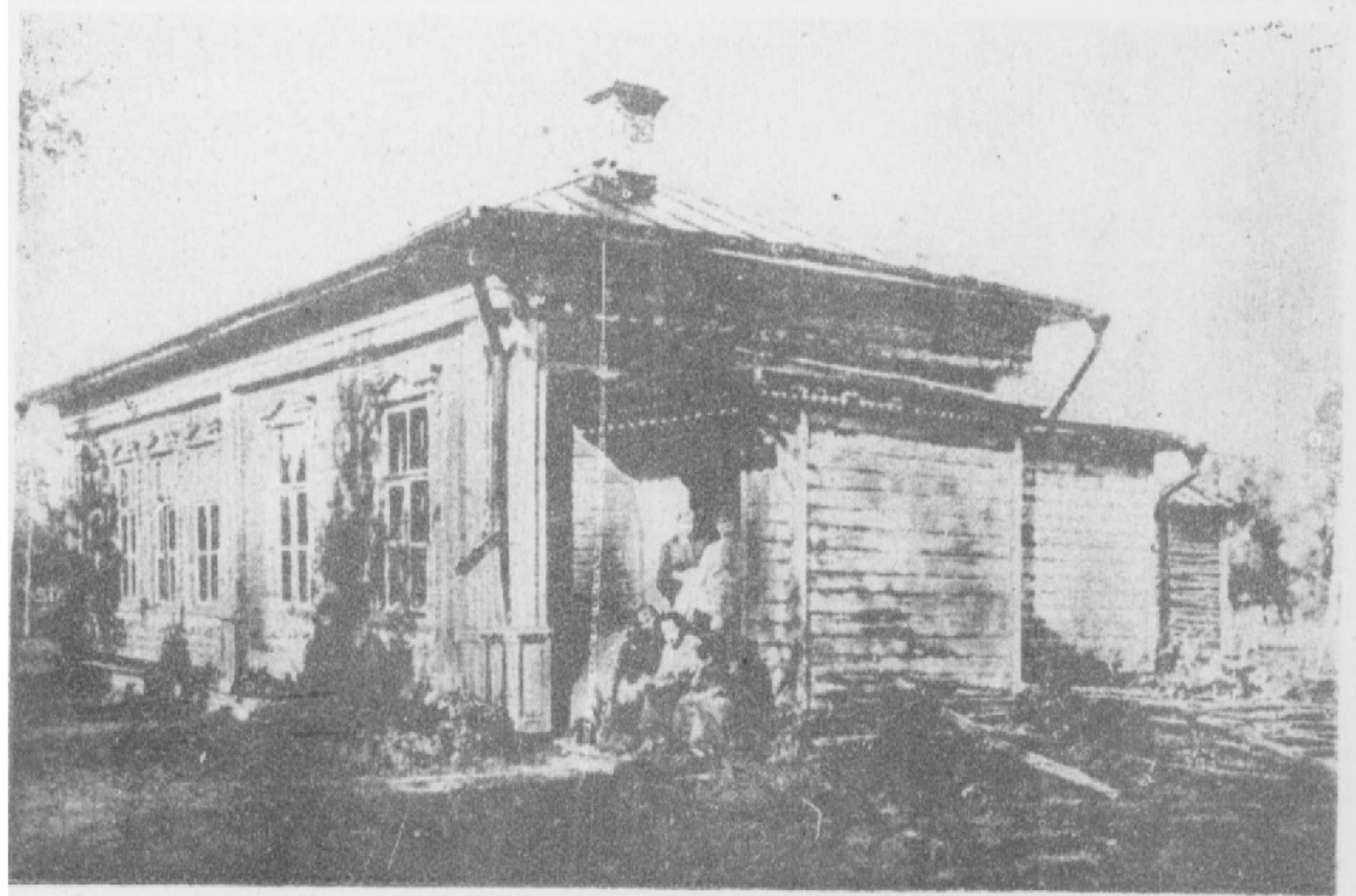
作者與高爾基



三十九歲的時候的著作
(一八九八年)



者在耶爾泰別墅客廳中的著作



校學弟子民農的辦創福荷里梅在者作



(左) 者作與 (右) 基爾高

妖婦

天將薄暮。會堂吏陪天來躺在草屋裏的大牀上，這草屋是與禮拜堂相鄰接的。他還沒有睡熟，不過他的習慣是與母雞同時入睡。他那紅色的粗髮從脂油滿積的各色破補釘的被褥裏的這一端露出來，而他那不會洗過的大脚又從那一端伸出來。他在豎起耳朵聽着。他的草屋連接着那圍繞禮拜堂的牆，從這草屋的孤寂的窗子裏看出去，可以看見開曠的村野。那兒時常有爭鬪的聲音。很難說出，大地上的一切究竟誰被打倒了，也不知是囚了誰的破壞，大自然總攪動得這樣的發酸。但是，從那不停的狂吼推測起來，一定是招架不住的。一個戰勝的力在田野上疾走，在森林裏和禮拜堂屋頂呼嘯，拳頭侮蔑的打着窗子，發怒而又撕裂，但別的被打的就號叫着，哀哭着了……一陣清晰的哀哭聲

在窗前，屋頂或是爐中嗚咽。那聲音不像是求助的哀呼，而是失望的哀呼，他感到遲暮，無法可以挽回了。雪地上覆了一層薄冰；眼淚在冰上和樹上顫抖着；黑色的軟泥和融解的雪沿路流着。總之，雪溶解了，但在黑夜裏老天爺並沒有看見，又很快的落下新的雪花，堆在融解的大地上。風像醉漢一般的顛蹶着。風不讓雪停留在地上，在黑暗裏把雪無休止的捲着旋着。

隋夫來聽見這種喧聲，皺了皺眉。他知道，至少他也猜到，外面的喧聲是爲了什麼，這是誰的手藝。

他在被褥下威嚇的乾指，噉咕着說：『我知道，我統統都知道。』

會堂吏的妻子萊莎坐在窗旁的凳子上。一盞洋鐵製的燈放在另一隻凳子上，彷彿膽怯，不大相信他自己的能力似的，只放出薄暗而又閃爍的光照着她的闊肩，她那美麗迷人的外貌，以及一直拖到地板的長髮。她正在用粗蘇做口袋。她的手敏捷的動着，而她的全身，她的眼睛，她的眉毛，她的嘴唇，她的白頸子，都靜默得好像要睡熟似的，聚精會神

的在那單調而又機械的工作裏。只是她時常擡起頭來，爲了舒適頸子的疲倦，向窗前望了一望，外面風雪怒吼，於是她又低頭做起蓆袋來。在她那美麗的面容上，高鼻子和酒渦上，什麼也沒有表現；沒有願望，沒有歡樂，也沒有憂愁。猶之美麗的噴水池，在沒有噴水的時候，也是沒有表現的。

但她終於做成了一個蓆袋。她將蓆袋丟在一邊，打了一個呵欠，眼睛無神的呆視着窗外不動。玻璃上的雪點好像淚水一般的往下滴，薄命的白雪花，落在窗上，望了望萊莎就融解了……

會堂吏喊道：『上牀來睡罷！』萊莎仍在那兒默想。忽然她的眼睫毛曇着，眼睛裏發出一道注視的光來。隋夫來早已在被褥下留神着她的表現，現在他伸出頭來問道：

『你在想什麼？』

她悄然的答道：『沒有什麼……我幻想着，好像有人來了似的。』

會堂吏用手臂和腿把被褥掀開，跪在牀上，驚慌的看着他的妻子。臆法的燈光照着

他那粗野的一臉麻子，又照過他那粗亂的頭髮。

他的妻子問道：『你聽見麼？』

在這單調的風吼聲中，他捉住了一個幾難聽見的微弱單調的叮噠聲，彷彿蚊子想要爬上人頸子時候的尖叫，因被阻而發起怒來。

隋夫來蹲踞而坐，囁咕着說：『那是郵差。』

離禮拜堂兩里路有驛路。在有風的天氣，風從驛路吹到禮拜堂，草屋中的同居者就可以聽見鈴聲。

萊莎嘆道：『主呵！你想，這樣的天氣還有人在走路呢！』

『這是公事。不管你高興不高興，也只得走。』

微聲漸漸的沒有了。

隋夫來睡下，說道：『車已經走遠了。』

但是他剛剛蓋上被褥，竟又聽得很清晰的鈴聲。會堂吏煩惱的看着他的妻，從牀上

直跳起來，在爐邊搖搖擺擺的來回踱着。鈴聲響了一會又聽不見了，好像停止了似的。

會堂吏停了脚步，眼睛呆呆的看着他的妻子說道：『我又聽不見了。』

忽然風打着窗，又帶來尖銳的叮噹聲。陪夫來面色灰白，潤了潤喉，又赤腳在地板上踱來踱去。

他惡意的望着他的妻子，喘息着說道：『郵差迷失在雪風裏了。你聽見麼？郵差迷路了！……我……我知道！你以為我……不懂麼？我統統都知道，你這該詛咒的！』

萊莎的眼睛依舊望着窗前，悄然的問道：『你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這都是你幹的事，你這女鬼！你幹的事，你真該死！雪風和郵差迷路，都是你幹的——你！』

他的妻子平靜的答道：『你這傻子，你瘋了麼？』

『從前我觀察你許久，早已看了出來。從我娶你的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你混有淫婦的血！』

萊莎喫了一驚，把肩一聳，在自己身上畫了十字，說道：「呸！你這傻子，趕快在你的身上也畫十字罷！」

隋夫來，含着淚，用短衣邊緣來拭鼻涕，重濁的說道：「妖婦究竟是妖婦。雖說你是我的妻子，雖說你是信教家庭裏的女人，我在懺悔時也要說出你是誰來……唉，上帝可憐我們罷！去年在先知丹聶爾和三青年節的前夜，也有雪風，那時發生了什麼事呢？技師跑到我家裏來取暖。後來到了聖亞力克西節河上的冰破了凍，縣裏的警察跑來，與你談了一整夜……該死的畜生！早晨他出去的時候，我看了看他，他的眼圈是紅的，雙頰下陷！在八月禁食節有兩次雪風，兩次那獵人都跑了來。他那東西，我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哈哈，你的臉現在竟紅得像螃蟹一樣了！」

「你什麼也沒有看見！」

「我沒有！今年的冬天，聖誕節前，在克里特十人殉教的日子，雪風一連刮了一天一夜——你還記得麼？——地方裁判長的書記迷了路，又跑到我們家裏來，那個獵狗……」

哼！你竟被書記迷住了！真該讓他受受雪風之苦！又是跛腳，又是歪頸子，滿臉的酒刺！他要好看，那纔古怪呢——哼！他簡直魂得和撒旦一樣！

會堂裏喘着氣，摸着嘴唇靜聽着。鈴聲寂然。但當風吹在屋頂時，黑暗裏又發出一陣鈴聲來。

隋夫來繼續說道：『現在同樣的事情又要發生了！郵差迷路並不是無因的。郵差要是不跑來看你，你可以燒瞎我的眼睛呵，女鬼的手做得多麼好的工作呵，他是個漂亮的人兒呀！他打幾個盤旋，就要到我家裏來了。我知道，我看見！你不能够隱瞞，你這女鬼的玩具，你這異教的淫婦！雪風一起，我就知道你幹些什麼了。』

他的妻子微笑着：『你真是一個傻子！你這木頭，你以為是我在喚起雪風的麼？』

『呀……儘管笑罷！不管是不是你喚的，我只知道你一燃起熱情，天氣就會變壞；天氣一變壞，就會有瘋子到我們家裏來。次次都是這樣，可說是歷驗不爽！所以這一定是你搗的鬼！』

會堂更感觸更深，將手指放在前額，閉上左眼，惡劣的唱着說：

「唉，瘋狂！唉，不潔淨的猶大！如果你真是一個人，不是妖婦，你就應該想想，那些男人不是技師，不是書記，也不是獵人，只是魔鬼的變形！唉！你應該這樣想！」

他的妻憐憫的望着他，說道：「隋夫來，你是個傻瓜。父親在日，與我們同居，各種人都跑來請他治瘧疾。有從鄉下來的，有從小村落來的，有從亞美尼亞來的。他們差不多每天跑來，也沒有一個人稱他們爲魔鬼。偶然有人在雪風裏跑來取暖，你這傻子就要疑神疑鬼的起來了。」

他妻子的邏輯打動了隋夫來。他赤腳分開的站着，低下頭默想。直到此時，他還不敢完全相信他自己的猜疑是真的，他妻子的口才和滿不在意的態度使得他失了常度。但他想了一會以後，又搖搖頭說道：

「他們既非老頭子，又非跛子；來過夜的總是年輕人呀……爲什麼這樣巧呢？如果他們只是想取暖，倒也罷了——可是他們總喜歡惡作劇呀。女人，世界上再沒有一種動

物比你們女人還要狡猾的！真理的腦子你沒有一盎司，比一隻噪林鳥還要小，至於魔鬼般的狡猾——嗚嗚嗚！天后保佑我們罷！郵差的鈴聲又響了！雪風一起，我就知道你心中的一切。那是你的妖術，你這蜘蛛精！」

他的妻子終於按捺不住了。「你這異教徒，怎麼老是跟我尋事生非呢？你為什麼纏住我，跟我相罵呢？」

「我纏住你，是因為恐怕今晚又有什麼事要發生，上帝不許的……你聽見麼……」

如果今晚有什麼事發生，我明天早晨就要一直跑到神父倪可迪那兒，去將一切事情告訴他。我要這樣說：「神父倪可迪呵，請你仁愛的恕我，她是一個妖婦呵。」「為什麼呢？」

「唔！你知道為什麼嗎？自然……」於是我就告訴他。女人，你完了！不但你要受天國可怕的審判，你還要在地獄裏受苦！在日課經時詛咒像你這樣的女人是很有效驗的！」

忽然有敲窗的聲音，聲音很高，並且不尋常，隋夫來面色灰白，幾乎嚇得暈了過去。他的妻子跳了起來，她也面色灰白。

他們聽見顫抖的粗聲說：『看上帝面上，讓我們進來取暖罷！誰住在此地呢？可憐我們罷！我們迷路了。』

萊莎不敢看窗子，問道：『你是誰？』

另一個聲音答道：『郵差。』

隋夫來搖手道：『你的魔術成功了。一點也不錯；我猜對啦！最好你還是趕快去開門罷！』

會堂吏兩跳就上了牀，在羽毛的褥上打了一個欠伸，發怒的哼了一聲，臉朝着牆，將身子別過去了。不久他感到背上有一陣冷空氣。門開了，一個高身材的人，從頭到腳塗滿了雪，在門口出現。在他後面，可以看見同樣雪白的另一個人。

那另一個人問道：『我可以把郵包搬進來麼？』

『你不能離開郵包，』高身材的人說過這話，就想解他的帽結，後來不耐煩起來，就連帽子一同扯下，發怒的望爐旁一丟。又脫去大衣，放在帽子旁邊，也不道晚安，就在草舍

裏踱來踱去。

他是一個年輕的郵差，頭髮很漂亮，穿了一件醜醜的制服，著的是一雙黑色的醜醜高靴。他踱來踱去溫暖了他自己以後，就坐在桌前，在藤袋旁伸出泥濘的腳，拳頭托着下巴。他那蒼白的面容，被冷氣紅了好幾處，依舊留着他方纔所經歷的痛苦和恐怖的痕跡。雖然他受盡了風霜之苦，眉毛、鬍鬚和短鬍子上都沾了雪，他依舊是很漂亮的。

郵差把四面的牆一看，似乎很難相信他自己到了溫暖的地方，他囁咕着說：『這簡直是狗的生活！我們幾乎要迷路了！要不是你們這兒有燈光，我真不知道將怎樣下場。誰知道這雪風要到幾時纔肯停呵！這裏狗的生活簡直沒有一個完！我們現在是到了什麼地方了呀？』他的聲音漸低，這樣的問着，眼睛望着會堂裏的妻子。

她喫了一驚，面紅紅的答道：『這兒是古來夫斯基山下，克里諾夫斯基將軍邸附近。』郵差轉過身來，向着那肩負大郵包，楔住門口的車夫說道：『史提般，你聽見了麼？我們已經到了古來夫斯基山了呢。』

『是的……我們走得很遠了。』車夫急忙的說出這兩句話，好像粗厲的嘆息，說過就走了出去，不久又負了一郵包回來，又跑出去把郵差的劍拿來，劍是繫在皮帶上的，劍身長而且平，上刻朱狄司在何羅弗爾尼斯的牀旁，刻工極劣。他把郵包放在牆邊，又跑到外面的房間裏，坐下點燃他的煙管。

萊莎問道：『你旅途困頓，可要喝一點茶麼？』

郵差皺了皺眉說道：『我們哪有這樣的福氣可以坐在這兒喝茶呢？我們要趕快，取了暖以後，立刻就要出發，不然我們遲了，就趕不上郵車了。我們只能停留十分鐘就要上路。請你發點好心，把路指點給我們罷。』

萊莎嘆道：『這樣的天氣，趕路是多麼的痛苦呵！』

『唔，是的……你們是怎樣的人家呢？』

『我們麼？我們住在這兒，在禮拜堂旁邊……我們是教士階級的人……那兒騎着的是我的丈夫。陪夫來，起來道晚安罷！此地，在三年前獨立爲教區。自然囉，紳士住在這兒，

人就多起來了，做做禱告也是值得的。但現在紳士一走，我不說你也明白，教士簡直沒有法子生活。最近的鄉村是馬可夫加，雖此地有三里遠。現在隋夫來是列在退職表裏了，只得到看門人的職業；他要管禮拜堂……」

郵差立刻勸她，如果隋夫來肯到將軍夫人那兒去，請求她寫一封信給主教，他就可以得到較好的位置。萊莎插嘴道：「他人又懶，怕見生人，不肯到將軍夫人那兒去呀。反正我們是屬於教士階級的……」

郵差問道：「你們靠什麼生活呢？」

萊莎嘆道：「有一個菜園和一個牧場是屬於禮拜堂的。我們所得的並不多。那個老晉客鬼，神父倪可迪從鄉村冬天跑到這兒來做聖尼哥拉節，夏天又跑到這兒來做聖尼哥拉節，幾乎把一切收成都佔了去，爲他所有。沒有多少是剩給我們的！」

隋夫來粗聲的咆哮着說：「你說謊。神父倪可迪是聖潔的靈魂，禮拜堂的光輝；即使他把菜拿去，也是他分所應得的。」

郵差笑道：『你們真不幸！你們結婚多久了呢？』

『我們結婚是在三年前四旬齋最後的一個禮拜。從前我父親是此地的會堂吏，後來他死期將近，就跑到高僧會，請求他們吩咐一個未結婚的男子來娶我，使我可以承繼職位。所以我就嫁給他了。』

郵差看着隋夫來的背說：『哈哈，那麼你是一石中二鳥了，既得職業，又得嬌妻。』

隋夫來不耐的蠕動着腿，更貼近了牆。郵差離開了桌子，伸了一伸懶腰，就坐在郵包上。他想了一會，用手捏了捏郵包，把劍移到那一邊，就躺了下來，一隻腳擱着地板。

他用雙手墊在腦後，閉起眼睛，噤咕着說：『這簡直是狗的生活。我不願意野驢韃靼人也過這樣的生活。』

不久一切都靜默了。什麼都聽不見，只有隋夫來的鼻息聲，睡着的郵差緩慢而且平滑的呼吸，每一呼吸，總是洗長的『呼呼呼！』他的喉嚨裏時常像是有輪裂聲，他那交叉着的腳在郵包上索索的響。

隋夫來在被褥裏非常不安，慢慢的向四圍一看。他的妻子坐在凳子上，手托着頰，看着郵差的臉。她的臉不動，彷彿是受了驚嚇似的。

隋夫來低聲的發怒說：『喂，你張着嘴望些什麼？』

他的妻子眼睛還是望着郵差黃金般的頭髮，嘴裏說道：『干你什麼事呢？你好好的睡罷！』

隋夫來洩出滿腔怒氣。突然又望牆上別過身去。三分鐘後，他又不放心的轉過身來，跪在牀上，手放在枕頭上，懷疑的看着他的妻子。她依舊坐着不動，望着客人。她的兩頰灰白，她的眼睛閃耀着奇異之火。會堂裏潤了潤喉，肚皮貼着牀的爬了下來，走到郵差面前，用手帕蒙住他的臉。

他的妻子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免得他的眼看見亮光。』

『那麼就把燈吹滅了罷！』

隋夫來不相信的，看着他的妻，嘴唇已經湊近了燈，但他忽然想起這有點不大對，於是握緊雙手。

他喊道：「這豈不是魔鬼一般的狡猾麼？！有什麼動物比女人還要狡猾呵？」

他的妻子煩惱的皺着眉，叱道：「你這死鬼！你等一會！」

她自己已坐得更舒服一點，又向郵差呆望着。

他的臉遮着，在她是有關係的。她所感到興趣的，不僅僅在於他的臉，而是他的全身，他的新奇。他的胸寬而有力，他的手嫩而合適，他那肌肉飽滿的腿比隋夫來的腿要優美得多。總之，簡直不能比，隋夫來比郵差差得遠。

停了一會，隋夫來說：「就算我是死鬼，他們總不能住在我家裏……他們有公事要辦；我們留他們住，將來查問起來，是要受連累的。他既是送信，就不能睡覺……」隋夫來又走到外面房間喝道：「嗟！你，你，車夫……你叫什麼名字？你要我指點你路徑麼？起來；郵差是不能睡熟誤事的！」

隋夫來滿腔怒氣，又跑到郵差面前，拉郵差的袖子。

『喂，朋友，你要走，就走罷；不走不行……睡覺是辦不到的。』

郵差跳了起來，又坐下，驚慌的眼睛向草屋四周一望，又躺了下來。

隋夫來喃喃的說：『你幾時纔肯走呢？郵差應該按時辦公，你聽見了沒有？我要推你出去了。』

郵差睜開了他的眼睛。方纔甜蜜的睡了一覺，非常溫暖而且舒服，還沒有十分全醒，迷迷糊糊彷彿看見了會堂吏妻子的白頸項和那定着神的誘惑的眼睛。他合上眼微笑，好像他已經夢見了一切。

他聽見柔和的女性的聲音：『像這樣的天氣，你怎麼能夠走呢？你應該酣睡，這於你是有好處的。』

隋夫來急切的說：『你與郵差有什麼關係呢？是誰送信？你能替他送信麼？請教！』

郵差又睜開了眼睛，看着萊莎臉上的酒渦，記起他自己所處的地位，明白了隋夫來

的心情。他一想到要走到寒冷黑暗的地方去，不禁打了一個寒噤，畏縮起來。

他打了一個呵欠說道：『反正是遲了，還是讓我再睡五分鐘罷……』

外面房間裏一個聲音說：『我們現在出發正是時候。並不是天天如此，今天火車也許會遲到的。』

郵差立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把大衣穿起。

隋夫來看見他的客人預備要走，歡喜得叫了起來。

車夫舉起一個郵包，向他喊道：『幫我一下忙。』

會堂吏連忙跑出去，幫他把郵包拖到院子裏。郵差在解他的帽結。會堂吏的妻子望着他的眼睛，好像要一直看到他的靈魂裏面去。

她說：『你應該喝一杯茶呀……』

他允許道：『我當然不好拒絕……不過，你看，他們已經預備動身了呀，反正我們是遲了……』

她垂下眼睛，扯着他的袖子說：『你再歇一會兒罷。』

郵差終於解下了帽結，望肘上一搭，遲疑了一下。他感到站在萊莎身邊，非常舒服。

『你的頸子……是多麼的白呵……！』於是他用兩個手指觸了一下她的頸子。他看着她沒有拒絕，又用手摸她的頸子和肩膀。

『我說，你是……』

『你歇一會兒……喝點茶罷。』

外面車夫的聲音可以聽得見：『你怎麼放的，應該橫放呀。』

『最好你歇一會兒……你聽外面的風吼得多麼可怕呵。』

郵差還沒有十分全醒，還不能除去青春和疲倦的醉夢，忽然激起一種願望，爲了這個緣故，郵包，郵車……以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記了。他驚慌的看了看門口，好像他想藏躲或是逃脫似的，抱着萊莎的腰，正預備吹燈，忽然聽見外面房間裏有靴子的步驟，車夫在門口出現。隋夫來在他的肩後窺視着。郵差連忙放下手來，默默的站着，彷彿在那兒躡

踏。

車夫說：『全都齊備了。』郵差默默的站了一會，決然的把頭一擡，好像完全醒過來了似的，跟着車夫出去。只剩下萊莎一個人。

她聽見說：『你進去，把路指點給我們罷！』

一個鈴聲懶懶的響着，又一個鈴聲。溫柔而和諧的鈴聲漸漸離草屋遠了。

漸漸鈴聲完全聽不見了，萊莎立起身來，神經病似的跛來蹣去。起初她面色灰白，後來又滿面通紅。她的臉上帶着憤恨，呼吸很可怕，眼睛閃着野蠻的怒火，走來走去，好像她是關在籠子裏似的，她那神情，有如雌老虎受了燒紅的鐵恐嚇似的。她默默的站了一會，看着她的寓所。差不多有一半房間被牀鋪佔去，牀與牆一樣長，羽毛褥非常纏繞，枕頭粗燥而多脂油，各種東西都是說不出的破爛。牀是說不出的醜陋，好像隋夫來，洗頭髮塗油時的蓬亂。從牀前到門口，（那門通到寒冷的外面房間）有黑暗的爐子，爐子上有罐子和搭着的布片。一切，連出去的隋夫來也算在內，都是纏繞，污穢，脂油氣，到了極點，所以在

這樣的環境裏看見一個女人的白頸子和嫩皮膚是很奇怪的。

萊莎跑到牀前，伸出她的兩手，好像她想要把一切都丟掉，踐踏在腳下，裂成碎片似的。但是那時，她好像因接觸污穢而喫驚，她又跳了回來，仍是走來走去。

兩個鐘頭以後，隋夫來回來了，非常疲勞，滿身是雪，這時她已經脫了衣服，上牀睡覺。她的眼睛閉着，但他看她的臉上輕微的顫動，知道她沒有睡熟。在他歸途的路上，心裏曾經暗暗發誓，一直到明天也不去睬她，但他卻忍不住，不能不責罵她。

他惡毒的歡笑着說：「你的魔術完全失敗了！他已經走了。」

他的妻子默然不響，但她的顫抖着。隋夫來慢慢的脫了衣服，爬過了妻子的身子，靠牆而睡。

他彎着身子喃喃的說：「明天我要讓神父倪可迪知道你是什麼樣的妻子！」

萊莎轉過臉來向着他，眼睛裏閃着光。

她說：「夠了夠了，你在森林裏也可以找一個妻子呀，天火燒的！你這笨漢，懶鬼，我不

願做你的妻子，上帝饒恕我罷！

『好了好了……睡罷！』

希羅底底禱古
猶太分封王妻
此地恐是奧塞
罪，日力塞塞在雪裏，你怎麼不會凍死在大路上呢！

他的妻子嗚咽着說：『我是多麼的失意呵！要不是嫁給你，我總可以嫁給一個商人，或是一個紳士！要不是嫁給你，我現在一定可以愛我的丈夫！你這希羅底，你怎麼不會埋

罪之極殆與
型也。

萊莎哭了許久。後來她長嘆了一聲就不響了。雪風依舊在外面怒號。有一樣東西在爐裏，在煙囪裏，在牆外哀哭着，隨夫來，彷彿覺得這哭聲哭到他自己耳朵裏，哭到他自己心之深處。這天晚上他完全證實了他對於妻子的疑慮。他更加相信他的妻，因了鬼的幫助，能夠管轄風和郵車了。但是使他更加憂傷的是，這種神祕的，超自然的魔力竟給了這個婦人一種不可解的特別迷人的力量，這是他以前所不曾注意到的。他雖愚蠢，也將她詩意的欣賞了一下，覺得她更潔白，更光澤，更難以侵犯了。

他憤怒的囁咕道：『妖婦，啐，可怕的動物！』

然而，等到她停止了哭，平勻的呼吸着的時候，他又用手指撫着她的頭……將她髮辮捧在手裏有一分鐘。她沒有感到。於是他更鼓足了勇氣，來摸她的頸子。

她叱道：『滾開！』她將臂肘在他的鼻子上敲，用力極猛，以致他在眼前看見了火花。

他的鼻子痛一會兒就過去了，但他心裏的痛卻永遠不能抹去。

光

狗在外面叫得很興奮。於是工程師安南夫，他的助手徐坦保和我走到草舍外面來，看看狗向着誰叫。我是客人，應該留在屋內的，但我應該承認，我方纔喝了酒，頭有一點暈，很想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我們出來的時候，安南夫說：『沒有一個人亞左加，你爲什麼要亂叫呢？你這傻子！』
一個人也看不見。

『傻子』亞左加是一條黑色的家狗，大約他感到他自己無故狂吠的罪名，急於要向我們請罪，便走到我們身邊來，羞慚的搖着他的尾巴。工程師俯身摸他兩耳之間的毛。他的聲音好像脾氣好的人在對孩子們和狗們那樣的說話：『你這東西，爲什麼無』

緣無故的亂叫呢？你是做了惡夢，還是怎麼樣呢？」他又轉過頭來對我說道：「醫生，請你注意，他是一個很奇怪的神經質的東西，說來你不相信，他真的不耐寂寞——他常做可怕的夢，爲夢魘所苦；你要是喝叱他，他就歇士底里亞似的叫了起來。」

學生表示同意道：「是的，真是一條感覺敏銳的狗。」

亞左加一定知道他們是在談到他。他回過頭來，昂頭露齒而笑，彷彿說：「是的，有時我非常難受，請你們恕我！」

這一天是八月的晚上，繁星歷亂，天色漆黑。因爲我畢生從來沒有遇見過現在這樣的環境，所以我覺得星夜是陰森的，冷淡的，比真的黑暗還要黑暗。我站在尚未完成的鐵路線上。一半完成的高堤，沙泥碎屑的小邱，洞眼，這兒那兒的手車，工人住的泥蓋小屋的平頂——這一切都被黑暗塗成一色，發出一種奇怪而且野蠻的現象，好像是混沌初開的時代。放在我眼前的一切沒有一點秩序，在這可怕而又古怪的鑿通的土地中，看見人的側影，和瘦削的電燈柱，也是有些奇特的。二者都破壞了畫幅的全部，似乎是屬於別一

世界的四圍靜寂，只有高高的在我們的頭頂，電線發出沈澗的疊音。

我們爬到堤上，從高處看下來，望着地面。在一百碼以外，坑，洞，小邱都融合於夜之黑暗裏。一點微弱的光在閃爍着。在這光旁邊，又有第二個光，再旁邊又有第三個光，百步以外有兩個紅眼睛並排燃燒着——大約是某家房屋的窗戶——一長串這樣的光，漸漸的更近更暗，沿着鐵路伸展到盡頭，於是又轉了一個半圓圈向左，就消失在遙遠的黑暗裏了。光都不動。他們與夜之靜寂以及電線悲愁的歌聲之間，似乎有一點共通的東西。彷彿有一個重大的祕密埋在堤下，只有光、夜和電線知道。

安南夫嘆息道：『主呵，多麼的光榮呵！這樣的地方如此美麗，簡直使人不想離開！多麼好的堤呵！這哪裏是堤，簡直是勃郎山呀。值得百萬金呢……』

工程師發狂般的讚美着光和值得百萬的堤，又喝醉了酒，感情興奮，拍着徐坦保的肩幽默的說道：

『徐坦保，你沈醉於幻想了麼？當然你看見你親手做成的工作是很得意的，對不對？

去年這個地方還不過是草原，沒有一點人類生活的現象，現在你看：生活……文明……憑良心說，這一切是多麼的有光輝呵！你和我造了一條鐵路，我們死後，在另一世紀或兩世紀，就有好心人來建造工廠，設立學校和醫院，一切就要有變動了呀！」

學生手插在口袋裏，站着不動，眼睛總是看着光。工程師的話他沒有聽見，只願想他自己的心思，顯然是不想說話也不想聽話的樣子。沈默了許久以後，他轉過身來，向着我沈靜的說道：

「你知道那些無盡的光像什麼嗎？他們使我想起一些久已滅絕了的事情，幾千年以前的事情，例如亞馬力人和非利士人的帳幕。好像舊約裏的人搭下帳幕，預備等到天亮，跟掃羅和大衛打仗。一切幻象中所缺少的就是號筒聲和愛西屋皮亞的哨兵彼此以方言問答。」

那時好像是預先計畫好了似的，風吹過鐵路，帶來一種聲音，有如軍器相撞。接着是一陣沈默。我不知道工程師和學生作何感想，但我覺得我確實已經看見在我面前有久

已滅絕了的事情，甚至還聽見哨兵談着不知名的方言。我的幻想趕忙的畫成帳幕，奇人，他們的衣服，他們的甲冑……

學生痛苦的說道：『是的，從前非利士人和亞馬力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打仗，盡他們的責任，現在卻看不見他們遺留下一點痕跡。將來我們也要這樣。現在我們在造鐵路，站在這兒默想哲理，但是兩千年後——這個堤和一切人，在辛苦的工作以後長眠，到那時一粒灰也不剩。真的，太難堪了！』

工程師嚴肅的勸告道：『你應該除去這些思想……』

『爲什麼？』

『因爲……像這樣的思想，老年人不妨有，青年人卻不應該有。你的生命歷程，剛在開始，決不宜這樣想。』

學生又問：『爲什麼不能？』

『一切人生須臾，無意義，無目的的思想，難逃一死的思想，墳墓之影的思想，等等，一』

切這些崇高的思想，親愛的人，我告訴你，都是宜於老年人的，他們辛苦了許多年，疲憊萬狀，自然會有這樣的思想；年輕人如果也看穿了真實的生活，那就是災殃了！那就是災殃了！安南夫搖着手這樣重複的說：『我以爲你與其想這些心思，還不如肩膀上沒有頭的好。先生，我說的是正經話呢。我久已想對你說了，因爲我從與你相識的第一天起，就已看出你偏好這些該詛咒的思想』

學生微笑着問道：『天哪，爲什麼這些思想是應該詛咒的呢？』我從他的臉色和聲音看來，知道他這樣問只是由於恭敬，至於工程師的討論，他卻一點也不感到興趣。

我的眼睛幾乎睜不開來。我夢想着，在我們散步以後，我們就可以彼此道晚安，上牀去睡，但是我的夢想卻不會很快的實現。我們回到草舍裏來以後，工程師將空瓶放開一邊，從柳條籃裏拿出滿滿的兩瓶酒，打開了瓶塞，坐在工作桌子面前，顯然是預備一面喝酒，一面談話，一面工作。他在酒杯裏啜了一口酒，用鉛筆在圖樣上註了幾個字，又對學生說，像他那樣的思想是不應該的。學生在他旁邊計算，沒有說什麼。他同我一樣，不想說，也

不想聽。我恐怕攪擾他們的工作，便離得遠遠的，坐在工程師跛脚的旅行牀上，感到無聊，時時都希望他們請我睡覺。快要一點鐘了。

我無事可做，就來觀察我的新相識。以前我不曾見過安南夫和那學生。我只是在前方纔敘述的那晚認識他們的。我晚上騎着馬，從市集回來得很遲，想要回到我所寄宿的一個地主家裏去，誰知在黑暗裏走錯了，就迷了路。在鐵路旁繞來繞去，看見夜晚非常黑暗，就想到『鐵路上的赤脚光棍』埋伏着等待騎馬和步行的客人，這時我嗅了一驚，連忙說那我所走到的第一家草舍的門。安南夫和學生都很有禮貌的接待我。不相識的人相見總是這樣的，剛喝過茶就變成朋友，再喝點酒，就好像我你已經相與許多年了。一個鐘頭左右，我就知道了他們是誰，命運是怎樣把他們從城裏帶到遙遠的草原來的；他們也知道我是誰，並且知道我的職業和我對於人生的見解。

工程師安南夫是個寬肩濃髮的人，從他那外貌看來，他與奧賽洛（Orlando 沙士比亞劇中人物）一樣，『降低到年歲之谷』長得很胖。他正如老媒婆所說的話，不老不少，

『正在中年』他喜歡幸福，喜歡美酒，讚美過去，走路的時候有點氣喘，睡覺的時候高聲的打鼾，他那態度以及環繞他的那些，都顯出寧靜致遠的神氣，像他那樣尊貴的人，做了工程師，當然要胖了起來。他的頭髮和鬍鬚只有幾根是白的，但他已經稱年輕人爲『我的親愛的孩子』了，他自以爲這樣稱呼是很客氣的，又以爲應該有這權利和悅的指示他們思想的方法。他的動作和聲音是平靜的，滑溜的，自信的，彷彿他是一個在正路上站定脚跟的人，他有一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決定的人生觀……他那日炙的大鼻子的臉和多肉的頸子似乎在說：『我很健康，養得很好，自己很滿足。總有一天你們年輕人也要很健康，養得很好，並且滿足你們自己……』他穿的是紗襖衫，衣領不正，長的麻布褲塞在高靴裏。從小事上看來，他那彩色的絨線帶，他那繡花的衣領，以及肘上的布，我可以猜到他已经結了婚，他的妻子一定很溫柔的愛着他。

徐坦保是交通學院的學生，年紀很輕，不過二十三、四歲。只有他那美麗的頭髮和稀少的鬍鬚，也許加上態度的粗野和嚴峻，顯出他是波羅的省世襲的男爵。此外他的名字，

宗教，見解，行爲，以及面部的表情，都是純粹的俄國人。他與安南夫一樣，也穿紗襪衫和高靴，他那闊肩，他那左邊不會雍去的頭髮，他那日炙的臉，既不像學生，也不像男爵，倒像是普通的俄國工人。他說話和打手勢都很少，勉強喝酒，並無嗜好，機械的計算着，似乎總是在那兒想着心思。他的動作和聲音是平靜的，也是滑潤的，不過他的平靜與工程師的不同。他那日炙的，略帶巖峻的，夢一般的臉，他那從眉毛下向上看的眼晴，他那全身都顯出精神上的停滯——心理的遲緩。他那神氣彷彿他面前點燈也好，不點燈也好，酒味香也好，酒味劣也好，算得對也好，算得不對也好，都於他沒有一點關係……在他那聰明而又平靜的臉上，我看出：『我看不出一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決定的人生觀有什麼好處。全都是無意識。我以前在彼得堡，現在我坐在這個草舍裏，到了秋天我又要回到彼得堡，春天又跑到此地來……究竟爲了什麼我不知道，也沒有人能夠知道……所以談這些空話是沒有用處的……』

他毫不感到興趣的聽着工程師說話，那種自謙的冷淡，好像是上級軍官聽年老的

和氣侍從滔滔的說個不休似的。他又覺得工程師所說的話沒有一句新鮮的，要是他自己不是懶於說話，他總可以說得新鮮一點，聰明一點。那時安南夫還是說個不休。他現在已經放棄了和悅幽默的音調，說得很嚴厲，甚至很暴躁，失去了平靜的表情。顯然他很喜歡抽象的題目，並不討厭，但卻沒有才能和經驗來捉住這些抽象的理論。這種經驗的缺乏，可以從他的談話中看出來，我時常不能立刻懂得他的命意。

他說：「我全心全意的恨那些思想！我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感染了那些思想，及至現在都還沒有完全除掉，我對你說——也許因為我太傻，那些思想不是我心上的正當糧食——那些思想於我沒有好處，只有壞處。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人生無目的。可見的世界須臾而且無意義，以及所羅門所說的「虛榮中的虛榮。」直到現在，仍然是思想的國度裏最高而且最後的階段。思想家達到那個階段，就——到了止境，不能再進一步。健全腦筋的活動是這樣完成的，這很自然，也合於事件的順序。我們的不幸就在於從這終點想起。健全人的終點竟成了我們的起點。從第一步起，腦筋自由的工作，我們就升到

最高的一層，最後的一步，不想知道下面的一些步驟。」

學生說：「這又有什麼害處呢？」

安南夫幾乎是憤怒的望着他，大聲嚷道：「你應該知道這是不健全的。如果我們爬到最高層，沒有下層的幫助，那麼整個的長梯，也就是整個的人生，連帶色，聲，思想，也將失去了意義。像你這樣的年紀有這思想是荒謬而且有害的，應該一步一步的過你理性的自由生活。我且假設你這一分鐘坐着讀達爾文或是莎士比亞，你還沒有讀到一面，毒就露出來了；你的長久的生活，以及莎士比亞，以及達爾文，似乎對於你是無意識的，荒謬的，因為你知道你要死，莎士比亞和達爾文也要死，他們的思想沒有救贖他們，沒有救贖世界，也沒有救贖你，人生如果像這樣的沒有意義，一切科學，詩歌以及最高的思想就都好，像是無用之物，不過是成人的懶惰玩具；這時你就不願意再讀第二面了。現在，我再假設，有一個讀書人跑來看你，比方，問你對於戰爭的意見：是不是應該的，是不是合於人道的。你回答這個可怕的問題，只是聳一聳肩，看得很平常，因為你，以你的思想方法，無論幾百

幾千的人暴死也好，自然的病死也好，反正沒有什麼分別，結果都是一樣——塵土和遺忘。又比方說，你和我在造鐵路。人家也不妨這樣問，橫豎兩千年內要化為灰塵，我們何必這樣枉廢心機，發明哪，叫小馬運材料哪，監工看他們儉不儉哪，等等，等等呢……：你要是像這樣陰鬱的觀察事物，就沒有進步，沒有科學，沒有藝術，甚至連思想也不會有了。我們自以為比羣衆聰明，比莎士比亞聰明。其實我們的思想非常空泛，因為我們想不到下層去，不能再往更高處走，所以我們的腦筋就停留在結冰點上——也不上，也不下；我受這些思想束縛了六年，憑良心說，在這六年以內，我沒有讀過一本有意識的書，沒有得到半個辨士的知慧，並且沒有把我的倫理標準提高一寸。這豈不是陰鬱麼？再說，我們不但腐爛我們自己，還把毒藥帶給環繞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悲觀，放棄生活，住在山洞裏，或者趕快死，這倒是很對的，然而我們偏又要順從萬有的定律，生活，感覺，愛女人，養小孩，造鐵路！

學生反抗道：「我們的思想是沒有什麼冷熱的。」

「唉，你又來了！——停住罷！你對於人生還沒有好的經驗。你要是能夠活得像我這樣大，一定可以知道一兩件事情！我們的人生哲學不像你所設想的那樣愚昧。你的思想在實驗的生活裏，或是與人類接觸，除了恐怖和愚蠢以外，是什麼也沒有。我的命運所處的經驗，就連最惡的鞑靼人也不能忍受。」

我問道：「比方呢？」

工程師重複的說：「比方呢？」

他想了一會，微笑着說：

「比方罷，舉這個例。說得準確一點，這不是例，而是完善的戲劇，有結構，有結局。一個很好的教訓呵，多麼好的教訓呵！」

他替他自己和我們斟上了酒，他喝乾了，張開了手，撫着闊胸，繼續說下去，向着我說的時候，比向着學生說的時候要多些。

「這時是一八七一年，戰事剛平靖不久，我剛在大學畢業。我正向高加索進發，途中

在海邊的N城停留了五天。不瞞你說，我是在N城出世，也是在N城長大的，所以我時常思慕N城，也就不足為奇了。非常舒服而且美麗，也許從彼得堡或是莫斯科來的人要感到倦怠或是不快，與到了塞羅馬或是客西拉一樣。我帶着感傷走過我在那兒當過學生的中學校；又帶着感傷散步於我所深知的公園；我想以感傷的心情來逼近着看我許久不見的故人，許久許久——都是帶着一樣的感傷……

『在別的一切事情之中，有一天晚上我驅車到所謂誇蘭町去。那是一個污穢的小樹林，以前未遭災害時，確有一個誇蘭町驛站，現在成了夏天客人的聚會之處。從城裏到此處，只消走三里適意的軟路就可以到達。你驅車前進，可以看見左面是青海，右面是無窮盡的陰森的草廬；可以呼吸到許多新鮮空氣，又可以看到無窮的景色。樹林是在海岸旁邊。我打發了馬車夫，就跑進熟悉的門，先沿着大道轉到一個夏天的小石屋，這石屋是我幼時所喜愛的。我以為，那個圓而且重的夏屋，撐以笨重的柱子，合有古墓浪漫之美和蘇白克羅維基(Sokolovitch 歌郭里死靈中的人物)的醜陋，是全城最有詩意的隱所。這

曾述及為「樓」
剛述及，是一位
肥大，笨重而
且堅實的腳下
地，這一切像像
5. 3. 3. 1. 人一樣
的形態樣樣是

石屋建在山巖邊上，從此處可以看見大海。

『我坐在座位上，憑欄下瞰。從石屋向下，在峻陡得幾乎倒懸的山巖上有一條路，兩旁是牛蒡叢和泥土。盡頭是在沙岸下面，低浪懶懶的吐着白沫，溫柔的響着。海仍是偉大而且無盡，與我七年前離開中學時，從家鄉到都會途中所看見的一樣；遠遠的有一道黑煙——一隻汽船從此經過——除了這一道幾難辨認的，不動的黑煙，以及在水上飛來飛去的海燕以外，這個單調的海天景色，簡直沒有一樣有生命的東西。石屋的左右都是不平的土巖。』

『你知道一個人以感傷的情緒與海對語，或是與那他以爲壯麗的景色對語，時常混和着感傷，自知將生死無聞，不禁拿起筆來，將他的名字寫在第一眼看見的手邊的東西上。我以為，這就是一切便利的孤獨所在，如這石屋似的，常有鉛筆留字，或是刀刻字跡的原因了。我記得這好像是今天的情景；我看看欄杆念道：「柯羅科夫，五月十六，一八七六。」在柯羅科夫旁邊，還有一個本地的夢想者胡亂寫了一首詩，最後的兩句是：

「他站在孤寡的海岸上，

靈魂裏充滿了偉大的想像。」

「他的書法也是夢一般的，軟弱得好像潮溼的絲一樣。一個名叫葛露斯的，大約是一個不出名的人，深深的感到他自己的不重要，用他的小刀把他的名字刻得有一寸深。我機械的從口袋裏拿起鉛筆來，也在一個柱子上畫了一些。自然，這些都是不大貼切的……請你恕我——我簡直不知道怎樣把我的故事說得更簡短一點。」

「我很憂愁，還有一點難受。難受，靜寂，以及海濤聲漸漸的引我到方總所討論的思想上。在那時，直到七十年代末，一般人都有這種思想，極爲時髦，後來到了八十年代之初，又漸漸的從一般人傳染到文學，科學和政治上。那時我還不到二十六歲，但我已經完全知道人生是無目的的，無意義的，一切都是欺騙和幻象，在主要的性質和結果上，在撒哈拉，連島，做苦工，囚犯，與在尼斯城過適意生活，並沒有什麼兩樣，康德的腦筋和蒼蠅的腦筋也沒有什麼分別，世界上的人沒有善惡，一切都是無意識的，該詛咒的，我活在世上，彷彿

是有一種不可見的力強迫我活着，我是應酬牠的，好像我對他說：「你看，我一點也不留戀人生，但我卻活着在呵！」我的思想是固定的，但卻有許多學說來作參證，這猶之好喫的人可以從山芋裏做出一百種菜來一樣。當然我的見解是片面的，甚至多少有些窄狹的，但我那時幻想着我的知識沒有始終，我的思想和大海一樣的無窮無盡。我還沒有看得清，我方纔所說的哲學思想就好像雪茄或是嗎啡一樣，有引誘力和麻醉性。這種思想竟使我成爲習慣。每在孤寂的時候，就想起人生是無目的的，墳墓是黑暗的。我坐在石屋裏，高鼻子的希臘小孩正適當的在大道上走着。我偶然看了看他們，便像這樣想：

「這些小孩們爲什麼要降生，他們又靠什麼生活呢？他們的生存有什麼意義呢？他們長大，自己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們無緣無故的生活在不舒服的洞裏，後來他們就死去……」

「我的確替這些孩子們擔心，因爲他們適當的走着，尊貴的談着，彷彿他們並不看輕他們那沒有色彩的小生命，並且知道他們靠什麼生活似的……我記起遠遠的在大

道的盡頭，有三個女人出現。三個年輕的女人，一個穿粉紅色的衣服，兩個穿白色的衣服，挽臂而行，談笑自得。我看着她們，心裏想道：

「在這種沈悶的地方，能夠與一個女人來往一兩天，倒還不壞。」

「我記得那時我與彼得堡的姑娘離別了三個禮拜，以爲過去的戀愛又要在此時重燃起來。中間那個穿白衣的年輕女子比她的同伴要年輕些，要美麗些，從她的態度和笑容上看來，可知她是高級中學的女學生。我望着她的胸部，並不是沒有不潔的念頭，同時就想到她：『她要學習音樂和禮儀，嫁給一個希臘人——上帝幫助我們罷！——過的是愚蠢的，不舒服的灰色生活，要不知其所以然的養出一羣孩子來，後來她就死了。這是多麼愚蠢的生活呵！』」

「不瞞你們說，我時常可以把崇高的思想與最低的散文相結合。黑暗墳墓的思想並不妨害我看重女人的胸和腳。我們親愛男爵的最高思想也不妨害他每逢禮拜六跋涉長途到弗可羅夫關去講戀愛。說老實話，我還記得，我對女人的態度是侮慢的。現在我

一想到那個中學姑娘，就要臉紅，但當時我的良心卻一點也沒有擾亂。我有清白的家聲，自己又是基督徒，受過高等教育，不壞也不愚蠢，但當我侮慢的望着中學姑娘的時候，或是如德國人所說，付「血錢」給女人的時候，一點也沒有感到不安……這因為青年有這樣的要求，而我們的哲學卻不能抵擋這個要求，無論這要求是好的還是壞的。一個人既知道人生是無目的的，死是突然來臨的，當然對於掙扎着抵抗自然或是罪惡念頭，不會感到什麼興趣。你掙扎也好，不掙扎也好，橫豎不免一死，結果總是一樣的……再者，我的朋友們呵，我們的哲學甚至浸入極年輕的所謂有理性的人們。優勝的理由在我們心中只是重疊。直接感覺，感興——一切都被小小的分析所阻遏。有了理性就有嚴冷，嚴冷的人——這是無須隱瞞的——不懂得什麼叫做立身清正。只有溫暖，親熱，博愛的人纔懂得這個德行。復次，我們的哲學不承認各個人個性的存在。這很容易看出，如果我不承認娜泰芽的個性，她是否受了侮辱，於我完全沒有一點關係。今天我如果侮辱了她為人的尊嚴，給她「血錢」，第二天就不再想到她了。

「那時我坐在石屋裏望着年輕的女人們，又有一個女人在大道上出現，頭髮很美，沒有戴帽子，肩上搭了一根絨繩的白肩巾。她沿着大道走，後來走到石屋裏來，扶着欄杆，冷峻的望着下面，又望着遙遠的海外。她走進來的時候，沒有注意到我，彷彿她不會看見我們的。我從腳到頭（不是從頭到腳，像看男人似的）將她仔細觀看，看出她年紀很輕，至多不過二十五歲，長得很好看，從各方面看來，都像是結了婚，並且是屬於上等階級的。她穿的衣服好像是家常穿的，但卻很時髦，而有趣味，N城的女人大都是這樣的。」

「我看着她的美麗的身體和她的手臂，心裏想道：「這一個大約更好一點，她很不錯……她大約是醫生或是校長的妻子……」

「但是想要弄她到手——也就是說，想要弄她做臨時太太，爲一般遊客所偏好的——卻不大容易，甚至還很困難。我一看她的臉就有這樣的感覺。她觀看的方向，以及臉上的表情，都顯出她久已厭倦了海天和遠處的煙。她似乎疲倦，難受，只想到倦怠的事情。尋常一個女人看見有陌生的男子在她身旁，一定要喫驚，但她卻連這種表情也沒有。」

「美髮的女人，倦怠的向我一瞥，就坐在座位上陷入幻想。從她的臉色看來，我知道她沒有想到我，我那彼得堡的服裝，連她的好奇心也引不起來。但我仍然決定向她說話，便問道：「夫人，對不起，請問四輪馬車什麼時候從此地到城裏去。」

「我想是十點與十一點之間罷……」

「我謝了她。她又望了我一兩次，忽然她閃着好奇的光，在她那無情的臉上似乎有些驚異……我趕忙裝出冷淡的表情，做成適合的態度；她還是在望着我，忽然她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彷彿有一樣東西在咬她，很快的將我觀看一番，微微一笑，膽怯的問道：

「呀，你不是安南夫麼？」

「我答道：「是的，我是安南夫。」

「你還認識我麼？恐怕不認識了罷？」

「我有一點難為情起來。我注視着她——你相信麼？——我認識她不從臉色，也不從身材，卻從她那疲倦的微微一笑，將她認了出來。她就是娜泰芽，別人稱她為綺梭奇迦，

就是我在七八年前，穿中學制服時，全身愛着的那個女人。這是多麼久遠的事情呵……我記起這個綺梭奇迦來，她是個十五六歲的瘦小姑娘，在中學讀書，正合男學生的胃口，天生的專爲精神上的戀愛而來的。她是多麼迷人的小姑娘呵！潔白，脆弱，光明——好像一陣輕風可以將她如羽毛一般的吹到天空——溫和而又擾亂的臉，小小的手，柔軟的長髮束着絲帶，腰圍細得好像蜜蜂一般——一切都澄清透明，好像月光——總之，從中學男生的眼裏看來，她是美麗無雙的……我豈不是愛上她了麼！我晚上睡不熟。我寫詩……有時在晚間她坐在公園裏的椅子上，而我們一些男學生就圍繞着她，向她尊敬的望着；她回報我們的注目禮，我們的嘆息和裝腔，總要羞怯的在夜之溼氣裏躲縮，呆定了眼，微微一笑，那時她就非常像一隻美麗的小貓。我們望着她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想撫慰她，像撻貓一般的摸一摸她，所以她的綽號就叫做綺梭奇迦。

『相別七八年，綺梭奇迦已經大大的改變了。她長得更壯健，更肥胖，已經完全不像溫柔多毛的小貓。她的面貌並不顯得衰老，不過總覺得失去了光彩，並且態度嚴肅，頭髮

似乎短了些，人也高了些，肩膀有兩倍寬了。最顯明的，她的臉上已經有了母性和服從的表情，這是一切像她這樣年紀的中等階級婦人所共有的，自然，這是我以前所不會見過的……總之，女學生和精神上的戀愛，在她臉上只剩下微笑，沒有別的……

「我們談起話來，綺棧奇迎聽說我已經當了工程師，非常高興。」

「她欣喜的望着我的面孔說道：『這是多麼的好呵！這是多麼的好呵！你們是多麼的光榮呵！你們的同學，沒有一個是失敗的——他們全都出了頭。一個當了工程師，一個當了醫生，又有一個當了教師，又有一個，據他們說，已成爲彼得堡有名的歌唱家……呵，這是多麼的好呵！』」

「綺棧奇迎的眼睛，閃爍着得意和喜悅。她像長姊或保姆一般的稱讚我。而我卻看着她那甜蜜的臉頰道：『今天能夠捉牢她，到還不壞！』」

「我問她道：『娜泰芽，你還記得麼，有一次我在公園裏不是送一束花給你，中間還附了一封信麼？你看了我的信，臉上就羞紅起來了……』」

「她笑着說：『我這倒不記得了，我只記得爲了我的緣故，你要和胡樂年決鬥……』」

「說來你不相信，這我卻不記得了……」

「綺梭奇迴嘆道：『這全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從前我是你的偶像，但現在我卻在你們以後了……』」

「後來又談了一些話，我知道綺梭奇在離開中學兩年以後，嫁給城裏的一個居住者，他一半是希臘人，一半是俄國人，常在銀行或是保險公司裏辦事，還兼做穀商。他的姓很古怪，好像是什麼包布拉雞或是什麼施加蘭都普羅……誰知道——我早已忘記了……實際上，綺梭奇談到她自己的時候很少，好像是不大願意談起。所談的話都是關於我的事情。她問起我工程學校，問起我的同伴，問起彼得傑，問起我的計畫，無論我說什麼，她都非常高興，總是讚嘆的說：「呵，這是多麼的好呵！」

「我們走到海邊，在沙上走着；因爲夜氣寒冷，海上的溼氣逼人，我們又爬了上來。海邊的談話也都是談到我和我的過去。我們走來走去，直走到落日的餘暉，在消夏別墅的

窗前完全消逝。

『綺梭奇迦建議道：「進來喝點茶罷，火壺放在桌上大約已經很久了……」那時刺球花叢中的她的別墅已在目前，她又說：「我只是一個人在家裏，我的丈夫常到城裏去，直到晚上纔回來，並且不是每天如此。不瞞你說，我真煩悶得要死。」』

『我跟她進去，稱讚她的背和肩。她已經結婚，使我很喜歡。結了婚的女人比小姑娘更適於臨時的戀愛。我很高興，她的丈夫不在家。同時我覺得這件事不會逃脫的……』

『我們進了屋子。房間很小，天花板很低，器具是消夏別墅的代表式樣，（俄國人總喜歡在消夏別墅裏放上不舒服的，重壓的，污黑的器具，這些器具他們捨不得丟掉，又沒有地方安放，只好都放在別墅裏。）但從細微處我看出綺梭奇迦過得並不壞，每年總要用五六千盧布。我記得在綺梭奇迦稱作餐室的房間當中，有一張圓桌，竟有六隻腳，上面放着火壺和茶杯。桌子旁邊放了一本打開着的書，一枝鉛筆，一本練習簿。我看了看書，知道是馬利寧和布里寧合著的數學舉例。我現在記起，打開的地方正是複利記算法。

「我問綺梭奇迦：「你在教誰的功課呢？」

「她答道：「沒有教誰，我自己已在練習……我無事可做，非常無聊，想起從前，就計算着消遣。」

「你有孩子麼？」

「我有一個男小孩，但他只活了一個禮拜。」

「我們喝起茶來。綺梭奇迦稱讚着我，又說起我當工程師，這是多麼的好呵，她對於我的成功，非常歡喜。她的話說得愈多，笑得也愈好看，我也就愈加相信，我將毫無所得而去。當時我是戀愛的鑒賞家，能夠很準確的測度我成功的機會。如果你追蹤一個僥子或是一個女人，如同你追蹤新經驗或是新感覺一樣，或者你與那女人素不相識，而去探險，那末你一定可以成功。如果你遇見一個聰明嚴厲的女人，她的臉上帶着疲倦的謙虛和殷懃，很歡喜你在地面前，並且還非常恭敬你，那末你最好是向後轉。像這樣成功的，一天的工夫總嫌不夠。」

「在晚間的燈下，綺梭奇迦似乎比白天更加迷人。她愈加吸引我，顯然她也很歡喜我，周圍都是非常適合的：丈夫不在家，僕人也看不見，四圍又很靜寂……我雖然不大相信可以成功，但我無論如何，總決定向前進攻。第一步應該把說話的音調變得隨便一點，將綺梭奇迦嚴肅的態度改而為嬉戲的態度。」

「我開始說：『娜泰芽，我們換一點別的談話罷。我們來談一些有趣的事情罷。首先，請你允許我，照從前一樣，稱你爲綺梭奇迦。』」

「她允許了我。」

「我繼續說：『綺梭奇迦，請你告訴我，此地對於兩性的見解怎麼樣。他們有些什麼新奇事情？從前他們是很道學的，現在，我敢擔保，你要是一問人家，人家所說的事情，簡直要使你嚇一大跳……一個年輕的姑娘與一個軍官私奔；又有一個姑娘帶了一個中學生一同逃走；又有一個——有夫之婦——背棄了丈夫與一個優伶逃走；又有一個離開了丈夫，與一個小官逃走，等等，等等。簡直是流行病！要是像這樣鬧下去，你們這個城裏將

要找不到一個年輕的姑娘或是女人了！

「我是隨便當作玩笑話說的。如果綺梭奇迦報我一笑，我就繼續像這樣說了下去，綺梭奇迦，你可要留神一點，說不定有軍官或是優伶要把你帶走呢！」她這時一定要垂下眼簾說道：「好像個個人都想帶我走似的，好看的女人多着呢……」那時我就要說：「綺梭奇迦，你怎麼這樣客氣呢——我就是喜愛你的一個」像這樣說下去，一定有些飄飄的；但綺梭奇迦卻沒有報我一笑；她反而神情嚴肅，很長的嘆了一口氣。

「她說：『你所告訴我的一切話都是真的，我的表妹蘇萊就會背棄了她的丈夫，與一個優伶一同逃走。自然，這是不對的……個個人應該安分守命，但我卻並不責罵他們……環境有時也逼得人不得不如此！』

「綺梭奇迦，你說得不錯，那末在怎樣的環境之下，纔會產生這種流行病呢？」

「綺梭奇迦把眉毛一揚，答道：『這是非常簡單的，很容易明白。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女子簡直無事可做，並不是個個女子都有能力進大學，可以當教師，與男子一樣，過着

理想的生活。她們要嫁人……你叫她們嫁給誰呢？你們這些男學生中學畢業以後都進大學，不再回到家鄉裏來，就在彼得堡或是莫斯科結婚，女學生都留在家鄉……她們嫁給誰好呢？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天曉得她們要嫁給誰——盡都是些股分經紀之類的人，除了喝酒，成羣的到俱樂部裏去以外，什麼事都不會做……一個女子嫁給像這樣的人……將來她的生活如何呢？你明白：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學生與一個愚蠢粗鄙的男子同居，如果她遇見受過教育的男子，軍官，優伶或是醫生——她自然就愛了他，她的生活太無聊，就背棄她的丈夫逃走了。這原不能怪她呀！

「綺梭奇迎，既然如此，那麼又何必結婚呢？」

「綺梭奇迎，嘆息着說：『自然囉。但是你要知道，每一個姑娘總以為有一個丈夫比沒有要好……安南夫，這兒的生活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姑娘的生活無聊，結婚的生活尤其無聊……人家嘲笑蘇萊，說她背棄了丈夫逃走，如果他們看到她的靈魂深處，就不至於嘲笑她了……』」

亞左加又在外面叫了起來。他發怒的向着一個人叫，又失意的叫着，用力向草舍的牆上衝去……安南夫的臉可憐的皺着；他打斷了故事出去。兩分鐘後，我在草舍裏聽他在外面安慰他的狗，『好狗！可憐的狗！』

徐坦保笑道：『我們的安南夫是很喜歡說話的，』沈默了一會以後，他又說道：『他是一個好人。』

工程師回到草舍裏來，替我們倒滿了酒，微笑撫胸，繼續說了下去：

『所以我的攻擊是失敗了。這沒有什麼要緊，我就順從了失敗，放棄不潔的思想。聽着綺梭奇迦的聲音，夜氣洗寂，我就陷入感傷的心情。我記得我靠着敞開的窗，坐在安樂椅裏，望着樹叢和黑暗的天色。刺球花和菩提樹的輪廓依舊和八年前的一樣；正與兒時一樣，遙遠處有彈鋼琴的聲音，人們還是有這樣的習慣，歡喜在大道上閒步，但閒步的人們已經不是昔日的人們了。現在沿着大道走的已經不是我的同伴和我以及我所崇拜的女人，另換了一批不相識的青年男女。我不禁傷感起來。我問起我的同伴，綺梭奇迦五

次都是這樣的回答我，「他死了。」我的傷感變成臨出殯時的感情。坐在窗前，望着散步的人們，聽着鋼琴的叮叮聲，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人們是急急忙忙的互相推移，又感到人的生活，甚至在七八年後，還是一樣的單調！

「綺梭奇迦放了一瓶紅酒在桌子上。我喝乾了酒，更加傷感，就天南地北的長談起來。綺梭奇迦照以前一樣的聽着，稱讚我聰明。光陰就這樣消磨過去。現在天色極黑，連刺球花和菩提樹的輪廓都已溶合爲一，人們不再在大道上閒步，鋼琴聲也已靜默無聞，只聽得見海濤均勻的低聲。

「年輕人都是一樣的。只要與年輕人做朋友，誇獎他，請他喝酒，使他知道他有吸引力，他就能夠坐下去，忘記是應該告別的時候，談了又談，談了又談……他的主人已經睜不開眼來，已經過了就寢的時間，他還是繼續的談下去。我就是這樣。我偶爾看一看鐘，已經十點半。我就同她告別。

「綺梭奇迦說：『在你走以前，請再喝一杯罷。』」

「我喝乾了酒，又坐下長談起來，忘記這是該走的時候。忽然有男子們的聲音，腳步聲和踢馬刺的響聲。」

「綺梭奇迦一面聽，一面說道：「我想是我的丈夫回來了……」」

「門一響，現在過道有兩個聲音，我看見兩個男子經過通寢室的門：一個人壯健結實，皮膚黧黑，鷹鉤鼻子，戴一頂草帽，還有一個人是穿白色軍衣的青年。他們經過門口的時候，無意間都冷淡的向着我和綺梭奇迦望了一望，我以為他們兩個人都喝醉了酒。」

「一分鐘後，我們聽見一個鼻音高聲說：「她跟你說謊，你倒相信她！她不在大俱樂部，倒在小俱樂部呢！」

「又有一個聲音，顯然是軍官的笑聲和咳嗽：「周比特（Cupher）你發怒了，所以你錯了……我說，我可以在這兒過夜麼？請你老實的告訴我，我妨害你麼？」

「你這是什麼話，不但你可以，我留也要留你過夜。你要喝什麼，啤酒還是葡萄酒？」

「他們所坐的地方，隔我們兩個房間，他們高聲的談話，顯然對於綺梭奇迦和她的

客人一點也不感到興趣。綺梭知道丈夫回來，臉色突變。起初滿臉通紅，後來顯出膽怯和無辜的表情；她似乎爲難起來，我以爲她羞於介紹她的丈夫給我，要我快走。

「我又起身告辭。綺梭奇迦送我到前門。我記起她那溫柔的慘笑和那溫和的眼睛。她吻着我的手說道：

「『大約從此以後我們將彼此不復相見了。上帝祝福你罷。謝謝你！』」

「沒有一聲嘆息，沒有一句密語。她說聲再會的時候，手裏拿着蠟燭，燭光在她的臉上和頸子上跳舞，彷彿追逐她的慘笑。我幻想着從前的綺梭奇迦，人家想要像摸貓一般的摸一摸她，又注視着現在的綺梭奇迦，忽然想起她所說的話來：「個個人應該安分守命。」我的心裏就好像被刺了一針。我想猜出這句話裏的意思，我的良心就向我低語道，我是快樂而又淡漠的，與一個溫柔可愛的，生活無聊的女人相對。」

「我說聲再會，就向大門走去。現在天色已經全黑。在南方七月裏，天曉得很早很快。到了十點鐘，簡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燃了兩打火柴，幾乎是摸索着走，纔找到大門。」

「出了大門以後，我就喊道：『馬車！』沒有一個聲音回答我……我又喊了幾聲：『馬車，喂，馬車！』」

「但是，無論什麼樣式的馬車都沒有。墳墓一般的沈寂。我什麼都聽不見，只聽得倦怠的海之低吟，和我酒後的心之震盪。我舉目向天，看不見一顆星。天色黑暗而又沈鬱。顯然天空是佈滿了雲。不知爲甚，我聳了聳肩，傻笑了一聲，躊躇着又喊了一聲馬車。」

「只有回聲答應我。黑漆的天色，在曠野走三里路，想來一定不容易。在決定要走以前，我遲疑了許久，又喊了幾聲馬車；後來聳了聳肩，又走回樹林裏來，心裏決不定主意。樹林裏非常黑暗。在樹林裏的消夏別墅的窗子，閃出沈悶的紅光。我燃着火柴向石屋走去，一隻烏鴉爲我的腳步聲和火光所擾，從這株樹飛到那株樹，翅翼把樹葉振得刷刷的響。我煩悶而且羞慚起來，烏鴉似乎很了解，「啞」的叫了一聲。我煩悶的是我要走路，羞慚的是我在綺梭奇迴家裏，談起話來，竟像小孩一樣。」

「我向石屋走去，尋着了座位坐下。在我下面，覆着一層濃厚的黑暗，海不住的低

聲怒吼。我記得，我好像是瞎了似的，看不見天，也看不見海，甚至連我所坐的石屋也看不見。我覺得全世界只是我酒醉了的腦中的思想和下面單調的「不可見的力」的低語組成的。後來我打了一個盹，又覺得不是海嘯，只是我的思想，全世界只是一個我組成的，此外什麼都沒有。像這樣把全世界集中於我一身，我就不再想到馬車，城市以及綺梭奇迦，只想到我所喜歡的感覺：那就是，在全宇宙所感到的可怕的孤寂，黑暗而且沒有形相，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存在。這是驕傲的，惡魔的感覺，只有俄國人的思想和感覺纔有這樣的廣大無邊，陰森沈鬱，好像他們的平原，樹林和大雪一般。如果我是一個藝術家，我一定要畫出俄國人臉上的表情，畫的是他坐着不動，架着腿，手支着頭，帶着這樣的感覺……與這種感覺同來的，便是人生之無目的，死，墳墓的黑暗……這種思想不值一個小錢，但臉上的表情一定很不壞……

『我正在坐着打盹，全身癱軟——溫暖而又舒服——忽然在單調的海嘯聲以外，忽然另一種聲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很急促的沿着大道走來。到了石屋，這個人

就停住了脚步，好像一個小姑娘似的嗚咽起來，又像嬰孩似的哭着說道：「天哪，什麼時候纔完結呢！慈悲的天父呵！」

「從哭聲聽起來，我認爲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她遲疑的走到石屋裏來坐下，一半禱告，一半高聲的訴苦……」

「她哭着說：『慈悲的天父呵！我難受極了。簡直忍受不了！我默默的忍受，但我卻想活着……呵，天哪！天哪！』」

「就像這樣哭下去。」

「我想看一看這位姑娘，跟她說話。我恐怕驚嚇了她，先長嘆一聲，又咳嗽了一聲，於是小心的劃了一根火柴……黑暗裏閃了一道亮光，照見哭泣着的女子。原來她竟是綺梭奇迦！」

徐坦保嘆道：「這真是奇中又奇！黑夜，海嘯；她在悲傷，他在感到世界的孤寂……這是一件好事。你只須再用塞加西亞的劍，就可以圍圍了。」

『我又不是跟你說故事，我說的是事實呀。』

『事實也好……好在都沒有什麼關係，都是爛調……』

安南夫煩惱的搖着手說道：『等我說完你再提錯好不好！請你不要打岔！我不是跟你說，我是跟醫生說呀……』他看了看學生，學生正低着頭計算，方纔嘲笑了工程師，彷彿很得意，工程師又轉身對我繼續說道：『好，綺梭奇迦看見了我，並不喫驚。好像她早就料到她要在石屋裏遇見我似的。她喘着氣，遍身顫抖，好像害寒熱病似的，滿臉淚痕，我劃了一根火柴又一根，能夠辨出她已經不是以前那樣聰明，屈服，疲倦的臉，而卻是淡漠的，這一點我直到如今都還不明白。她所表示的不是痛苦，不是焦慮，不是失意——她的話裏和眼淚裏什麼也沒有表示……我說實話，大約因為我不懂，她好像是沒有感覺似的，彷彿喝醉了酒。』

『綺梭奇迦像嬰孩一般的哭着說道：「我忍受不了。安南夫，我實在無聊。安南夫，恕我。我不能像這樣生活下去……我要到城裏我母親那兒去了……」看上帝面上，帶我到

那兒去罷！」

「在淚人兒面前，我說話也不好，不響也不好。我臉紅起來，說了幾句無意識的話，要想安慰她。」

「綺梭奇迦立起身來，拘攣的握着我的臂膊，（她的手和袖子都被淚水打溼了）決斷的說：「我一定要到母親那兒去。安南夫，對不起，我要走……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我說：「綺梭奇迦，這兒一輛馬車也沒有，你怎麼能夠走呢？」

「沒有什麼，我可以走路……並沒有多遠。我真不能忍受了……」

「我爲難起來，但卻不爲所動。綺梭奇迦的眼淚，她的顫抖，以及她臉上空虛的表情，我都當作法國或是小俄羅斯的激動情感的戲，像這種戲，一兩淺薄的情感，是可以澆一升眼淚的。我不了解她，也知道我不了解她；我應該沈默，不知爲甚，我又恐怕我的沈默會變成惡毒，所以我想最好是勸她不要到她母親那兒去，還是墜在家裏的好。人們哭泣的

時候，是不歡喜人家看見他們的眼淚的。於是我把火柴劃了一根又一根，直到火柴匣裏劃得一根也不剩爲止，有意要看她流淚。當時我爲什麼要這樣殘忍，直到現在我都還不明白。冷心的人是粗野的，甚至是愚蠢的。

「結果綺梭奇迎挽着我的手臂，我們一同出去。我們出了門，向右轉，慢慢的沿着柔軟的灰沙路上走。天色漆黑。我的眼睛已經看慣了黑暗，漸漸的能夠辨出路旁瘦削的老橡樹和菩提樹的側影。峻峭的山巖，這兒那兒，常被深而且狹的山谷和溪流截斷。右邊有一條黑線。矮樹聚在谷口，好像是坐着的人們。這是很奇怪的。我懷疑的看着山巖，海嘯和鄉野的靜默驚嚇了我的幻想。綺梭奇迎沒有說話。她還在顫抖，沒有走到半里，就已精疲力竭，喘不過氣來。我也沈默不響。

「薩誇蘭叮驛站半里多路，有一所四層樓的荒廢了的房屋。煙囪很高，以前那地方大概是機器麵粉廠。牠孤廢的立在山巖上，白天可以看見靠着海和陸地，伸張得很遠。因爲牠是荒廢了的，沒有人住，又因爲回聲很清楚的響着過者的腳步聲和談話聲，所以很

顯得神祕。你們想，我在黑夜裏與一個女人挽臂同行，她是瞓着丈夫的，高大的怪物重複着我每一步的腳聲，一百個黑暗的窗子睜大了眼睛望着我。像這樣的環境，就連健全的人也會引起浪漫的情緒來的，但我卻看着黑暗的窗子想道：「一切這些都給我深刻的印象，但是時候將到，這所房屋，綺梭奇迦，她的煩亂，我和我的思想，都要消滅，連一粒灰都不剩……一切都是無意識的，虛空的……」

「我們到了麵粉廠以後，綺梭奇迦忽然停了脚步，將挽我的手臂取出，不再說孩子般的話，只是說她自己的話：

「安南夫，我知道你對於這一切感到驚奇，但我實在異常不快！你猜想不到我是如何的不快！我不告訴你，是因為我不便告訴你……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生活……」

「綺梭奇迦沒有說完，就咬緊牙關哀哭起來，她好像是不顧大聲痛哭，竭力忍住。」

「女人激動了情感的語總好像是唱歌似的，她帶着音節和南方音，甚至烏克蘭音說道：「這樣的生活這就叫做生活呵，天呀，天呀！這是什麼意思呢？呵，天呀，天呀！」

「她好像要解決她的命運之謎，忽然煩惱的聳了聳肩，搖了搖頭，握緊兩手。她說的話好像唱歌，優美的動着，使我憶起小俄羅斯著名的女伶。

「她繼續說道：『上帝呵，我好像跌落在深坑裏一樣，我只要像別人那樣，能夠有一分鐘的快樂也好呵，天呀，天呀！我好像一個不名譽的禽獸，深夜離開了丈夫，跟着陌生人逃走！我能夠盼望得到比這個更好的事情麼？』」

「我稱讚她的動作和她的聲音。這時我總感到她與她的丈夫並不要好。我的心裏忽然一動：『跟她親熱親熱，一定很有趣！』這個殘忍的念頭留在我腦筋裏，沿路追逼我，一層更深一層的引誘我……」

「離麵粉廠約有一里光景，我們應該沿着墓地向左轉。在墓地轉角的地方有一個石磨，石磨旁有一個小草舍，磨夫就住在那兒。我們經過了石磨和草舍，向左轉，到了墓地的門。綺梭奇迦在那兒停了脚步說道：

「安南夫，我要回去了！你回家去罷，上帝祝福你，但是我要回去了。我路上不會害怕

的。」

『我煩惱的說：「還有什麼呢！你要走，你就走罷！」』

『我來的太匆忙了……方纔我哭，並沒有別的。你和你的談話使我想到過去，起了各種的念頭……我煩悶得要哭，我的丈夫在軍官面前說了我一些無禮的話，使我不能忍受……我到城裏母親那兒去又有什麼好處呢？難道那兒比家裏要快樂一些麼？我一定要回去了……』忽然她又笑了起來說道：「不要緊……我們往前走罷，好在都是一樣。」

『我記得在墓地門口寫的經文是：「時候到了，你們一切躺在墳墓裏的人，要聽見人子的聲音。」我知道得很清楚，遲早我和綺梭奇迦和她的丈夫和那穿白軍衣的軍官總要躺在墓地裏黑暗的樹下的；我又知道一個受了侮辱的，不快的人是在我旁邊走，這些我都看得很清楚，但同時我又爲壓迫而且不愉快的恐懼所擾，我怕綺梭奇迦回去以後，我不能夠把想說的話對她說。在我一生的其他時間內，我從來不會將最高的理想和

最獸性的散文像這樣的交織過……這是可怕的！

「離墓地不遠，我們找到一輛馬車。我們到了綺梭奇迦的母親所住的高街以後，就打發了馬車夫，沿着砌道走着。綺梭奇迦始終是沈默的。我看了看她，對着自己發怒道：「你爲什麼不先說話呢？現在正是時候呀！」我立定在距旅館二十步的地方，綺梭奇迦停在燈柱旁，哭了起來。

「她哭着笑着，用潮潤發光的眼睛望着我說道：『安南夫！我將永不忘記你的同情……你是多麼的好呵！你們這些人都很好——你們這些人誠實，偉大，仁愛，聰明……呵，那是多麼的好呵！』」

「她把我看作受過教育的人，說話非常留心，她那淚痕滿溼的笑臉，加以因我人格而引起的情緒和熱情，明明白白的顯出她很懊惱，她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好的人，上帝爲什麼不使她有嫁給這類人的福氣。她喃喃的說：『呵，多麼的好呵！』她那臉上稚氣的歡喜呵，眼淚呵，溫柔的微笑呵！她那柔軟的頭髮藏在頭巾裏，頭巾隨意的搭在頭上，在街

燈光下，使我想起昔日的綺梭奇迦來，每一個人都想像摸貓一般的摸一摸她。

「我情不自禁的就摸她的頭髮，她的兩肩，以及她的雙手……」

「我喃喃的說：『綺梭奇迦，你想怎麼？如果你歡喜，哪怕你走到地之盡頭，我也要跟你去！我要帶你出這陷阱，給你幸福。我愛你……我的甜蜜的，讓我們走罷！好麼？怎麼樣？』」

「綺梭奇迦臉上紅暈起來。她從街燈旁向後退了幾步，完全被我壓服，睜大了眼睛望着我。我握住了她的手臂，兩點一般的在她的臉上，頸子上，以及肩上接吻，不住的發誓許願。在戀愛事件中，發誓和許願幾乎成了生理上的需要。沒有這兩樣東西，戀愛簡直不能前進。有時你雖知道你是在說謊，發誓是並不需要的，但你卻依舊發誓而且斷言。綺梭奇迦完全被我壓服，眼睛睜得圓圓的望着我。」

「她將手握着我的手，喃喃的說：『請你不要這樣！請你不要這樣！』」

「我緊緊的擁抱她。忽然她歇士底里亞的流了眼淚。我燃火柴的時候，她的臉上又與在石屋裏一樣，顯出毫無感覺的空虛的表情。我沒有得到她的允許，不讓她說話，就勉

強將她拖到我的旅館裏來。她似乎將要昏暈，沒有走路，我將她扶在腋下，幾乎是載着她走的。……我記得，我們上了樓梯以後，有一個帽子上有紅邊的人詫異的望着我，向綺梭 奇迦鞠躬……」

安南夫滿面通紅，停頓了一下。他默默的在桌旁踱來踱去，帶着煩惱的神氣搔了搔後腦，幾次聳了聳肩，扭着肩胛，一陣冷汗從他的背上流了下來。這記憶是痛苦的，使他羞慚，他竭力與自己鏖戰……

他喝了一杯酒，搖着頭說：「可怕得很！我聽說每逢醫學教授初講婦人疾病的緒論時，他總要告誡醫學生們，要他們記得個個人有母親、姊妹、情人，然後再來脫下女病人的衣服來考察……這個告誡很好，不但醫學生適用，凡是一切有關婦人生活的男子都很適用。現在我有一個妻子，一個女兒呵，我是多麼的了解那個告誡呵！我的天哪，我是多麼的了解呵！你們再聽我說下去罷……綺梭 奇迦剛剛成了我的妻子以後，她的觀察便與我完全不同了。首先她給我深摯熱烈的戀愛。在我是逢場作戲，但她卻拿來當作她人生

的決定。我記得，我以為她是瘋了。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快樂，看起來年輕了五歲，鼓盪着熱情的臉，簡直快樂得不知如何是好，她笑着哭着，不住的夢想第二天我們要動身到高加索去，秋天又到彼得堡；我們以後如何生活……

「她又確定的對我說：『請你不要顧慮到我的丈夫罷。他早就想同我離婚了。城裏人人曉得他與年老的柯絲陀薇綺同居。我跟他離了婚以後，再來跟你結婚。』」

「女人戀愛了男子，很容易服水土，好貓像一樣，很快的就把男子的家當作她自己的家。綺梭奇迦只在我房間裏住了一點半鐘，她已經感到她在自己家裏一樣，已經把我所有的一切當作她的。她把我的什物放在行李箱裏，罵我不該把我新買的值錢的外套亂丟在椅子上，應該放在釘上，等等。」

「我看着她，聽她說話，感到疲倦和煩惱。我一起起這位尊敬的，誠實的，不幸的女人，在三四個鐘頭以後，很快的就屈服於她所遇見的第一個人，未免有點感到恐怖和微痛。你看，我尊重我自己，就不喜歡這樣的行為起來。那時我有一個極不愉快的印象，以為像

綺梭奇迦那樣的女人，並不深刻嚴肅，未免過於戀愛人生，把戀愛男人這件事看得極高，認爲有關於幸福和失望，竟看作人生的全部革命……再說，現在我已經得到滿足，就自己煩惱起來，不該太傻，與一個我應該欺騙她的女子牽纏。我的生活雖然沒有秩序，但長此說謊下去，終非上策。

「我記得綺梭奇迦坐在我的腳下，頭放在我的腳上，閃着戀愛的眼睛望着我，問道：

「安南夫，你愛我麼？非常，非常愛我麼？」

「她快樂的笑了……我只覺得她動情，但卻不聰明；那時我已經想要在一切事情裏看出深奧的思想來。」

「我說，「綺梭奇迦，你最好還是回母親家裏去罷，不然你們家裏的人也許要以爲你已經遺失，將搜遍全城來尋找你了；你明早到母親那兒去也是不大妥當的。」

「綺梭奇迦同意了。在分別的時候，我們約定明天中午在公園裏相會。後天一同到配梯哥爾斯基去。我走到街上送她回家，我記得我在路上曾經很溫柔的撫慰她。只有一

分鐘我非常替她傷心，她這樣的相信我，我一定要真的帶她到配梯哥爾斯基去，但一想起我的行李箱中只剩了六百盧布，秋天與她分割，將比現在更難，於是我就連忙將我的熱情壓制下去。

「我們到了綺梭奇迦的母親所住的房屋。我拉了拉門鈴，門裏的脚步聲聽見了以後，綺梭奇迦的面容忽然變得嚴肅起來，眼睛向上看着天空，幾次在我身上畫着十字，握着我的手，用她的嘴來親吻。

「她說聲『明天見』就進到屋子裏去了。」

「我走到對面的砌道，從那兒眺望她的家。起初窗子是黑暗的，後來有一個窗子裏有新燃的蠟燭的微弱的藍光。我看見影子在這房間裏移動。

「我想，「他們想不到她要來呢。」

「我回到旅館裏來，脫了衣服，喝了一杯紅酒，喫了一點新鮮的魚，（這魚是我白天在市場裏買來的）很閒適的上牀，睡了一個遊歷者酣暢無擾的覺。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有點頭痛，脾氣很壞，有一件事煩惱着我。」

「我想解釋我的不安，便自己問自己道：『怎麼一回事呢？我有什麼煩惱呢？』」

「我的煩惱變成恐懼，我怕綺梭奇迦任何時來看我，使我不能成行，又要說謊，在她面前做戲。我連忙穿起衣服，打好行李，離開了旅館，臨行時招呼侍者，將我的行李送到晚上七點鐘開的火車上去。你看，我的哲學並不阻止我作卑鄙而又奸詐的逃跑……」

「整天我都坐在朋友家裏，後來纔到車站，我的心爲煩惱所苦。我想我怕遇見綺梭奇迦，又要做戲。我在車站裏，躲在梳洗室，直到第二道鐘響，纔敢出來。我被一種情緒所壓迫，彷彿我遍身藏滿了臟物。我等待第三道鐘響，那時是何等的焦燥而又驚恐呵！」

「終於使我放心的第三道鐘響了，火車開了；我們過了監獄和兵營，就到了空曠的鄉野，然而，使我驚奇的是，不安的感覺依舊壓迫着我，我仍然好像做小儉似的，極想逃跑。這是很奇怪的。我想使心情平定，便望着窗外。火車沿着海岸跑。海是平靜的，天是土耳其玉的，幾乎一半映着落日朱紅的金光，愉快而且嚴肅。漁船和木排分散在水面各處，遠遠

的看去，只是一個一個的黑點。城市清潔美麗得好似玩具，建在高巖上，已經罩上了夜霧。禮拜堂的金屋頂，窗子和綠樹反映着落日，像溶金一般的燃着……麥田的香氣混和着海上柔和的溼風。

「火車跑得很快。我聽見搭客和守衛的笑聲。個個人都欣喜而且鬆快，但我的不安卻漸漸的擴大……我望着罩着城的白霧，幻想着有一個女人，臉上是無感覺，無表情的，正在霧中跑到各個禮拜堂和各個人家尋找我，哀呼着，「呵，天哪！天哪！她那聲音好像一個小姑娘，或者像是小俄羅斯女優的歌唱。我記起她那嚴肅的臉和她那煩悶的大眼睛，當她替我畫十字的時候，彷彿我是屬於她的，我機械的看了看那天晚上她所吻過的手。

「我搔着手，問自己道：「我不是在戀愛麼？」

「夜晚來臨，搭客們都去睡覺，而我的良心卻在交戰，我這纔明白以前我所抓不住的意思。在火車的微光裏，綺縵奇迥的幻象在我面前升了起來，追逐着我，我看得很清楚，知道自己犯了比謀殺更重的罪。我的良心使我痛苦。被這種難堪的感覺所悶住，我就覺

得一切都是虛空的，無意識的，綺機奇迦和我要死亡而且腐爛，她的憂傷是不能與死亡相比的，等等，等等……如果你想到這一層，那麼就無所謂自由意志，而我也就不足責了。但一切這些理論只是使我煩惱而已，很快的又有別種思想聚集攆來。我對於綺機奇迦所吻的手感到難過……我時常躺下又爬起，在小站上喝伏加酒，勉強喫麵包和牛油，又使自己堅信人生是無意義的，什麼都沒有用處。我的腦筋裏起了奇怪而又荒謬的思想。最不適當的概念亂七八糟的，一個一個的都向我襲來，愈加糾纏不清，互相抵抗，弄得我這思想家無法可想，不能判斷誰是誰非。可見我這思想家還不知道運用思索的方法，我不能像修理鐘錶一樣的來修理我的腦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像這樣努力的想，我感到可怕，便自言自語道：「我頭昏了。」一個人的腦筋不在平時運用，而在痛苦時思索，時常容易變成瘋狂。

『我像這樣失意的過了一天一夜，又是第二夜，從經驗上感到我的哲學於我無用，我回復了知覺以後，纔知道我究竟是怎樣的動物。我以爲我的思想不值一個小錢，我在

未遇綺梭奇遇以前，不會思想，甚至不知如何思想；現在受了痛苦，方說我自己既沒有確信，又沒有一定的倫理標準，沒有良心，沒有理性；我的知慧和道德就只是些斷片無用的回憶，他人的見解——沒有別的；我的心好像外蒙古人一樣，單純，無用而又質樸……如果我不歡喜說謊，沒有偷竊，沒有謀殺，總之，我所做的大錯，都非由於我確信之故——我沒有確信，因為我手脚都束縛在兒時的童話和練習簿的道德上，深入我的肉和血，不知不覺的就領導了我的人生，雖然我認為那些是荒謬的，但卻由不得我作主……

『我明白我不是一個思想家，不是一個哲學家，只是一個嗜好者。上帝給了我天才和強健的俄國人的腦筋。你們想罷，我二十六歲時即已不受師承，完全摺脫原理，不為堆積的學問所壓服，只是輕灑一陣；那時我很年輕，到處探求真理，忽然人生無目的和墳墓的黑暗，這種甜醬一般的思想，在我的心中發生。我很貪的吸收了這種思想，就像貓捕鼠一般，玩弄起這些思譯來。腦筋裏沒有學問，也沒有系統，但那沒有什麼關係。大思想自有他本來的力量，好像自己教育自己的人，一個月還沒有過完，腦筋中已能夠把山芋做成

一百樣菜，自以爲是哲學家了……

『我們的時代，這種嗜好者極多，拿這當作嚴肅的思想侵入科學、文學、政治以及一切，簡直是無孔不入，嗜好者又介紹淡漠、難受、片面見解，我以為這已經將以前毫不存在的態度改而爲嚴肅的概念了。』

『感謝不幸，使我明白了我的不健全和愚蠢。我以為我的健全思想，應該從頭做起，我的良心將遣回N城，不假借什麼哲學，我在梭梭奇迦面前懺悔，請求她饒恕我，好像饒恕頑童一樣，還要向她哀哭……』

安南夫簡略的敘述他與梭梭奇迦最後的見面。

工程師說完以後，學生在牙齒縫裏哼了一聲說道：『哼……總歸是這一套。』

他的臉色依舊是懶洋洋的，顯然安南夫的故事一點也不能夠打動他。工程師停了一會又談起他的見解來，並且重複的說他以前所說過的話，學生很生氣，皺了皺眉，離開了桌子，向牀上走去。他鋪好了牀，脫去了衣服。

他憤憤的說：『你這時的神氣，好像真已經把我駁倒了似的。』

工程師說：『我駁倒你親愛的人，你以為我想駁倒你麼？上帝祝福你！駁倒你是不容易的。你只有多經些閱歷，多受些痛苦以後，纔會相信我所說的話！』

學生穿上睡衣，說道：『這真是奇怪的邏輯！據你所說，你不歡喜的思想對於青年是有害的，而對於老人卻又是適宜的；好像這只是白髮人的問題似的……爲什麼獨有老人可以享受這種權利呢？你有什麼根據呢？如果這種思想是有毒的，當然對於任何人都

都是有毒的。』

工程師狡猾的眨了眨眼睛說：『我親愛的人，不要這樣說！快不要這樣說。第一，老人不是嗜好哲學者。他們的悲觀不是從外面來的，而是從他們的心之深處發出來的，他們讀盡了黑智兒和康德的各種著作以後，總之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了——他們從最低一級爬到頂上，把整個的梯子都已爬完。他們的悲觀主義是有個人的經驗和健全的哲學訓練在後面的。第二，老思想家的悲觀主義並不採取懶惰的說空語的形式，像你這

樣，而是世界苦 (Wolfsheim art's) 忍受；他們有基督教的基礎，因為這是從愛人類來的，完全脫離自私，而嗜好者則大半是自私的。你蔑棄人生，是因為你找不出人生的意義與目的，你只怕你自己死，而真正的思想家所不愉快的，是因為他怕大家死。例如，離這兒不遠住着皇家的獵人伊凡。他是很好的老人。有時他在某處當教師，還常寫文章；我不知道他的出身，不過無論如何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在哲學上他可說天字第一號。他讀了許多書，現在還在繼續讀書。最近我們在格魯左夫斯基縣看見他……那時工人們正在安枕木和鐵軌。這個工作並不難，但因為伊凡是個外行，所以他覺得這個工作不容易。有經驗的工人不到一分鐘就可以安一個枕木，將鐵軌放在上面。工人工作得很敏捷；一個例外的工人，非常敏捷的放下鎚來敲釘頭，只一下就把釘完全釘了進去，鎚柄有兩碼多長，而每一枚釘也有一尺長呢。伊凡望了工人們許久，非常感動，眼睛裏含着眼淚向我說道：

「如果這些有用的人死了，我們將多麼的可憐呵！」這樣的悲觀主義我不是很了解的。」

學生綿被蓋了頭說道：「你所說的話沒有說出什麼道理來，好像在白裏搗水一樣，水還是水。誰也不懂得什麼。無論什麼都不是語言可以證明的。」

他從綿被下探出頭來，昂着頭，發怒的皺着眉，很快的說：

「一個人未免過於純樸，信仰人類的話和邏輯，以為話就可以估定價值。其實，你可以用話來證明或反證，聽你高興，他的語言技巧可以達到這個程度，能用算學的定律來證明二二等於七。我歡喜讀書聽講，至於信仰，謝謝你罷；我不能信仰，我也不願意信仰。我只相信上帝，至於你，除非天地再混沌一次，你再引誘五百個綺樓奇迦，我喪心病狂，纔來相信你的話……晚安。」

學生把頭藏在綿被裏，臉朝着牆，這個動作的意思是表示他不願多聽，不願多說。辨論就此中止。

在上牀以前，工程師和我走出草舍，我又看見了光。

安南夫打了一個呵欠，看了看天空，說道：「我說話太多，你很討厭我罷！我的好先生！

在這沈悶的地方我們唯一的愉快就是飲酒和談哲理……」我們走到堤上，他又讚美着說：『多麼好的堤呵，上帝憐憫我們罷！這裏是堤，簡直是阿拉特山呢。』

他停頓了一會，又說道：『那些光使人想起亞馬力人的男爵來，但我感到牠們好像是人類的思想……你知道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像這樣散佈得如同一盤散沙，一直線的伸展，朝着黑暗之中的目標走，沒有將光照在別樣東西上，也沒有照明夜晚，他們逐漸消失，也就好像老年一樣！算了罷，我又在談哲理了！我們還是去睡覺罷。』

我們回到草舍裏來，工程師就把他的牀讓給我。

他雙手撫胸，懇求的說道：『請你！我請求你，不要顧慮到我！我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睡的。再說，現在我還不想睡。請你千萬不要推卻！』

我同意了，脫下衣服，上牀去睡，他坐在桌前計畫圖樣。

我在牀上剛閉起眼睛，他就低聲說道：『像我們樣這的人是沒有睡眠的時間的。一個人有了妻子和兩個孩子，就睡不安枕了。他只爲衣食和將來打算。我有兩個孩子，一個

是男孩，一個是女孩……那男孩有愉快的小臉。他還不到六歲，已經很能幹了……我有他們的照片……呵，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

他在紙堆裏亂翻，找他們的照片，看了一眼。我快睡熟了。

我被亞左加的叫聲和高聲所吵醒。徐坦保穿了襯衣，赤腳蓬頭的站在門口，在跟一個人高聲談話……天快亮了。暗藍色的晨曦從門口、窗口以及草舍的牆洞裏探了進來，照臨一道微光在我的牀上，還照臨桌上的紙和安南夫的身上。安南夫睡在地板上，蓋着大衣，頭下墊着皮枕，露出多肉多毛的胸部。他的鼾聲很高，我從心底裏憐惜起學生來，每晚同他睡在一個房間裏，怎麼睡得熟呢？

徐坦保嘆道：「我們爲什麼應該拿呢？這與我們沒有關係呀！到柴禮書那兒去！你這兩個大爺是從哪兒拿來的？」

一個粗聲答道：「是從李克庭那裏拿來的……」

「那麼，送到柴禮書那兒去好啦……這不干我們這一部裏的事。你呆站在這兒幹

什麼還不趕着車走！

粗聲更說得粗了：「先生，我們已經到柴禮書那兒去過了。昨天我們沿着鐵路找了他一整天，我們聽他草舍裏的人說，他到代姆可夫斯基站去了。先生，請你拿去罷！我們還要運多久呢？我們運這兩個大釜，沿着鐵路前進又前進，簡直看不見盡頭。」

安南夫醒來，很快的擡起頭，沙聲的問道：「什麼事？」

學生說：「他們從李克庭那兒運了兩個大釜來，求我們收下。這又不干我們的事，爲什麼要拿呢？」

「先生，好心一點，留下罷！馬已經兩天沒有喫東西，主人要怪我們的。難道我們再拿回去，還是怎麼樣呢？鐵路局裏要買大釜，當然應該送來囉……」

「你懂得麼，木頭，這不干我們的事？到柴禮書那兒去！」

安南夫又沙聲的問道：「怎麼一回事？誰在這兒鬧長討厭？」說時他立起身來，走到門口，忙問：「什麼事？」

我穿好衣服，兩分鐘後，就跑出草舍。安南夫和學生，都穿了襖衣，赤着腳，都很生氣，閉着性子解釋給站在他們面前的光頭農人聽，那農人手裏拿着鞭子，顯然是不懂得他們的話。兩個人的臉上都顯出爲勞作所苦的樣子。

安南夫嚷道：「你的大爺於我有什麼用呢？我難道拿來頂在頭上麼？你找不到柴，就找他的助手也行，不要在這兒纏夾罷！」

學生看見了我，大約想起前一晚的談話來。他那睡容的臉上，勞作的表情消失，又顯出懶洋洋的神氣。他揮農人他去，自己也走開沈思起來。

這一天是陰沈的早晨。在昨晚閃着光的鐵道上，工人羣集，都剛從睡夢中醒來。有人聲和手車聲。工作又要開始了。我們那可憐的小馬已經向着堤行去，頸子曳着，拖的是一車泥沙。

我向他們道別……前一晚他們說了許多話，但我卻沒有回答。清晨一切談話留在我的記憶裏的，好像瀟清過一次，只剩下光和綺梭奇迎的影像。我上了馬，又最後看了看

學生和安南夫，還看那歇士底里亞的狗，帶着無神的酒醉的眼睛，又看了看朝霧裏移動着的工人，堤，以及顛曳大車的小馬，心裏想道：

『這個世界裏簡直什麼都猜不透。』

我鞭着馬，沿鐵路走去，不久我的眼前就什麼都看不見，只看見無盡的陰森平原，和那寒冷的陰天，於是我記起夜間所討論的問題來。我在默想，那日炙的平原，那廣大的天宇以及那遠處迷濛的橡樹林，似乎都對我這樣的說：

『是的，這個世界裏簡直什麼都猜不透！』

太陽上升了……

楊梅

大清早起，整個的天空遮滿了黑雲；雖然沒有下雨，也不炎熱，但卻很煩燥，因為天色灰暗，黑雲掛在鄉村上許久，農民盼望牠下降，牠卻偏不肯下降。獸醫伊凡和高小教員白謹已經走得倦了，田畝似乎永遠走不完似的。他們遙遙的看見前面密羅村的風磨；右邊是一帶小山，遠遠的漸漸消隱於村後。他們倆都知道哪兒是河岸，哪兒是牧場，綠柳和宅舍，如果你站在小山上，就可以看見廣大的平原，電線桿，遠遠的火車好像爬蟲似的，在暗明的天氣，你甚至還可以看見城市。現在天色灰暗，一切都迷濛如夢，伊凡和白謹對於鄉村充滿了摯愛，兩個人心裏都感到那地方的偉大和美麗。

白謹說：『上一次我們在蒲若谷的小屋裏，你不是說要講一個故事給我聽麼？』

『不錯；那時我想把我弟弟的事情告訴你。』

伊凡長嘆一聲，點燃煙管，正想說他的故事，忽然下起雨來。五分鐘以後大雨來了，天色變暗，簡直不知道這陣雨幾時纔可以下得完。伊凡和白謹遲疑的停了腳步；狗也遍身打溼，尾巴夾在腿裏，很悽惶的看着他們。

白謹說：『我們總要在什麼地方躲躲雨纔好，還是到余利恆家裏去罷；他家離此地很近的。』

『好，走罷。』

他們轉了一個彎，經過新刈的田地，有時一直向前，有時轉彎向右，一直走到大路上去。不久他們看見白楊樹，花園，又看見紅屋頂；河水閃閃發光，那兒有一個風磨，還有一座白色的浴室；這就是余利恆所住的地方了。

水磨正在轉動，淹蓋了雨聲；水壩在搖撼着。溼馬垂着頭站在車旁，男人們都穿着短衣走來走去。路上泥濘潮溼而又孤寂；河水寒冷，似帶惡意。伊凡和白謹感到潮溼，遍身都

不舒服；他們的腳踏着泥濘，經過水塢，便到了紅屋，他們倆都默不發言，好像彼此生了氣似的。

在小屋的一間房裏，有風車的聲音，門是開着的，一陣陣灰塵從房裏飛出來。余利恆站在門口。余利恆年已四十，身材高大，頭髮很長，好像藝術家或是大學教授，完全不像一個地主。他穿的白色短衣快要變成黑色，繩子當腰帶用，內褲當外褲用，他的靴子也沾滿了泥和草。他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灰塵染黑。他看見伊凡和白謹走來，顯出非常歡迎他們的樣子。

他微笑着說：「先生們，到屋子裏去坐罷。我立刻就來。」

他的屋子是兩層樓房的屋子。余利恆住在下層，天花板是穹形的，窗子很小，以前本是賬房先生居住的地方；一切傢俱都很簡陋，還有麵包氣酒氣和馬具的氣味。除非有客人來，他是不大到樓上的好房間裏去的。伊凡和白謹到了樓上，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僕招待，他們倆撈了一楞，彼此打了一個照會。

余利恆同他們走到大廳，說道：「朋友們呵，你們簡直想不到我看見你們是多麼的高興。這真是喜從天降！」他回過頭來對女僕說：「皮萊姬，拿幾件衣服來給客人換。我也要換衣服。我要先去洗。從春天到現在，我還沒有洗過一次澡呢。你們可以到浴室去麼？他們會把東西預備好的。」

美麗的皮萊姬，神情嫵雅溫和，替他們拿了浴巾和肥皂來，余利恆便與賓客走到浴室。

他脫了衣服，說道：「我許久不洗澡了。我有一個很好的浴室，你看，這是我父親在日造的，不過我總也沒有工夫洗澡。」

他坐在石級上洗他的長髮和頸子，他身旁的水都變成櫻色。

伊凡很有興味的看着他的頭，說道：「我也是這樣想呢。」

余利恆害羞的說：「我許久不洗澡了……」他又擦了一次肥皂，他身邊的水竟變成深藍色，好像墨水似的。

伊凡走到外面，撲喇一聲投到水裏，在雨中游泳，兩臂張得很開。他激動了水成爲浪花，使得水蓮上下的搖擺；他游泳到磨池的中心，便鑽到水底，一分鐘後，又在別的地方出來，游泳了一會，又鑽到水底，想要與水的底面接觸。

他自己非常高興，不禁重複的說：『有趣，有趣！』他游泳到磨坊，與農民談話，又仰面游泳回來，背朝着池，面朝着雨。白謹和余利恆穿好衣服，預備要走，他還在池內鑽出鑽進，不住的說：『天哪……上帝可憐見我……』

白謹喊他道：『夠了夠了！』

他們回到屋裏。那時在樓上廣大的會客室裏燃着明燈，白謹和伊凡穿着絲織的睡衣和溫暖的拖鞋，都坐在圈椅上；余利恆洗過澡，理過髮，穿了一件新衣，正在會客室裏走來走去，顯然是覺得自己穿了溫暖，潔淨，而又乾燥的衣服和輕鬆的鞋子，心裏非常得意；那時可愛的皮萊姬無聲的在地氈上走，溫柔的微笑着，把茶和果子醬放在一個盤子上——就在這種情景之下，伊凡說起他的故事來。彷彿不但是白謹和余利恆在聽他說，就

連牆上掛着的金鏡框內的男女老幼也都似乎很嚴肅，凝神壹志的聽他說話。

他說了起來：「從前我有一個弟弟，我名叫伊凡，我的弟弟名叫疑古，他比我小兩歲。我是學醫的，疑古那時十九歲，在公署裏辦事。我們的父親秦三做過軍官，因此留給我們一點房產和光榮的爵位。自從父親死後，我們就負了債；不過我們兒時在鄉間卻是玩得很快樂的。跟農家的孩子們一樣，我們晝夜都在田畝樹林裏看馬，剝樹皮，釣魚……你知道的，要是你一生不會釣過鱸魚，或是秋天不會見過畫眉遷居，在寒冷晴和天氣飛過村屋，那你就算不得真的鄉下人，你到死也要不甘心的。我的弟弟在公署裏很不得意。一年年的過去，他還是幹他的老行當，還是在抄錄文件，只想一件事——怎樣能夠到鄉間去。這種願望一天天的強烈起來，他很想往河岸或是湖邊買一所小小的田舍。

「他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我很歡喜他，不過我卻不願他把餘生消耗在經營自己的田舍裏。一個人至多不過需要六尺土地，這句話是不錯的。不過六尺是屍首要的，人卻不只六尺。現在他們又說，如果我們知識階級裏的人對於土地發生興趣，想要一個田舍，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在我看來，離開城市，不再奮鬥，畢生經營田舍——這不是生活，簡直是自私，懶惰，與僧道一樣，只不過不作功課罷了。一個人不應該只要六尺土地，應該要全世界，一切的自然，他纔可以發揚他一切的自由精神。

『我的弟弟疑古坐在公署裏，終日夢想着他要喫自己種植的椰菜，全園裏都充滿了菜香；又夢想着他要在綠草地上用餐，睡在太陽裏；又夢想着他要端個椅子，坐在門外，把田畝和樹林看數小時之久。他最喜歡的精神上的滋養料就是園藝書和農業指南一類的書；他也喜歡看報，不過他所看的都是出售田產的廣告，什麼肥腴的田地多少畝囉，什麼連草地，房屋，花園，磨坊，池水等一應俱全囉，他就細心去看，一面還幻想着花園的小徑，鮮花麗果，鳥巢魚池一類的玩意兒。這些幻想都是由廣告引起的，所以常隨廣告的內容而變更，不過也有一個例外，即使廣告上不載，他每次的幻想都要加上一座楊梅林的。無論他想的是什麼田舍，總要加上一座楊梅林。』

『他時常這樣說：「鄉間生活亦自有其方便處。比方你坐在露臺上喝茶，你的鴨子

在池中游泳，到處都是甘美的氣息，還有……還有楊梅樹。」

「他時常把他的理想田舍畫地圖，每一張圖內都有下面這幾個部分——（一）正屋（二）僕人住屋（三）菜圃（四）楊梅林。他很吝嗇的生活着，飲食節儉，衣服破爛，好像一個乞丐，一天省下錢來，存到銀行裏去。他變得很貧。我不高興去看他，我在聖誕節和復活節給他一點禮物，他把這禮物也換成金錢。他中了財迷，誰也喚不醒他的。」

「光陰容易，他又調到他省。那時他已年過四十，還是在報上留心廣告，把錢節省下來。他還娶了妻子。爲要達到購置田舍和楊梅林起見，他娶了一個醜陋的老太婆，自然他一點也不愛她，只是貪她的財產罷了。他娶親以後，還是一樣的吝嗇，不許他的妻多食，還用他自己的名義，把妻子的錢存在銀行裏。」

「她的前夫做會過驛站長，她在前夫手裏喫慣了好點心和家製的酒，但在現在的丈夫手裏，卻連黑麵包也沒有得喫，她像這樣的刻苦，當然過不慣，三年以後，她就死了。不用說，我那弟弟對於妻子之死，一點也不傷心。錢這樣東西，與酒一樣，能夠把人性改變得

很奇怪，我們這裏有一個商人，臨死以前，吩咐僕人弄一盤蜜，連他的鈔票存款，一併吞入肚內，免得別人貪圖他的好處。有一次我在火車站替牛看病，一個牛販從火車上跌下來，一條腿被機器軋斷。我們把他負到待車室，他血流如注，非常可怕，他不住的喚他們替他找腿，非常着急；他說他軋斷的那條腿的皮靴內藏有二十盧布，心中惴惴，生怕那二十盧布會要失掉了。」

白謹說：『你說到岔路上去了。』

伊凡想了半分鐘，繼續說道：『自從他的妻子死後，我的弟弟便尋覓田舍起來。自然，你即使尋覓五年，結果還是一個錯，你所買的完全與你所夢想的不同。我的弟弟疑古由他人介紹，典了一所地產，約三百三十畝，有正屋，有僕人住屋，有花園，但卻沒有果園，沒有楊梅林，沒有鴨池；只有一條河，河水作咖啡色，這是因為在這地產的一邊是磚廠，還有一邊是燒骨廠。但疑古卻並不失望；他買了二十株楊梅樹來種植，便當起鄉間的紳士來。』

『去年我去拜訪他。我想，我要看看他現在變成什麼樣子。我在下午到了他的家裏。』

到處都是水溝和籬笆，樺樹種植成行，我不知怎樣纔能走到院子，更不知在何處拴馬。我步到屋裏，一個肥大的狗迎了出來，那神氣倒像一隻豬。狗想叫，但牠卻非常懶，終於不會叫。女廚子也很肥胖，赤着一雙腳，從廚房裏走出來，她那神氣也像一隻豬，她說她的主人正在家中休息。我走進去看我的弟弟，他坐在牀上，被褥蓋着腳；他長得很胖很老，面容皺縮；兩頰、鼻子和嘴唇全都突出，他那神情也彷彿幾時要豬叫似的。

「我們互相擁抱，悲喜交集，一想到我們以前都是年紀輕輕的，現在都變得白髮蒼蒼，將入墳墓。他穿好衣服，起來領我去看田舍。」

「我問：「你在此地過得好麼？」

「很好，感謝上帝，我過得很好。」

「他已經不是一個膽怯可憐的書記，而是一個真正的地主，紳士了。他已經慣於地主的的生活，也很喜歡這樣的生活着。他喫了許多，又到浴室裏去洗澡。爲了河水的事，曾經回兩廠打過官司，農民不喊他「老爺」，他就不高興。他爲了要拯救自己的靈魂，便來做

慈善事業。他的慈善事業真是有趣得很！農民無論害什麼病，他都送他曹達和如意油，有一天是他的記名日，例應感謝神恩，他贈給全村每人一加倫酒——自以為這是他的慷慨。又有一天鄉人犯了罪，他替他們在警長面前說了幾句好話，第二天是假期，又贈給全村每人一加倫酒，鄉人喝醉了酒以後，便都歡呼他的功德，俯伏在他的腳下。像這樣飽食暖衣，無所事事，自以為滿足，了不起的生活，我是極不贊成的。我以為應該先使農民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後纔能改換他們的生活。疑古以前在公署裏當書記的時候，自己簡直不敢有所主張，但現在他所說的話，卻無字不是聖經了。他還像首相似的口吻說：「教育是緊要的，但農民卻談不上教育。」又說：「笞刑固然太殘酷，但有時也是必需的，沒有別的好東西來替代。」

「他又說：『我深知農民的心理，知道怎樣對付他們。農民很喜歡我。我只要把小指一伸，農民就肯聽我的吩咐，無論做什麼事都肯。』」

「注意，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都是慈和的莞爾而笑，他說『我們上等人』至少也有二

十次，但他卻忘了我們的祖父是個種田的，我們的父親是個當兵的，甚至於我們的姓都很低微，在他現在聽起來卻很悅耳，並且覺得很尊貴。

『不過現在的觀點不是他，而是我自己了。我要告訴你們，我在鄉間住了數小時，感情便起了變化。到了晚上，我們一同喝茶，女廚子放了一盤楊梅在桌上。這一盤楊梅不是買來的，卻是他自己的楊梅，自從種樹以後，第一次採下來嘗新的。疑古哈哈大笑，滿眶眼淚，默默的把楊梅看了幾分鐘；他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於是他放了一顆楊梅在嘴裏，像孩子一般的勝利，笑吟吟的望着我，他終於得到他那最可愛的玩物了。他說：

『咪兒多美阿！』

『他把楊梅喫得很貪，不住的說：『咪兒多美阿！你嘗嘗看罷！』

『其實楊梅很酸，還沒有熟，正如普希金所說：

『高潔的虛偽，

比卑下的真實還要可愛。』

「一個人滿足了他的夢想，得到人生的意義，得到他所想得的，滿足了他自己的命運，——自然他就快樂起來。不過，不知爲甚，我覺得人類的快樂總混和着悲哀的成分，因此，我看見我的弟弟快樂，突然便有了近於失望的感覺。到了晚上我的心裏更加難過。我的弟弟替我在一個房間裏預備了一個牀，正在我弟弟的寢室旁邊，我知道他是醒着的，因爲他時常爬起來在盤子裏拿一顆楊梅來喫。我想，他是多麼的滿足而且快樂呵！但這對於我，又是多麼的氣悶呵！你看生活能強者的驕傲和懶惰，弱者的愚蠢和魯鈍，在我們四周的異樣貧乏，墮落，酗酒，偽善，說謊……但大家卻都很安靜的坐在家裏，或者是很安靜的在大街上走。全城五萬人一個也不叫苦，一個也不高聲發怒。我們看見人們到街上去喫東西，白天喫，晚上睡，談着無聊的話，漸漸的結婚，變成老頭子，嚴肅的走進墳墓；但我們卻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聽過那些受苦的人的生活背後，究竟有着什麼可怕的東西……一切都是這樣平平靜靜的，一點波浪也沒有；許多人神經錯亂，許多人喝醉了酒，許多小孩死於營養不良……這種事件的秩序當然是要維持的囉；不快樂的人默默的

負了重擔，快樂的人當然也就滿足了，不快樂的人如果不沉默，快樂的人也就快樂不出來了。這就是一般催眠的情形。最好是在每一個快樂自滿的人的門後，站一個人手裏拿一個釘鎚，敲他一下，使他知道，除了他以外，還有許多不快樂的人；他無論怎樣快樂，生命遲早是要將鐵爪來抓他的。到那時他也就變成苦惱了——疾病，貧困，損失，沒有人看見他，沒有人聽見他，正如他現在對於別人的痛苦不聞不見一樣。但實際上卻沒有這樣一個拿釘鎚的人，所以快樂的人還是一樣的滿足，每日所聽見的人間悲苦，在他看來，也不過如風過楓樹的一撇罷了。——全都過得很好。」

伊凡立起身來，繼續說道：「那晚我明白，我也是快樂而且滿足的。我喫京西以及打獵的時候，也喜歡拋開人生和宗教的法律。我常說科學是光明的，文化是重要的，但頭腦簡單的人只要能讀能寫，也就夠了。我常說，自由是祝福的；我們沒有自由，等於沒有空氣，就不能活動，但我們不妨等一等。是的，以前我常說這樣的話，現在我倒要問：「我們為什麼要等待呢？」於是伊凡發怒的，看着白謹，問道：「我問你，為什麼要等待呢？我們有什麼

理由要等待呢？也許有人要說，一件事不是一時一刻所能成就的；每一種觀念須要慢慢的成形。但這是誰說的話呢？有沒有證據能說這話是對的呢？你一定要說到事件的自然秩序，現象的合一；比方前面有一個深坑，我要從此走過，那麼我是等坑自己合攏呢，還是跳過去呢？用土一塊一塊的來填坑呢，還是在坑上造一道橋呢？不是也要有秩序和合一呢？再說，爲什麼要等待呢？難道要等待到無力生活的時候麼？現在我們應該生活，並且也需要生活！

『清晨我與弟弟告別，從此我住在鄉間就難過。我覺得他們太平，太沈靜；我甚至怕看窗子，因爲我一看窗子，就要看見快樂的家庭圍着桌子喝茶，我立刻就要感到痛苦。我老了，已經不能再奮鬥了；我簡直連恨人的本領都沒有了；我只能心裏憂傷，感到煩惱。但到了晚上，我的腦子就思緒紛亂，不能安眠……唉，我爲什麼不能變得年輕一點呢！』

伊凡煩惱的踱來踱去，不住的說：『我爲什麼不能變得年輕一點呢！』

他忽然走到余利恆身邊，先握着他一隻手，又握着他另一隻手。

他懇求着說道：『余利恆，不要平靜自滿，不要昏昏欲睡！你還年輕，力壯，有自信力，千萬不要倦怠！沒有快樂，也不應該有快樂；如果人生有意義和目的的話，這種意義和目的並不是快樂，而是更廣大更有理性的。要好好的做去！』

伊凡可憐而又懇求的微笑着說了上面的話，好像他是爲了他自己的私事求余利恆似的。

於是三個人坐在會客室的各端的圈椅上，默默的不響。伊凡的故事不能使白謹和余利恆滿意。金鏡框裏的將軍和姑娘們，在黃昏裏看起來栩栩若活，似乎也不高興聽這窮書記喫楊梅的故事。他們都只喜歡談富家的男女情事。他們所坐的會客室裏有燈臺，有圈椅，有地氈，使他們想起，如果金鏡框裏的人都跳下來，在這房間裏坐着，動着，喝茶，或者皮萊姬無聲的動着，都比伊凡的故事要有趣些。

余利恆非常想睡；他起身很早，清晨三點鐘以前就已起牀做事，現在他的眼睛已經閉了攏來；但他又怕客人在他走後也許要說有趣的故事，所以他還遲遲不去。他不管伊

凡所說的話有沒有道理。他的客人不談雀麥，不談乾草，不談柏油，卻談一些於他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所以他聽說伊凡的故事已經說完，心裏爲之一快。

白謹立起身來說道：「睡覺的時候到了，明天早晨再見罷。」

余利恆說聲再會，下樓到他自己的陋室裏，客人們都在樓上。他們倆晚間睡在樓上的大房間裏，那兒有兩張舊式的木牀，雕了很細的花紋，角隅裏有一座耶穌釘十字架的象牙雕像。大而冷的牀是可愛的皮萊姬安排的，有一股很好聞的清潔竹布氣。

伊凡默默的脫了衣服上牀。

他拿被褥蓋着頭，說道：「上帝饒恕我們這些罪人罷！」

他的煙管放在桌上有一股烟氣，白謹許久不能熟睡，不知這氣味是從那兒來的。細雨整夜的在玻璃上浙浙瀝瀝。

平常的事情

是一個八月的陽光滿佈的中午，我與一位俄國王子，趕車到所謂夏百爾松林裏去，想獵一點山鵲。在我所要說的故事裏，我那可憐的王子實占有重要的位置，應該詳細的敘述。他的身材高大，皮膚蒼黑，雖是飽經風霜，年紀卻還顯得很輕；他那長的鬍鬚好像警長似的；大黑眼睛，那副神氣很像一個退職的軍官。他是一個東方式的人，並不很聰明，不過還直爽誠實，不像土豪劣紳，不像花花公子，也不像浪子——這些人是早被一般人認為是無用之人或者是可憐的動物。人們不大歡喜他（縣裏人都不提起他，一提起就說他是『十足無用之人』）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位可憐的王子的，他的一生就只有不幸和失敗。第一個不幸是貧窮。他不打紙牌，不喝酒，沒有職業，也不驕傲，只是永遠沈默着。但

他父親死時卻也留下三四萬盧布給他過。天曉得他這些錢是怎麼用去的呵，我所知道的，就是因為缺少管理，被賬房先生，地保甚至僕人偷了許多錢去。還有許多錢被人家借了去，或者是做保人墊出來的。縣裏沒有一個地主不欠得他有錢。他簡直是有求必應，不是因為性情好，也不是因為信託別人，而是要顯出他自己的大量，彷彿說：『把錢拿去，我想我是多麼合適罷！』我與他相識的時候，他已經自己負了債，正想再典當自己的土地，景况非常困難，沒有贖回的希望。他總有一天會弄得沒有食物喫，拿着一個空雪茄烟盒走來走去的，但他的衣服還是穿得很乾淨，很齊整，身上常有一陣馬來蕃荔枝的氣息。

王子的第二個不幸是孤癡。他沒有結婚，既無朋友，又無親戚。他那沈默莊重的脾氣和他那合適的性情使人家不敢接近他，因為他愈想掩飾他自己的窮，他的窮相也就愈加顯露。對於戀愛他很冷淡，提不起精神來，並且也不大與女人來往。

我們到了森林以後，王子和我便下了馬車，沿着一條窄狹的林間之路走，這條路上長滿了許多羊齒草。我們還沒有走上一百步，就看見一個又高又瘦的人從一株矮小的

杉樹後升起三尺高，好像是從地底下跳出來似的。他是長長的鵝蛋臉，戴了一頂草帽，穿了一件破舊的帆布短衣，著了一雙皮靴。這個朋友一手提着一籃菌，一手弄着他背心上不值錢的錶鏈。他看見了我們，嚇得倒退了一步，連忙整了整背心，很有禮貌的咳了一聲，諂媚的微笑着，彷彿他很歡喜看見像我們這樣的人似的。後來，出其不意的，他竟走到我們面前來，他的長腳在草上爬了一爬，作一個九十度以上的鞠躬，依舊諂媚的微笑着，舉起他的帽子，說出甜蜜蜜的聲音來，好像狗的哀叫：

「唉，唉……紳士們，我真不願說，但這是我的責任，我要警告你，這個森林真是禁止打獵的。恕我未謀一面，有擾清聽，不過……請你們容我介紹我自己。我名叫葛龍，是羅芙娜夫人宅邸的書記長。」

「能與先生相識，實甚榮幸。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打獵呢？」

「這是此地森林所有者的意旨！」

王子和我面面相覷。一分鐘沈默的過去。王子站着，痛苦的看着他腳下的大捕蠅菌，

他已經用手杖把捕蠅菌碾碎了。葛龍駝繼續諂媚的微笑着。他的全面部顫動着，像要滲出蜜來，甚至他背心上的鎖鏈也似乎在微笑着，要想使我們對他留下一個精美的深刻印象。一陣煩惱在我們心中激過；我們三個人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說：『豈有此理！上星期我還在這兒打獵的呢！』

葛龍駝露出牙齒笑道：『大概是罷！在事實上，個個入都不守禁例，在此地打獵。不過我只要遇見你們，我就應該盡我的責任……我神聖的責任，來警告你。我是一個處於倚賴地位的人。如果這森林是我自己的，我當然不反對你們的享樂，可以拿我們葛龍駝家裏的名譽擔保。但是，誰叫我偏偏處於倚賴的地位呢？』

瘦子嘆息了一聲，聳了聳肩。我就滿身火熱，與他辯論起來。可是我愈高聲的說話，葛龍駝的面孔就愈顯得甜蜜蜜的，令人討厭。顯然他知道我們是有點來路的人，總肯這樣的恭維。他那卑下的聲音，他那謙和，他那態度，自己好像是很得意，一提起他自己的大名，尤其高興。他站在我們面前，非常不安，時常看着他那籃子，這未免使他難堪——採菌，女

人氣，鄉下人，散文的，有失尊貴。

我說：「我們不能回去！我們是走了十里路來的！」

葛龍駝嘆道：「這有什麼辦法呢？那怕你不只走十里，走了十萬里，那怕你是國王，從美國或是更遠的地方來的，我還是要盡我的責任的呀……責任是神聖的呢……」

王子問道：「這森林是屬於羅芙娜的麼？」

「是的，羅芙娜……」

「現在她在家裏麼？」

「在家……我對你們說，現在你們還是到她家裏去罷，離此地不到半里遠；如果她給你一張紙條，那麼我……我就不多嘴了！哈——哈……嘻嘻——嘻嘻——」

我同意道：「無論如何，總比回家近一點……」於是我對王子說：「喬爾階，你認識她的，你去見她罷。」

王子只願望着捕蠅菌，現在舉目望着我，想了一會，說道：

『以前我認識她，可是……我不意思去見她。再說，我穿得這樣襤褸的衣服……你不認識她的，還是你去罷……你去比較合式一點。』

我答應了。我們上了馬車，沿着林邊，走向大屋那兒去，後面跟着葛龍駝的微笑。我是不認識夏百爾的女兒羅芙娜的。我對於她只是聽見傳聞，並未會過面。我知道她很有錢，比省中任何人都要富有。自從她父親夏百爾死後，這地主又沒有別的子孫，便由她繼承了財產，一個大田莊，還有許多錢。我又聽說，她的年紀雖不過二十五六歲，卻長得很醜，沒有趣味，與普通女子一樣的平凡，不過是有錢而已。

我總覺得富是可以感得到的，富有一種特別感覺是窮人所不知道的。每逢我走過羅芙娜的大果園的時候，看見那大房子的窗子上遮着窗幔，心裏總不免這樣的想：『現在她在想些什麼呢？在這些窗內有沒有幸福呢？』等等。有一次我遠遠地看見她，坐在美麗的輕便馬車裏，趕着一匹漂亮的白馬，我真是一個有罪的人，我不但嫉妒她，甚至以為她那態度動作有些特別，在窮人中是看不到的，猶之在許多人中，可以發見有奴隸性的

人一般。我所知的羅芙娜的內心生活，大半得之於謠傳。據說在縣裏五六年，她還沒有出嫁，她父親還在的時候，她熱烈的愛着王子壽爾，就是現在坐在我馬車旁邊的人。王子很喜歡拜訪她的父親，時常整天的消磨在打彈子房間裏，他還玩着金字塔，一直玩到手腳酸痛爲止。在老人死前六月，他忽然不到夏百爾家裏來了。縣裏人的私議對於這兩人間友誼忽然斷絕的事傳說不一。有的說，王子已經看出平凡的女兒對於他的感情，不想報答，所以便不來拜訪她父親了。又有的說，老夏百爾已經看出他女兒的意思，一定要窮困的王子娶她，王子狹窄的心胸裏，以爲他要買他的身體和爵位，非常憤怒，說了些不中聽的話，與他們吵了一架。究竟這兩方面的話，是那一邊對，我可不敢說。不過這些話裏總有一部分是真的，因爲王子一聽人家談到羅芙娜，常要拿話來岔開。

我知道羅芙娜的父親死後不久，她就嫁了一位康杜林，是一個律師，並不富有，但爲人卻很敏捷。他有一次來看她的隣居，就此與她相識。她嫁給他，並不是戀愛他，據說律師是最會體貼女人的，所以她就肯嫁給他了。我在敘述的時候，康杜林爲了某種緣故，住在

關羅，時常將他的遊歷見聞寫寄他的朋友，縣裏的一個高級軍官，她卻懶懶的坐在閣下的百葉窗下，被懶惰的寄生食客環繞着，用些小恩惠，度過這困倦的時日。

在走向大屋的途中，王子忽然話多了起來。

他偷看了看馬車夫，用半低的聲音說道：『我已經三天不在家裏了，我不是小孩，也不是傻婦人，我又沒有偏嗜，但我可受不了那地保。我一看見那地保在我家裏，我就要面色灰白，遍身發抖，腿彎裏甚至癱瘓起來。你知道盧谷新要我還債的事麼？』

王子一向是不大歡喜訴說他景况之苦的；他到了貧困的時候，總是保守秘密，裝得更加驕傲的樣子，所以這一次的話很使我喫驚。他看了許久黃色的開曠田野，被陽光溫暖着，看見一長串鶴在蔚藍的天空裏飛，他又轉臉對着我。

現在他高聲說了起來，不怕馬車夫了。『到了九月六號我就可以從銀行裏拿錢了……那是我產業的利息。我從哪裏去拿呢？老人家，我是生牢了呀！簡直是生牢了根呀。』

王子試驗了一下鎗機，吹了一吹，又擡頭看看天上的鶴，已經飛得不知去向了。

沈默了一分鐘，我問道：「壽閣下，你如果把你的產業也賣掉了，那你怎麼辦呢？」

「我麼？我不知道！壽閣下，你如果把你的產業也賣掉了，不過我不願有這樣的災禍。我不能夠沒有每日的麵包。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我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又不想做工；做官又太遲了，我要從頭學起……再說，又有什麼地方要我呢？我在什麼地方能夠算是有用之人呢？就算在我們杉士突做事，用不了多大的才幹，但我可受不了……天知道，也許是神經衰弱，我連掙半個小錢的福氣都沒有。我要是去做官，一定要時時感到自己是不稱職的。我不是一個理想家；我不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我沒有特別的理想；我覺得自己只有簡單愚蠢，完全沒有力量，很懦弱。完全不像別人。一切別人都像別人，只有我與衆不同……可憐的東西……上星期三我遇見勞欲謹——你認識他麼？——形容污穢，衣服破舊，爛醉如泥……欠債不還，其蠢萬分」（王子皺了皺眉，搖了搖頭）……「一個可怕的人！他結舌的對我說道：「我已被選為治安判事了。」自然，人家不會選他，但是，你知道，他相信他是配做治安判事的，以為那個地位是他能力可以做到的。他有勇敢和自信。我還去看過

我們那巡按那個人賺二百五十盧布一月一點事都不做他所做的事就是整天的只穿褲子，不穿別的，骯髒去，你要是問他，他就說他確實是在工作，並且很負責任。我可不願像這樣鬼混下去！我一看見書記的臉，自己都替他害羞。」

那時葛龍驍騎了栗色的馬，趕到我們面前說了幾句客氣話。他左臂的籃子忽上忽下，齒也在裏面跳舞。他走過我們身邊的時候，露齒而笑，招着他的手，彷彿我們跟他他是老朋友似的。

王子看他走遠，從牙齒縫裏哼了一聲道：「木頭！這真奇怪，我現在一看見這種滿足的面容，就要討厭。我想，大約因為飢餓，纔有這樣傻的獸一般的感覺……方纔我說的什麼呀？對了，我說的是做官……我羞於拿薪水，況且，說老實話，這是很傻的。如果從大處着眼，用嚴肅的眼光去看，我現在所喫的並不是我自己的。你說是不是？但是爲什麼我不害羞呢？……我以爲這只是習慣罷了……不能了解我真正所處的地位……但這個地位又是很可怕的……」

我看了看王子，疑心他在誇耀。但他的臉色很溫和，他的眼睛哀傷的隨着栗色馬遠遠的行蹤，彷彿他的幸福也馳以俱去。

顯然他現在煩悶起來，有如婦人的無端哀哭，男子感到缺陷，想要訴說自己的心曲，訴說生活的困頓，訴說上帝的漠視……

到了大屋門口，我下了馬車，王子對我說道：

「有一次有一個人想要使我煩惱，他說我的臉好像以詭計贏錢的賭棍。我會注意到，賭棍大半是陰沈的，你要知道，我如果真的是一個賭棍，我就可以做個高貴的人，一直到底，因為從此我就不會有勇氣做錯事了。我明白的告訴你，在我的生活中，有一次我可以致富的機會，只要我肯說一個謊，一個對自己並對某婦人的謊……還有一個人，我知道他可以饒恕我的說謊；我的口袋裏立刻可以有百萬家財。但我不能夠。我沒有這樣的福氣！」

從門口到大屋，我們必須經過矮樹間的長道，這長道其直如尺，兩旁種的是修剪過

的濃密的紫丁香樹。房屋似乎很闊人，沒有趣味，好像驛站的前面全景。房屋粗笨的從萬綠叢中升了起來，彷彿是一塊大石放在軟滑的草根泥上。在總門口，一個肥胖的老僕人穿了綠色的燕尾服，戴了銀邊的大眼鏡出來迎接我；也不說什麼，只是輕蔑的看了看我的灰塵滿積的衣服，便領我進去。我上了柔軟鋪氈的樓梯，不知爲甚，這樓梯竟有綠皮的氣息。到了樓上，我如入博物院，如入小姐的閨閣，如入舊式商人的店舖；彷彿陰森森的，沒有一點人氣。我從門口到會客室，會經過三四個房間。我記得發光的黃色地板，窄狹有條紋的粗氈不是一直從這個門鋪到那個門的，牠與通常不同，而是沿着牆鋪的，所以我那泥濘的靴子爲免觸光亮的地板起見，便只得跟着粗氈作矩形的走法了。僕人將我領到會客室，卽行退出，我看會客室裏，放有祖傳的舊式器具，用白布蓋着，罩在微弱的光線裏。器具很老，彷彿牠在安睡似的，一點聲音都聽不見。

甚至鐘聲也洗默了……好像泰娜柯羅美公主熟睡在金鐘架裏，水和老鼠都被魔術禁得不能移動。陽光似乎怕攪擾一切和平靜，只是懶懶的透過百葉窗的下部，將灰白

而又酣睡的光線躺在柔軟的地氈上。

三分鐘過去了。一個穿黑衣的年老婦人，氣息毫無的走進會客室來。她向我鞠躬，拉上百葉窗。立刻，展開在明亮的陽光裏，畫上的老鼠和水都活動了，泰娜柯羅芙公主醒來，許多古董椅子都陰森地皺眉。

老婦也皺眉嘆息道：『先生，奶奶馬上就要來了。』

等了幾分鐘，我總看見羅芙娜。首先使我感到的，便是她的確很醜，很矮，瘦瘠，駝背，她那栗色的濃髮很好看；她那面容純潔而帶有受過教化的表情，燃燒着青春之火；她的眼睛裏有聰明的表情；不過她的厚嘴唇和過銳的面部角度把她頭部的整個詩人之處都打破了。

我說了我的名字，並且說明我來訪的目的。

她垂下眼來微笑，遲疑了一會說道：『我真不知道我應該說些什麼纔好！我不歡喜拒絕，同時……』

我請求道：『你說下去罷。』

羅芙娜看了看我，她笑了。我也笑了。她大約是與葛龍駝同樣地以此爲娛樂——那就是說，她有允許和拒絕的權利；我的來訪真使我悔此一行了。

羅芙娜說：『我又不歡喜破壞行之多年的禁例。我們的森林裏禁止打獵已經有六年之久了。』她又搖着頭堅決的說道：『不行！對不起，我還是只好拒絕你。如果我允許了你，你也應該允許別人。我是不歡喜不公平的。要就個個人都可以打獵，要就個個人都不能打獵。』

我嘆道：『對不起！最難的是，我們走了十幾里路到這兒來，我不是獨自一個人來的，我是與壽爾階一同來的。』

我把王子的名字脫口說出，不暇思索，並沒有什麼目的。羅芙娜一聽見這熟知的名字，喫了一驚，狠狠的看了我一眼。我注意到她的鼻子變得灰白了。

她垂下眼簾說道：『這沒有什麼兩樣……』

我與她談話的時候，是站在那可以看得見矮樹的窗前的。我可以看見整個的矮樹叢，有大路，小徑，以及池子。大路就是我來時所走過的。在大路的末端門外，我們馬車的背留下一個黑影。在門旁，王子背朝着大屋，兩腿分開的站着，正與瘦瘠的葛龍駝在談話。

羅芙娜在別的一個窗旁站了許多。她時常向矮樹叢望着，從我說到王子的名字起，她的眼睛一直就沒有離開窗子。

她的眼睛定着神，看着大路和門外，說道：『對不起，只允許你一個人打獵是不公平的……再說，打鳥又有什麼趣味呢？打鳥有什麼意思呢？這是你的生活方法麼？』

像這樣孤寂的生活，囚禁在四堵牆內，室中只有薄弱的光線，腐爛傢俱的凝重氣息，都很容易使人感傷。羅芙娜的意思是守她的信用，不過我不免要反駁道：

『如果個個人不打獵，就只好赤腳走路了。因為皮靴也是獵來的獸皮做的呀。』

羅芙娜低低的聲音答道：『需要與任性是有分別的呵。』

現在她記起王子來，眼不轉睛的望着他。真不容易形容出她那臉上所表示的歡

欣和痛苦來！她的眼睛微笑發光，她的嘴唇歡喜得發抖，她將面孔貼着窗上的玻璃。她雙手抱着一個花盆，呼吸微弱，一隻腳輕輕的舉起，彷彿一隻狗尖着鼻子，只等待主人呼喚

「來喫！」

我看了君她，又看了看生平不說謊的王子，我就生了氣，痛苦的反對着真實和虛偽，這虛偽形成個人快樂的主要部分。

王子忽然喫了一驚，瞞準並且閉槍。一隻鷹在他頭上飛過，拍着翅翼，像箭一般的飛遠了。

我說：「他瞞準得太高！」我嘆息着離開了窗子說：「羅芙娜，你不允許麼……？」

羅芙娜沒有回答。

我說：「我要告辭了，恕我吵擾……！」

羅芙娜想要將面孔對着我，已經移動了四分之一的角度，忽然把臉藏在窗幔裏，彷彿她想掩飾她的眼淚，不讓人家看見似的。

她溫和的說道：『再會罷……抱歉得很……』

我向着她的背鞠躬，大踏步的在發光的黃色地板上走，不再沿着粗甃走了。我出了這個痛苦憂鬱的小境地，心中爲之一快，我很快的跑，像是要拂去幻想的重壓的夢以及微光，迷人的公主，光澤……

一個女僕在前門趕上了我，遞給我一個紙條。我念道：『准許打獵，此證。羅美娜。』

悲劇伶人

這一天晚上是悲劇伶人費洛出風頭的晚上。他們演的是賽里伯蘭、萊王子。悲劇伶人自己演的是維士姆士基，舞臺經理李慕來演莫洛助夫，布白托夫人演愛麗娜。這一次演劇得到很大的成功。悲劇伶人自然最受觀客歡迎。當他搶去愛麗娜時，一隻手把愛麗娜高高的舉在頭上，在舞臺上旋轉。他喊着，叫着，蹣着腳，撕着胸前的衣服。又當他拒絕與莫洛助夫打仗時，他喘氣不已，遍身顫抖，簡直跟真的顫抖一樣。劇院裏采聲四起。大家都不住的喝采。還有人送銀煙盒和長絲帶繫着的花束給他。女人們搖着手巾，慫恿她們的丈夫喝采，還有許多人吊下了眼淚……但是看戲看得最入神最熱中的是馬龍姑娘，馬龍是警長謝獨厲的女兒。她坐在池座第一排她父親的身旁；她中了狂熱，甚至在間歇時

間眼睛也向着舞臺盯着。她那柔嫩的小手和小脚不住的發抖，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她的兩頰漸漸的變成灰白色。不要以為奇怪，——她到劇院裏來看戲，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呢。

每次閉幕的時候，她總要對她的警長爸爸說：『他們演得多麼好呵！多麼有趣呵！費洛演得多麼好呵！』

如果她的爸爸是善觀氣色的，一定可以看出她那灰白的小臉蛋兒，在狂喜之中實在還含着煩悶的神情。她被表演，劇情和周圍征服了。當音樂隊在間歇時奏樂的時候，她閉起眼睛，不住的喘氣。

在最後的間歇時，她對警長說道：『爸爸！到後臺去，請他們明天都到我們家裏來聚餐罷！』

警長跑到後臺，稱讚他們表演得不錯，尤其稱讚白托夫人。

『你這副漂亮的臉可以上得畫。我願意我能夠替你執筆。』

他拙劣的鞠了一躬，趁此便請他們明天來赴午餐。

他低聲說：『只有女伶我不請，因為我有一個女兒。』

第二天男伶們在警長家裏聚餐。只到了三個人，經理李慕來，悲劇伶人費洛，丑角吳多額；其餘的人都因故不到。聚餐是一件很沈悶的事情。李慕來不住的對警長說，他是怎樣的尊敬他，他以爲當局的重要人都是極可佩服的；吳多額舉着喝醉了酒的商人和阿美尼亞人；費洛是高大強健的小俄羅斯人，一雙黑眼睛，他皺着眉毛說話。李慕來滿眶眼淚，敘述他與前總督甘玉將軍的會見。警長聽得討厭起來，仍只好勉強的笑着。他很滿意，雖然李慕來身上有一種強烈的焦毛氣，費洛穿的是僕人的衣服，皮靴後跟快要脫了下來。他們取悅他的女兒，使她高興，他就滿意了。馬霞目不轉睛的看着男伶們。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聰明出衆的人物。

到了晚上警長和馬霞又在劇院裏了。一禮拜以後，男伶們又在警長家裏聚餐，此後差不多每天都來聚午餐或是晚餐。馬霞愈變愈愛看戲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看。

她愛上了悲劇伶人。在一個晴和的早晨，警長去會主教的時候，馬霞與李慕來的戲班子一同逃走，在路上嫁給了悲劇伶人。行過婚禮以後，男伶們寫了一封冗長而又感動的信寄給警長。這封信是他們合力的工作。

李慕來一面把信裏應寫的話背給丑角聽，一面不住的說：『要把意思達出來，達出來……多加一點傷心的話。』

這封信的覆信是極不舒服的。警長不許他的女兒嫁給費洛，他說：『費洛無室無家，是個又蠢又懶的小俄羅斯人。』

在接信以後的第二天，馬霞寫信給她的父親。

『爸爸，他打我！饒恕我們罷！』

他的確打過她，在後臺當着李慕來，洗衣婦以及兩個司電光的人打她。他記起在結婚前四天，他與全班在倫敦酒店裏喝酒，大家全都談着馬霞。大家全都要他『碰一碰機會』，李慕來含着滿眶眼淚說道：『你要是把這個機會錯過可就太傻了，太沒有膽筋了！』

有這樣多的錢，莫說是結婚，連充軍到西伯利亞去都情願！你結了婚以後，自己就可以當老闆，讓我來當夥計罷。到了那時，我不是主人，你纔是主人呢。」

費洛記起這話，捏緊拳頭恨恨的說道：

「如果警長不送錢來，我就要打她！我自己不能夠做一個傻子！」

在一個省城裏全班想把馬霞棄去，事爲馬霞所知，連忙跑到車站，等到馬霞到了那兒，車站上已經打了第二次鐘，男伶們全都已經坐好了。

悲劇伶人說：「我受了你父親的恥辱，我們的關係從此拉倒了！」

她當着一車許多人的面，伸出兩手，跪下來懇求他道：

「我愛你！費洛呵，不要把我趕走，我沒有你就活不下去！」

他們聽她哀求，大家商量一下，便決定把她收入班內，當作掃邊的角色。起初馬霞演女僕和宮娥，後來李慕來班中的臺柱布白托夫人跟男人逃跑了，他們便叫她來替代女主角。她演得很壞，語音不清，並且有神經病。後來漸漸的藝術進步，觀眾也就歡喜起她來。

費洛非常不高興。

他常說：「她也配做女優麼？面貌又不好，做工又不行，除了愚蠢便沒有別的東西。」

李慕來的班子在省城裏演着釋勒的強盜。費洛演弗郎刺，馬霞演炯瑪麗。悲劇伶人叫着顫抖着。馬霞像背熟功課似的做着說着，如果不是出了小岔子，這齣戲一定能夠演得很好的。一切都很順適，一直演到弗郎刺向炯瑪麗求愛的時候，她抓住了他的劍。悲劇伶人喊着，叫着，抖着，緊緊的樓抱着馬霞。馬霞照劇情是應該拒絕他的，但她卻在他懷裏像小鳥一般的不動……她似乎是呆定了。

她對他耳語說：「可憐我！可憐我！我多麼失意呵！」

「你怎麼忘了劇詞，聽提示人的話罷！」他低聲說過以後，把劍放在她的手裏。

演過以後，李慕來和費洛坐在賣票房裏談話。

經理說：「你的妻演得不好，你演得不錯。她連劇詞都不記得……個個人都記得劇詞……只有她不記得……」

費洛聽着，嘆着，皺着眉毛。

第二天早上，馬霞坐在一個小雜貨店裏寫道：

「爸爸，他打我，饒恕我們罷！寄一點錢來給我們罷！」

馬禮德

這是空氣很好的晚上。歌劇女伶黛麗躺在寢室裏，全身鬆懈的休憩着。她躺在那兒，非常疲倦，想到她的小女兒，與祖母和姑母住在遙遠的家鄉……她喜愛她的女兒，勝過喜愛觀衆，花籃，報上的廣告和讚美……她喜歡想念着她的女兒，一直想到天亮。她很快樂，很平靜，朦朦朧朧的只是夢想她的小女兒，沒有人來攪擾她。

忽然女伶喫了一驚，眼睛睜得大大的：門口有一陣猛烈的鈴聲。十秒鐘還沒有過去，鈴聲又響了兩遍。門很響的打開了，有人走進門來，踏着他的腳，好像馬蹄一般，冷氣只是往外噴。

女伶聽見極低的粗音說：『碰着鬼，連掛衣服的地方都沒有！著名的女伶，你看看罷！』

一年賺五千，連好一點的帽架都不買！

女伶眉毛一皺，心裏想道：「這是我丈夫呀！我猜他又帶一個朋友來住夜了……可恨！」

再也平靜不下去了。女伶聽見打噴嚏和脫套鞋的聲音以外，現在又聽見她的寢室裏有輕微的脚步聲。這就是她的丈夫馬禮德。他帶來一陣冷空氣和一股酒氣。他在寢室裏踱了許久，沉重的呼吸着，在黑暗裏歪歪倒倒，時常碰着椅子，像在尋找什麼似的……

他的妻子討厭他的騷擾，便埋怨道：「你要什麼？你吵醒了我啦！」

「吾愛，我在找洋火。你……你到現在還沒有睡熟麼？我帶來了一個消息給你……你一定是高興聽的……他叫什麼名字……就是那個常送你花籃的人……對了，柴輔金……我方纔去見過他。」

「你去見他幹什麼？」

「沒有什麼……我們坐着，談話並且喝酒。娜黛麗，隨便你怎麼說罷，我總不歡喜那

個人——我非常討厭他，他簡直是一個木頭。他是一個富人，一個資本家；你想不到，他有六十萬呢。他用不着錢，好像狗用不着紅蘿蔔一樣。他自己不喫，又捨不得給人家。錢是應該流通的，但他卻把錢緊緊的握在手裏不放，寸步不離……有了資本，懶懶的放着，又有什麼好處呢？將資本懶懶的放着，是跟青草一樣的無用。」

馬禮德摸到牀邊，呼了一口氣，便坐在他妻子的腳下。

他繼續說道：「將資本懶懶的放着是有害的。爲什麼俄國的商業這樣的不能振興呢？就是因爲我們俄國把資本懶懶放着的人太多了。他們都怕投資。英國可就大不相同了。……我的姑娘，英國可沒有像柴輔金這樣的怪物……在英國連一個小錢都是流通的……真的……他們不願意把錢財鎖在箱子裏面……」

「好，你說得真好。對不起，我要睡了。」

「慢一點……方纔我說的是什麼呀？對了……柴輔金簡直是死有餘辜……他是一個傻子，他是一個鄙夫……簡直是一個傻子。要是我毫無保證的向他借錢，他死也不

肯——這就連一個小孩也都知道，他借錢給我，是決不會有危險的呀，這個驢子，他連這一點都不懂！一萬他可以得一百。一年之內，他就可以賺十萬。我請求他，我跟他談話……但那木頭，他一個錢也不肯給我。」

『我希望你不要用我的名義向他借錢。』

馬禮德生氣了：『噯……真是奇怪……無論怎樣，他給我一萬總比你快一點。你是一個女人，我到底是一個男人，一個做生意的人。我的計畫是多麼的大呵！不是瞎吹，也不是夢想，確實是很有把握的。只要有人懂得，單只這主旨，就值得兩萬！我把這主意告訴你，也許你能夠懂得罷？你可……不要到處亂說呀……一點也不能洩漏……不過我好像已經把這事講給你聽過了。我不是告訴過你香腸皮的事情麼？』

『噯……講過一點。』

『我是記得我講過的……你懂得其中的奧妙麼？食物店和製香腸的人現在都向本地買香腸皮，價錢很貴。如果有人從高加索那兒運香腸皮來，就可以發大財，高加索的

香腸皮是不值錢的，人家常拿來丟在大門外邊……你想，那些製香腸的人，還是向屠夫買皮呢？還是向我買皮呢？自然是向我買皮囉！我可以把香腸皮的價錢便宜十倍，現在我們不妨算算這筆賬：彼得堡、莫斯科和別的中心，每年這些香腸皮要賣到……五十萬，你想想看，這還是一個最低的數目，好，如果……」

「你明天再告訴我罷……你將來慢慢的……」

「是的，那是自然。你想睡了，對不起得很，我也要走了……你愛信不信，有了資本，什麼生意都可以做……只要有資本，那怕是香煙頭，也可以賺一百萬……就拿你演戲的生意來說，比方，爲什麼林托夫會倒臺呢？這很簡單，他一開頭就走錯了路，他沒有資本，所以愈做愈倒臺……他應該先固定資本，然後再慢慢的，小心的開辦……這年頭兒，開劇院很容易賺錢，無論是私立的也好，公立的也好……只要戲演得好，價錢討得低，觀衆喜歡看，第一年就可以有十萬上腰包……你不懂，不過我說的話是很有意思的……你要曉得，你歡喜存錢，是跟傻子柴輔金差不多的，你把錢聚集起來，卻不會用……你不聽

我的話，你也不願聽我的話……你要是肯拿錢出來流通，你就可以無須到處跑來跑去了……你開辦一個私立的劇院，開辦費只要五千……自然，不像林托夫那樣，不妨小小的來一下……用得節省一點。我已經請好經理，並且也覓到相當的院址……只是沒有錢……你要是肯幹，不妨抽出百分之五的錢來辦……」

「謝謝……你已經搶奪得我夠了……你讓我一個人在這兒罷，我已經被你麻煩透了……」

馬禮德立起身來，嘆道：「你要是再像女人一般的說話，那麼自然……自然……」

「你讓我一個人在這兒罷……去罷，不要吵得我不能睡……我一聽見你那樣無意識的話就要討厭。」

「噁……真的……自然搶奪……劫掠……你給出去的你就記得，你拿進來的恐怕你就忘記了罷？」

「我可沒有拿你什麼。」

『真的麼？你以前未出名的時候，花的是誰的錢呀？我倒要問你，誰把你從乞丐地位拯救出來，使你能夠安樂的呢？你就不記得了麼？』

『你到牀上去睡罷。去睡罷。』

『你的意思是說，你以為我喝醉了酒麼……如果在貴婦眼睛裏，把我看得這樣低微……我從此以後再也不來了就是。』

『好。巴不得你這樣。』

『我一定走。我也夠謙虛的了。我要走了。』

『天哪！好，你走罷！我是求之不得！』

『很好，我倒要看看。』

馬禮德對自己嘖咭了幾句，歪歪倒倒的碰着椅子，走出了寢室。她又聽見門口說話的低聲，套鞋聲和關門聲。馬禮德很溫和的生了氣，走出去了。

女伶想道：『謝謝天，他走了！現在我可以安睡了。』

她在快入睡的時候，想起了馬禮德的爲人，以及她所受的痛苦。有一次他住在齊里谷，在那兒當會計。那時他只是一個倒囊的普通人，並不是現在的馬禮德，脾氣很好。他時常去工作，拿薪水，他的幻想和計畫不過是想得一個新的吉他，一條時式的褲子，一個琥珀煙盒而已。現在他成了著名女伶的丈夫，一切便都改變了。女伶記得，起初她告訴他，她要上臺，他很生氣，跟她大吵一頓，還告訴她的父母，把她趕出大門。她只好不得他的允許，自己上臺出演。後來他從報上和各種人的嘴上知道她賺了許多錢，他便『饒恕了她』。拋棄會計的位置不幹，成爲喫她開飯的人。女伶看她的丈夫大變，喫了一驚：不知道從哪裏學來的一副尊貴的神氣？也不知從哪裏學來的會辨別各種牡蠣和葡萄酒的味道？也不知是誰教他把頭髮梳得光光的，並且親暱的稱呼她？

女伶想道：『真是奇怪，從前他得到薪水，就要儲蓄，現在他一天用一百盧布都還不夠。從前他在小學生面前，都不敢開口，恐怕說錯了話，現在他就是在王子面前，也沒有什麼畏懼了……這個卑鄙的小畜生！』

那時女伶又喫了一驚；門口的門鈴又響了。女僕嘴裏一面生氣的罵着，一面蹶着拖鞋去開門。又有人走進來，踏着腳好像馬蹄一般。

女伶想道：「他又回來了！我幾時纔能安睡呢？真要命！」

她氣得不得了。

「等一下……我要教訓你，免得你再演趣劇！你應該走。我叫你走！」

女伶跳了起來，赤脚跑到她丈夫常睡的小會客室那兒。她來的時候，他正在脫衣服，小心的把衣服疊在椅子上。

她雙目閃閃，充滿了憤恨，說道：「你走！爲什麼又要跑回來呢？」

馬禮德不響，只是哼了一聲。

「你走！請你做點好事，現在就走！現在就走！你聽見了麼？」

馬禮德咳嗽了一聲，也不看他的妻，把臂帶除下。

女伶踩着她的赤脚，目光閃閃的望着他，繼續說道：「你這無禮的畜生，你要是不走，

我就走，我就走！你聽見了麼，無禮的東西……無用的畜生，你替我滾出去！

她的丈夫噤咕道：『有人在這兒，你不怕羞麼？……』

女伶回頭一看，直到此時，方看見一個不相識的面孔，好像伶人似的……那人看見女伶赤着手臂和腳，顯出很難爲情的樣子，恨不得鑽到地縫裏去。

馬禮德噤咕着說：『讓我來介紹……這一位是畢本柯，有名的理財家。』

女伶怪叫一聲，跑到她自己的寢室裏去了。

馬禮德在睡椅上打了一個呵欠，說道：『你看……我們是很親密的……吾愛，我親愛的，我的愛人，接吻和擁抱……但一講到錢……你看……錢是好東西……再會罷！』

一分鐘後，他已經打鼾了。

女教師

他們在八點多鐘的時候趕車出城。

大路很乾，四月裏可愛的陽光溫暖的照着，但積雪依舊堆在溝裏和樹林裏。冬天，黑暗，悠久，厭倦，好容易過去了；春天忽然來了。天氣雖是溫暖，透明的樹林雖是被春之暖氣薰得懶洋洋的，一羣黑鳥雖是飛過湖一般的大泥沼，天空雖是神奇莫測，但在坐在馬車裏的梅雅看來，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新奇。她當了十三年的女教師，這些年來她到城裏去討薪金也算不清有多少次了；現在究竟是春天，是冬天，還是秋天的雨夕，在她有沒有什麼分別的，她時常不變的只想一件事，就是快點趕車達到她的目的地。

她彷彿她在鄉間住了好幾百年似的，她覺得從城裏到學校的路上，每一塊石頭，每

一株樹，都看熟得不要看了。她的過去是這樣，她的現在也是這樣，她的將來除了學校也就沒有別的，一天到晚從學校到城裏，從城裏到學校，永遠是這個老套……

她在當女教師以前還回想到過去，當了女教師以後差不多一切都忘記了。她以前父母雙全，同住在紅門附近的一所大平屋裏，此時的往事她差不多都已忘記，只剩下夢一般的模糊飄忽的記憶。她在十歲的頭上，她的父親去世，不久她的母親也死了……她有一個哥哥，是做官的；起初他們還彼此通信，後來他的哥哥懶於寫信，便沒有回信寄給她。她昔日的遺物，除了一張母親的照片外，便沒有別的東西。但因學校裏的潮溼氣很重，照片掛在牆上已經模糊難辨，只看得見頭髮和眉毛了。

他們走了兩里路，老謝蒙一面趕着車，一面回過頭來說道：

『城裏捉住了一個書記官。因為他跟幾個德國人謀害了莫斯科的市長余禮西。』

『這話是誰告訴你的？』

『人家在伊凡茶店裏，從報紙上念出來的。』

於是他們又沈默了許久。梅雅想到她的學校，快要考試了，又想到她要使一個女生和四個男生升級。她正在想着考試的時候，被四匹馬駕着的一輛車趕上了，車裏坐的是鄰居的地主，名叫韓諾夫，去年到學校裏來監考的就是他。他走到她面前，還認識她，對她鞠了一躬。

他向她說：『早上好，我想，你是趕車回家罷。』

這位韓諾夫是一個四十幾歲的人，臉上無精打采，彷彿非常疲倦，雖是有一點老，卻還漂亮，女人們都稱贊他。他獨自住着一所大房子，一點職務也沒有；人家說他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做，只是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吹着口哨，或者與老僕下棋。人們又說，他喝酒喝得很多的確，去年的考試，他所帶來的考卷都有一股酒氣。他監考的時候，特別穿了一身新衣，梅雅覺得他很動人，坐在他旁邊監考，她非常不好意思。她看慣了冷酷無情的監考人，這一位韓諾夫卻不會發問，非常溫和和禮，打起分數來，總歸是八九十分，特別與衆人不同。

他招呼了梅雅，繼續說道：『我方纔去訪過白微士，偏偏他不在家。』

他們從大路轉到小路到鄉村裏去，韓諾夫在前面走，謝蒙在後面跟着。四匹馬慢慢的走着，用力拉着重車走過泥地。謝蒙顛來播去，沿着路邊走，有時經過雪堆，有時經過池沼，時常從馬車上跳下來，幫着馬前進。梅雅還是在想着學校，出數學試題應該難一點，還是容易一點，正在決不定主意。她不高興杉士突的教育局，昨天她到那裏去，竟一個人也找不到。辦事是多麼隨便呵。最近兩年來，她去請求他們撤換聽差，因為他不做事，對她太沒有禮貌，還要打學生；但他們卻置之不理。在教育局裏很難找到教育局長，即使找到局長，他也要眼淚汪汪的，說他實在沒有工夫。視學員考察學校至多三年一次，對於學校裏的情形很隔膜，他得到這個視學員的位置是有大大的靠山的，此外他還兼着稅務局長的差。學校裏會議很少，簡直可以說是沒有；門房幾乎是一個不學無術的農夫，以硝皮爲業，不會做事，愛發脾氣，跟聽差是好朋友——她如果有所問詢差遣，天曉得，她應該去問誰呢……

她看着韓諾夫的後影，心裏想道：「他實在很漂亮呢。」

路是愈走愈爛了……他們趕車到樹林裏。路很狹窄，簡直不容易轉身，轎子深深的陷在泥裏，水花四濺，水在轎下潺潺的流過，刺人的樹枝打在他們的臉上。

韓諾夫說道：「這條路多麼難走呵！」說時他笑了。

女教師看了看他，不懂得這個古怪人爲什麼要到這個泥濘的地方來。他雖是有錢，雖是有貌，雖是莊嚴，遇見這種泥濘可怕的地方，也就沒有法想。他對於人生也沒有特殊的利益，和謝蒙一樣，在可怕的路上緩緩的趕着車走，受着同樣的痛苦。他既有錢，很可以住在彼得堡或是外國，爲什麼要住在此地鄉間呢？人家一定要這樣想，像他這樣的富人，把壞路修成好路，是算不了一回事的，既可免去跋涉之苦，又可免得看他自己的馬車夫和謝蒙失望的面孔。但他只是微笑，顯然是滿不在乎，並不需要較好的生活。他很仁慈，溫和，純樸，不懂得什麼叫做惡劣的生活，正如同他在考試時不知道嚴格管束一樣。他對於各學校都只捐助一個地球儀，但他對人談起，總說他自己對於通俗教育有莫大的幫助。

他的地球儀究竟能有多大用處，可就是個疑問了。

謝蒙說：『梅雅，小心一點，抓住！』

馬車傾側得很厲害，幾乎要翻了。一樣沈重的東西滾到梅雅的下來，原來是梅雅新購諸物的包袱。在泥濘裏有上升的峻陡的山坡，有潺潺流着的曲折的溝水。水似乎把路咬了去；叫人怎麼樣走法呢？馬不住的喘氣。韓諾夫從馬車裏走出來，在路旁走着。他穿的是長衣滿身流汗。

他說：『這是什麼路！連馬車都可以撞得碎。』說時他又笑了。

謝蒙合怒說道：『沒有人請你在這種天氣出來呀，你何不坐在家裏享福呢。』

『老爹，我在家裏坐得厭了。我不喜歡坐在家裏。』

同謝蒙說起話來，他還好像很有精神似的，但他走起路來，卻露出顏唐的神情來了。樹林裏忽然起了一陣旋風。梅雅眼着這個人無緣無故的日趨於頹唐，很可憐他，替他擔心，她心裏想，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是姊妹，一定要拯救他，盡畢生之力拯救他，使他不

至於顏唐，他的妻子！命運是這樣安排着，要他獨自住在大屋子裏，要她獨自住在卑微的小屋裏，因此他與她要想彼此結合在一起，似乎是辦不到而且有些荒謬的。其實，命運的安排，使人類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非人類所能了解，人們只要一想到就要奇怪，就要沈下心去。

她想：『真是非人類所能了解的，上帝爲什麼要叫柔弱，不幸，無用的人生着憂鬱而又甜蜜的眼睛，長得這樣美，而又這樣溫柔呢？——爲什麼這眼睛這樣的迷人呢？』

韓諾夫上了車，說道：『我們要向右轉了，再會罷！祝你一路平安！』

於是她又想起她的學生，想起考試，想起聽差，想起學校會議；但當微風把韓諾夫的車聲送來時，她的想念又與別的想法混合了。她要想到戀愛，美麗的眼睛，永遠不會實現的幸福……

做他的妻子麼？早晨很冷，沒有人燃爐子，聽差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天一亮孩子們就跑了進來，帶來雪跡和污泥，吵吵嚷嚷，鬧個不休；很不方便，很不舒服。她的住處只是

一個小房間，與廚房爲鄰，她每天工作後都要頭痛，午餐後心裏像火一般的燃燒着。她要向學生湊錢買柴，給聽差的工錢，給門房工錢，還要請求他——這個喫得過胖的傲慢的農夫——看上帝面上送柴給她。到了晚上，她就夢着考試，農夫和大雪。這種生活使她變得老了，使她變得醜了，彷彿她是鉛做的似的。她時常很害怕，當着杉士突的職員或是門房，站起來後，竟不敢坐下來。她講到他們，總帶着拘謹而且敬佩的神情。誰也不注意她，生活過得很疲倦，沒有感情，沒有友誼的同情，沒有可愛的相識。在她的地位，如果有了戀愛，該是多麼重大的一件事呵。

『梅雅，小心一點，抓住！』

又是尖銳的上土坡的聲音……

她像機械一般的當着女教師，並不感到一點忠心，她從來不曾想過要忠心於教育；她總覺得她最重要的工作，不在於孩子們，也不在於教育，卻在於考試。幾時她纔會想到忠心於教育呢？教員呀，受薄待的醫生呀，以及做着可怕工作的助手呀，誰也不會想到服

務社會等等好聽的名詞，每天所想到的只是麵包，燃料，壞路，疾病等等。只有像梅雅這種人能夠沈默的忍受着勤苦工作，沒有興趣的生活，過了許多年，像駕車的馬一般；至於活潑而有思想的人滿口談着忠心服務，弄得烏煙瘴氣，不到一年，就厭倦起來，立刻把工作拋開不管了。

謝蒙要想尋找一條最短最乾的路，起初經過牧場，以後又經過草屋背後；但是他處處碰釘子，不是鄉裏人不讓他們過去，便是那地方是牧師的，他們不敢過去，還有一條路，因為伊凡向地主求計，得到一個用水溝環繞起來的方法，使閒人不得通過。謝蒙只好向回路走了。

他們到了梨士村。在酒店附近，堆滿馬糞的地上，積雪未化，放着一排盛硫酸瓶的車輛。酒店裏有許多，大半都是馬車夫，一陣離開的煙酒和羊皮氣。只聽得高聲談話和門響。牆裏一刻也不停的送出手風琴的聲音來。梅雅在酒店裏喝了一點茶，隔壁有幾個農夫正在喝伏加酒和啤酒，他們剛纔喝過熱茶，加之酒店裏又熱，弄得滿頭大汗。

聲音嘈雜的送了過來：『屈士梅，我說：『什麼！上帝保佑我們呵。』伊凡，我可以對你說：『老人家，你瞧！』』

一個黑鬍子的小麻子，喝醉了酒，好像很驚奇似的，說起粗話來。

謝蒙坐得稍遠，發怒的答話道：『你在這裏亂說些什麼？你沒有看見那位年輕的姑娘麼？』』

有人在角隅裏學着說道：『年輕的姑娘！』』

『混蛋！』』

那小麻子很不好意思的說：『我們沒有說什麼……對不起得很。我們付我們的錢，那年輕的姑娘付她的錢。早上好！』』

女教師答禮道：『早上好！』』

『我們非常感謝你。』』

梅雅滿意的喝了茶，她也像農夫們一樣，臉紅起來，依舊去想燃料，聽差……

她聽見隔壁桌上的聲音說：『老人家，站住！這位是從弗蘇維村跑來的女教師……我們知道她；她是年輕的好姑娘。』

『她是不錯的！』

門繼續的響着，一會兒有人進來，一會兒有人出去。梅雅仍舊坐在酒店裏，想着學校裏的事情，手風琴繼續的奏着奏着。太陽光已經照到地板上，漸漸的爬到櫃臺上，牆上，終於完全看不見了；從陽光推測起來，這時已經是正午了。鄰座的農夫們預備要走。小廝子，猶疑了一會，走到梅雅面前，伸出手來，與她握手。別的人都學小廝子的樣，在臨別的時候，一個個與她握手。門一共響了九次。

謝農對她說：『梅雅，我們走罷。』

他們也動身了。於是他們又駕着車慢慢的走着。

謝農回過頭來說道：『聽說不久這兒梨士村也要辦一所學校了。這真是罪過呢！』

『爲什麼怎麼？』

『大家都說校長吞了一千盧布上腰包，訓育主任也拿了一千，教員拿了五百。』

『全校的經費也不過是一千盧布。老爹，我們是不應該造人家謠言的。這些完全是

無意識的話。』

『我不知道……我只是把別人所說的話告訴你。』

顯然謝蒙也不信任女教師。農夫們都不信任她。他們總以為她的薪金拿得太多，要二十一盧布一月（五盧布也就足夠了），她向學生們湊錢來買燃料，給聽差，其實是大部分措了油，望她自己的腰包裏裝。門房的意見也與農夫們一樣，他自己也要好處，買柴的時候，農夫們因為他是門房，還有回扣給他。

，謝蒙老爺，樹林已經走完，現在到弗蘇維村去，一路都是平坦大道，並且也沒有多遠了。他們過一條河，再越過鐵道，弗蘇維村便可以在望。

梅雅問謝蒙道：『你趕車到哪裏去？往右走，好過橋呀。』

『打這兒過去也是一樣的。好在水還不深，不要緊。』

『小心淹死了你的馬。』

『怎麼？』

梅雅看見右邊遠遠的四匹馬，說道：『你看，韓諾夫趕車過橋了。我想，一定是他。』

『是的。他大約又不曾找到白微士罷。他真是一個豬頭三。上帝可憐見我們罷。他趕車到這兒來幹什麼呢？足足有兩里路呀。』

他們到了河邊。在夏天這條河不過是一條小溪，很容易經過。八月裏時常是乾涸的。現在，當春潮泛濫之後，便成爲四十尺寬的河了。水流湍急，又有泥濘，又冷；岸上和河邊都有車輪的痕跡，顯然是有人從此渡過的。

謝蒙兇猛的拉緊了繩，急引着手臂，好像鳥兒張着翅膀一般。他焦急而且發怒的喊道：『前進，前進！』

她也立起身來喊道：『前進，前進！』

他們居然登了彼岸。

謝蒙放了繮繩，囁咕着說：『還好，還好，上帝可憐見我們！杉士突這塊地方真正是糟糕……』

她的鞋子和套鞋都被水滲透，她的衣服和袖子也都打溼，水點只是往下滴；買來的糖和麵粉也打溼了，這是最不幸的，梅雅只有握緊雙手，失望的說道：

『呵，謝蒙，你怎麼這樣懶呢？……』

鐵道的柵欄門關了。一列火車從此經過。梅雅站在鐵道旁等火車過去，這身冷得發抖。現在弗蘇維村已經可以看得見了，學校的綠屋頂與禮拜堂尖頂的十字架都在夕陽裏閃耀着；車站的窗子也映着反光，一陣粉紅的煙從火車頭裏冒了出來……他覺得一切都似乎冷得發抖。

火車來了；窗上的反光與禮拜堂尖頂的十字架上的一般：她一看就要眼睛痛。在兩個頭等車廂之間的小露臺上，站着一個太太，當她經過時，梅雅看了看她。她的母親！多麼像呵！她的母親也有這樣漂亮的頭髮，也有這樣彎彎的眉毛。十三年來，她第一次很清晰

的憶起她的父母兄長，憶起他們在莫斯科所住的平屋，屋裏的金魚缸，連是細微的事情都記了起來；她彷彿聽見鋼琴的聲音，她父親的聲音；她似乎自己變成了一個小孩，又年輕，又好看，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的，在一個光明溫暖的房間裏，與家人歡聚。她忽然感到一種快樂，狂笑的用手按着太陽穴，溫和而且祈求的喊道：

『母親！』

於是她哭了起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正在那時，韓諾夫趕着四匹馬走來，她看見了他，便幻想着那永遠不會實現的幸福，微笑着同他點頭，彷彿朋友一般的平等，似乎她的幸福，她的勝利，已經在天空以及各方面燃燒着，已經在窗子上和樹上燃燒着。她的父母並沒有死，她自己也不會當過女教師，這只是一個可怕而又古怪的長夢，現在她已經覺醒了……

『梅雅，進來罷！』

立刻一切都消失了。柵欄門慢慢的開了。梅雅冷得發抖，啞不成聲，上了馬車。四匹馬

的馬車先經過鐵道，謝蒙在後面跟着走。拿旗號的人脫帽致敬。

『這兒是弗蘇維村。我們終於到了。』

法官的寡婦

每年二月一日聖粹芳節，柴加托夫人家裏忙亂得不亦樂乎，她的丈夫在生時是在縣裏做前任法官的。在那一天，是死去的法官的記名日，寡婦劉波芙要做鎮魂祭來紀念他，鎮魂祭完畢以後，還要答謝神恩。來賓中有現任法官盧莫夫，杉士突，縣長馬富謹，地方牧師蕭齊西，兩個縣裏的職員，警長紀里諾，兩個警署隨員，縣醫杜乃謹，滿身炭酸氣，大大小小的地主，等等。一共大約來了五十個人。

到了十二點鐘正，賓客們拉長了臉從各個房間裏走到客廳裏來。地板上舖着地毯，他們走起路來一點脚步聲都沒有，爲了嚴肅的緣故，有意用脚尖走路，張開了手臂，以保持平衡。在客廳裏一切都預備好了。神父葉曼來，是一個矮小的老人，戴上一頂靛色的高

帽，正在穿黑色的祭服。助祭龔高德已經把黑色的祭服穿好了，臉紅得好像螃蟹一樣，無聲的翻着祭奠的經文，放上書籤。客廳門外的走廊上，聖房司路加正在鼓足了腮，睜圓了眼睛，吹那香爐。客廳裏漸漸的充滿了透明的青烟和異香。

小學教員紀禮恭是一個年輕人，可怕的臉上有兩粒痣，穿了一件新大衣好像藤布袋一般。他端着一銀盤的蠟燭。女主人劉波美站在前面的小桌子旁邊，端了一碟祭米，還拿着手帕，預備到時好掩面哭泣。客廳裏非常沉靜，時時聽見嘆息的聲音。個個人都很嚴肅，拉長了面孔……

鎮魂祭開始了。青烟從香爐裏繚繞而出，舞弄着太陽的斜暉，光明的蠟燭微微的射着燭花。歌聲起初很粗，震耳欲聾，不久就變得非常沈靜而且調諧……音調很悲哀，很淒涼……賓客漸漸的感傷起來，痛苦起來，腦中想到人類生活的剝那易逝，想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虛空……又想到死了的柴加托，是一個矮胖紅頰的人，他時常把一瓶香檳酒一口飲盡，發起酒瘋來，用頭把穿衣鏡撞碎。他們唱到「上帝呵，與你的使徒」的時候，便

可以聽見女主人的哭聲，賓客們便不安的移動着兩腳。喉嚨有點梗住，眼眶也有點潤溼了。杉士突縣長馬富謹要想掃除不愉快的感覺，俯身對警長低聲耳語道：

『昨天我是在伊凡家裏……包特和我做着種種的惡作劇，玩個不了……是的，真的……綱迦大怒，連假牙齒都弄掉了。』

終於大家歌唱起永久的記憶來。紀禮恭很恭敬的把蠟燭拿開，鎮魂祭便算做完了。接着便是頃刻的騷動；要改換祭服，答謝神恩了。當神父葉曼來更換衣服的時候，客人們都搓着手咳嗽着，他們的女主人講了一段死了的柴加托善心的故事。

她嘆息了一聲，結束了她的故事，說道：『朋友們，請來用點心罷。』

賓客們大約是不願踏着別人的腳，都很快的走到餐室……食物已經等待着他們了。食物極好，助祭冀高德以爲這是他每年的責任，一看見食物就要舉手，他驚訝的搖頭說道：

『不可思議呀！神父葉曼來，這樣好的食物真好像是神力做成的呢！』

食物的確很講究。一切城中所能辦到的菜蔬肉食差不多都擺在桌上，不過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恐怕就在於席上一切都有，只是沒有……酒。劉波美發誓不在家中放紙牌和酒類——這兩種害人的東西是她丈夫致死的原因。席上只有油瓶和醋瓶，彷彿是在嘲笑席上歡喜喝酒的一般酒鬼。

法官的寡婦對他們說：『先生們，對不起得很！你們要怨我，我沒有伏加酒……屋子裏面一點酒都沒有……』

賓客們挨近桌子，遲疑的叉起饅頭。大家都喫得很慢。用刀叉割來喫的時候，非常遲慢，毫無興味……顯然是缺少一樣東西。

一個縣裏的職員低聲對另一個職員道：『我感到像失掉一樣什麼東西似的……我感到彷彿我的妻子跟技師逃走似的……我喫不下去。』

馬富謹在喫點心以前，在他的口袋裏搜索了許久，似乎是在尋找手巾。

他想了起來，高聲說道：『呵，我的手中巾一定忘在大衣袋裏，我去找找看。』於是他走

到走廊掛皮衣的地方。

他油光光的眼睛閃着，從走廊回來，立刻很高興的叉起饅頭來喫。

他低聲對神父葉曼來說：『我說，乾喫太可怕，是不是？神父，到走廊去。在我皮衣裏有一瓶酒……要小心，不要碰着瓶響。』

神父葉曼來記起一切事已經囑咐過賈加，便走到走廊那兒去。

杜乃謹趕上他說道：『神父，請替我祝禱，兩個字就行。』

盧莫夫誇口道：『先生們，你們大概看見過我自己買來的那件皮衣了。這件皮衣能值一千盧布，我只花了……說來你們不信……二百五十盧布就買了來！一個大鏡也不多給。』

在別的時候，賓客們聽到這話，不過冷淡置之，但現在他們都很驚異，顯出一種不相信的樣子。結果是他們全都走到走廊裏，去看皮衣，繼續的看着，一直看到醫生的僕人米西加把五隻空酒瓶私下裏丟掉，當熱氣騰騰的鱈魚端到席上來的時候，馬富謹記起他

把雪茄煙盒丟在雪車裏，便走到馬廄裏去找。他不是一個人去的，還帶着助祭同去，他大約是想要看一看他的馬罷……

就在這一天晚上，劉波美坐在她的書房裏，寫信給彼得堡的一個老朋友。

她在信上寫得有這樣一段：「今天與以前幾年一樣，我做鎮魂祭來安慰吾夫在天之靈。一切我的鄰居都請來參加了。他們很直率，心是多麼的好呵！我請他們喫精美的點心，但是，自然，跟前幾年一樣，沒有一滴酒。自他飲酒過度死後，我發誓要使城裏個個人禁酒，初步的工作便是從我自己家裏禁酒起。神父葉曼來很高興我的主張，在言語和行爲上都幫助我不少。呵，你知道我的心中是多麼的快樂呵！杉士突的縣長馬富謹在用過點心後吻我的手，把我的手貼在他的脣上許久，荒謬的搖着頭，哭了出來：感情洶湧，但卻說不出話來。神父葉曼來，那個小老人真有趣，他坐在我旁邊，眼淚汪汪的看着我，不住的說着糊模不清的話，好像小孩子一般。我不懂他說些什麼，但我卻懂得怎樣了解真誠的情感。警長很漂亮，對我下跪，要想在我身上做出一首詩來。（他又是一個詩人）但是……他

的感情也許是過度了，搖搖晃晃的就倒在地……這樣漂亮的人神經也會錯亂起來，你應該想像得到我是如何的歡喜！不過這一天也不是完全沒有不幸的事。可憐的審判長余乃勤，一個矮子，得了中風病，在睡椅上暈了過去，直到兩小時以後纔醒了轉來。我們想要在他臉上噴水……多謝醫生杜乃謹，他從藥房裏帶了一瓶白蘭地酒來，用酒蘸着病人的太陽穴，剛剛一蘸，病人就醒了轉來，能夠動了……」

鬧翻了天

梅先開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剛剛在中學畢業，如今在李可來家裏當家庭教師。今天她從外面回到李可來家裏，知道他家裏鬧翻了天。替她開門的門房米海羅受了刺激似的，面孔紅得好像螃蟹一般。

樓上大聲的在亂嚷。

梅先開心裏想道：「大約李可來的妻子舊病復發了，也許是她同丈夫在吵架呢。」她在走廊和過道遇見幾個女僕。有一個女僕在嗚嗚的哭泣。梅先開又看見主人李可來從她房間裏出來，他是一個禿頭的矮子，軟弱的臉，年紀並不算大。他面孔紅紅的，遍身溼鬚。走過梅先開身邊，並沒有看見，只顧舉起兩臂，驚嘆道：

『唉，真可怕！真笨！真蠢！真野蠻！真討厭！』

梅先開走到自己的房裏，有生以來第一次經驗到闊人的架子，她自己能殼獨立，有權有勢，自然用不着顧到別人的難堪。女主人費杜莎竟在她房裏搜檢起來了。費杜莎是個矮胖的奇怪女人，眉毛濃黑，略有一點鬚根，紅凍凍的手，那副尊容，那種神氣，真有點像鄙野平凡的女廚子。她光着頭，站在桌子旁邊，把絨線球，零零碎碎的布頭和紙片，放到梅先開的口袋裏去……顯然梅先開的突然來臨使她吃了一驚，她看見梅先開慘白而又驚訝的臉色，不禁向後退卻兩步，含糊的說：

『對不起……我……沒有留心，把你的口袋打翻了……袖子碰了一碰。』

費杜莎又說了幾句道歉的話，長衫繚繞的響着便走出去了。梅先開驚奇的向房間裏的四周看了一眼，弄得莫名其妙，聳了聳肩，嚇得發抖。費杜莎在她的口袋裏尋找什麼東西呢？如果她真的是如她所說的那樣，袖子碰了一碰，把口袋打翻了，爲什麼李可來從她的房間裏衝出來，這樣的驚嘆而且臉上通紅呢？爲什麼桌子裏有一隻抽屜拉出來一

點點呢？先開放戈比和舊郵票的錢盒也打開了。她打開了卻不會關，把鎖亂弄了一陣。書架，牀鋪，桌子上的東西，都顯出搜查的痕跡。她那盛亞蘇布的籃子也是一樣。亞蘇布疊得好好的，不過與梅先開出外以前，所疊的方法不同。這一次的搜查一定是把房間裏一切東西都搜查遍了。這是爲了什麼呢？爲什麼呢？出了什麼事了呢？梅先開記起受了刺激的門房，哭泣的女僕；這兩件事與搜查她的房間有沒有連帶關係呢？她難道也攪入可怕的旋渦內了麼？梅先開面色灰白，遍身發抖，跌倒在亞蘇布籃子上了。

一個女僕走到房間裏來。

家庭教師問女僕道：「麗莎，他們來搜查我的房間，你知道是爲了什麼嗎？」

麗莎說：「少奶奶丟掉一個胸針，能值兩千盧布呢。」

「是了，不過他們爲什麼要來搜查我的房間呢？」

「小姐，他們個個人都要搜的。我的東西，他們也統統都搜查過了。他們把我們剝得精光來搜……小姐，天曉得，我就沒有走近梳妝臺，胸針我連動都沒有動。就是把我帶到

局裏去，我也是這樣講。」

家庭教師還是不明白：「不過，他們爲什麼要來搜查我的房間呢？」

「我對你說過了呀，胸針被人家偷去了。少奶奶親自搜查一切東西，就連門房米海羅，她也親自動手去搜查。這完全是侮辱！李可來只是躲在一旁，母雞一般的咯咯的叫着。小姐，你不用這樣發抖。他們在你房間裏，什麼也沒有找出來。如果你沒有拿胸針，你是無須害怕的。」

梅先開氣得說不出話來：「不過，麗莎，太可惡……簡直是侮辱了。太卑鄙，太下賤！憑什麼她敢疑心我，要搜查我的東西？」

麗莎嘆道：「小姐，你是住在別人家裏，雖說你是年輕的小姐，到底與……女僕差不多。不像住在爸爸媽媽家裏，可以那樣的隨便。」

梅先開往牀上一倒，就悲悲切切的嗚咽起來。她畢生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虐待，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她是一個受過教育的文雅人，教師的女兒，竟有人疑心她

做賊；竟像街上小偷一般的受人搜查！她想不到有比這個更大的侮辱。這種怨憤的感覺以外，加上緊壓的恐懼着再有相類的的事情發生，各種荒謬思想都上了心頭。他們既疑心她做賊，就可以捕拿她，把她剝得赤條條的，遍身搜查，一隊兵押着她遊街，把她打進黑暗的冷囚牢，囚牢裏充滿了老鼠和木虱，好像泰娜迦羅芙公主關在土牢裏一樣。有誰來替她伸冤呢？她的父母住在遙遠的省城裏，他們都沒有錢來看她。她在首都寂寞得好像在沙漠裏一樣，既沒有親戚，又沒有朋友。任人家擺弄，也不會有有人來幫她的忙。

梅先開想到這裏，不禁顫抖起來：『我要到法庭裏去見法官。我要發誓，還要向他們申辯……他們一定相信我不會做賊的。』

梅先開記起籃子裏還有些糖菓，用紙捲蓋着，這是在學生時代就弄慣了的，午餐時把糖菓放在口袋裏，拿回房間裏私自去喫。她想起這個小小的祕密被女主人知道了，不禁臉上發起燒來；這些恐怖，羞愧以及怨憤，使得她的心悸動不已，一直連胃氣都痛了起來。

女僕向梅先開說『午餐好了』

『我還是去呢，還是不去呢？』

梅先開把頭髮理了理，用溼手巾揩了揩面孔，便走到餐室裏來。大家已經在用餐了。桌子的這一端，坐着蠢笨的費杜莎，扳着面孔；那一端坐着李可來。兩旁坐着客人和小孩。兩個戴白手套穿燕尾服的男僕端茶上席。個個人都知道屋子裏鬧翻了天，費杜莎一肚皮的氣，所以大家都一聲不響，只顧喫東西，只有杯盤湯匙和嚼食的聲音，聽不見別的響。

女主人費杜莎首先說話。

她疲倦而且頹喪的問男僕道：『第三道菜是什麼？』

男僕答道：『炸鱈魚。』

李可來連忙解釋道：『費杜莎，是我吩咐的。我想喫魚。吾愛，如果你不喜歡，不要叫他們端上來罷。我方纔吩咐過的……』

費杜莎自己不會吩咐過的菜，是不喜歡喫的。現在她眼淚汪汪的，好像要哭了出來。

家庭醫師麥梅谷微微一笑，像蜜一樣的甜，又蜜一樣的說着話，拍着女主人的肩說：『不要煩惱了，也煩得夠了。不要再想起胸針罷！健康比兩千盧布還要值錢呢！』

女主人一大顆眼淚滾下頰邊，抽咽着答道：『我倒不是可惜兩千盧布。倒是這件事情使我傷心！我不能夠使得我們家裏出賊。我不可惜——一點也不可惜；不過偷我東西的人太沒有良心了。我待他們這樣仁慈，原來這就是他們的酬報……』

大家都低頭看着盤子，但梅先開以為女主人說過話後，大家的眼睛都對着她直射。她心裏彷彿梗住一塊東西，恨不得大哭一場，又怕不好意思，只得用手帕緊緊的掩住嘴唇。

她低聲說：『對不起。我支持不住了。我的頭痛。我要走了。』

她從桌旁站了起來，無力的推開椅子，心煩意躁，連忙走了出去。

李可來眉頭一皺，說道：『真不應該爲什麼好好的要搜查她的房間呢？真是失策之至！』

費杜莎說：「我並不一定說是她偷了胸針，不過，你能保得住她不拿麼？老實說罷，這種女學生最不可靠。」

「費杜莎，這總有一點不大好。費杜莎……恕我，憑什麼你配搜她的行李呢？」

她又用力往盤子上一敲，兩眼圓睜，閃閃發光，大怒道：「我不懂你的話。我只曉得我丟了胸針，要把胸針找回來！你用你的午餐好了，我的專用不着你管！」

李可來溫和的垂下眼簾，嘆息了一聲。那時梅先開走到自己房間裏，往牀上一倒。她現在也不害怕，也不慚愧，只是恨不得跑過去，打那胖婦人一個嘴巴。

她躺在牀上，在枕上嗚咽，夢想着買一個最值錢的胸針，往這個又蠢又驕傲的富女人臉上一丟。如果天從人願，費杜莎一旦倒臺，流為乞丐，嘗盡千辛萬苦，走到她所侮辱過的梅先開門下來，梅先開能夠給她幾個小錢，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否則，如果她能夠發一筆大財，買一輛汽車，大聲的響着，走過胖婦人的窗前，把她氣得發昏也好！

但是，這些都只是夢想罷了，其實現在要解決的，只有一件事——快點離開這兒，愈

快愈好，不要再停留一刻。失業自然是很可怕的，到父親身邊去，父親又沒有職業；她怎麼辦呢？梅先開一看見胖婦人和自己隱隱的房間就要生氣；悶得透不過氣來。她討厭死了費杜莎，恨她擺臭架子，彷彿有了這個胖婦人，世界上的一切都變得沒有趣味了。梅先開從牀上一躍而起，連忙收拾她自己的行李。

李可來不聲不響的走到房門口，低聲下氣的問道：『我可以進來麼？可以麼？』

『請進罷。』

他走了進來，呆立在門旁。他的眼睛很鈍滯，小紅鼻子發着光。午餐以後他喝了啤酒，這可以從他的步態和軟弱的手裏看得出來。

他指着籃子問道：『怎麼一回事？』

『我在理行李。李可來，對不起得很，我不能再住在你家裏了。對於這一次的搜查，我深深的感到侮辱。』

『我明白……不過你要走是不對的……爲什麼要走呢？他們搜查過你的行李，不

過……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你沒有受一毫損失呀。」

梅先開沒有答話，依舊整理她的行李。李可來摸了摸鬍子，彷彿在想下文，後來繼續用討好的聲音說：

「自然，我懂得的，不過你可以讓她一點呢。你知道我的妻子有點神經病，你不把她當作一回事就好了。」

梅先開沒有答話。

李可來繼續說：「如果你生了氣，我可要向你懇求了。我請你恕我。」

梅先開依舊沒有答話，只是俯身整理她的箱子。這位沒有決斷的先生在家庭中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他站在可憐的倚賴的地位，連差遣僕人都差遣不動。他的懇求也是沒有什麼效力的。

「呃？你不說話！這樣的求你還不行麼？現在我代表我的妻懇求你……我的妻的確太笨，不懂事，請你原諒。」

李可來在房間裏亂轉，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

「難道你要我的心受痛苦麼……你要我受良心責備麼……」

梅先開眼淚汪汪的，看着他的臉說道：「李可來，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過錯。你為什麼要自尋煩惱呢？」

「自然，沒有什麼……你還是要走麼？我請求你，不要走罷。」

梅先開搖了搖頭。李可來站在窗前，手指無聊的敲着玻璃窗。

他說：「這種誤會只是使我更加煩悶罷了。你要我對你下跪，還是怎麼樣呢？你的驕傲受了損傷，便啼啼哭哭，捲起鋪蓋要走；我也有我的驕傲，你卻不管了！你要我告訴你，我在懺悔時不肯說出的話麼？是不是你聽我說，你要我告訴你，我在臨死時不肯向教士說出的話麼？」

梅先開沒有答話。

李可來很快的說：「我拿了我妻子的胸針，這樣好不好？你滿意了麼？是的，我……拿」

了胸針……自然，我信任你……這個祕密，請你千萬不要透露一點消息，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梅先開喫了一驚，依舊繼續着收拾行李；抓到一件東西，便胡亂一團，隨便往箱子和籃子裏一塞。李可來這樣坦白無私的說明了以後，梅先開再也不願多留一分鐘，連她自己都不懂，怎麼會跑到這種人家來當家庭教師。

李可來停了一會，繼續說道：「這沒有什麼奇怪，實在平常得很！我要錢用，她……不肯給我。你知道是的，買這所房屋和一切東西都是我父親的錢，都是我的，胸針是我母親的……也就是我的！她拿去了，一切都拿去了，算是她的……我可以同她起訴……我很懇切的求你，把這事情丟開……依舊住下去罷。完全了解了；什麼事都沒有了。你願意住下去麼？」

梅先開顫抖起來，堅決的說：「不願意！請你不要管我的事！」

李可來坐在箱子旁的凳子上，嘆道：「好罷，上帝祝福你！我很喜歡像你這樣的人，你

還能夠感到怨憤，侮辱等等。我可以坐在這兒看你發怒的臉……你真的不願意住下去了麼？我明白……也是命中註就的……自然……你是理直氣壯的，至於我——鳴——鳴——鳴……這個囚牢我不能移動一步。我想：別墅裏去，不過個個人都與我妻子一樣的狡猾……管賬先生也跟妻子差不多。他們干涉你……不許你捕魚，不許你折樹枝，不許你在草地上走。」

他的妻子在會客室裏喊他的聲音：「李可來！喂，阿二，你把少爺喊來！」

李可來一面趕忙立起身來，走到門口，一面問道：「你真的不肯住下去麼？你可以住下去。晚上我也好來同你談談話。唉！住下去罷！你要是一走，這屋子裏也就沒有一個人臉了。太可怕了！」

李可來面色灰白的懇求她，梅先開只是搖搖頭，他只得出去。

半點鐘後，梅先開便上了旅途了。

倚賴者

左托夫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衰老而且孤寂，以前是個做工匠的。今天他正睡在房間裏，因為腿骨寒冷發痛，把他驚醒了。他的房間裏很黑，神像前的小燈又早已熄了。左托夫拉起窗簾，看了看窗外。包裹着天空的雲漸漸的露出白色，空氣逐漸透明，一定是將近五點鐘，卻又不到五點鐘。

左托夫的喉嚨裏咯咯的響，咳起嗽來，他冷得發抖，從牀上爬起。照着許多年來的老規矩，他在神像前站了許久，不住的禱告。他不住的喊『我們的父』和『聖馬利亞』，還念着十誡和一長串的名字。這些人名究竟是誰，他在許多年前早已記不清了，只是照着老套的念着。打掃房間和門口，以及放好肥胖的四脚銅茶壺也是他每天清早必行的老套。

如果左托夫沒有這些老套，他簡直就不知道怎樣度過他的老年了。

小茶壺裏的水漸漸的開沸了，忽然出其不意的發出可怕的哼聲。

左托夫不平的說：「呀，你哼起來了！哼你的罷，該死的東西！」

那時這老人由茶壺想起昨晚夢見了火爐，夢見火爐就是悲傷的預兆。

他只知道想夢和預兆；因此他熱誠的默想而且發問：茶壺是在哼些什麼呢？火爐又

預言什麼悲傷呢？夢似乎一開始就有了應驗。左托夫洗清茶壺，正想泡茶，誰知茶瓶裏連

一湯匙茶都沒有了。

他把黑麵包的碎屑放到口裏，不平的說：「什麼生活！簡直是狗的生活！茶都沒有得

喝！這就好像我是普通小百姓似的；但我卻是工匠，又是屋主呀！真丟臉！」

左托夫一面自言自語，一面穿上外衣和笨重的套鞋走出院落。外衣好像婦人下袴

上所用的硬布，套鞋還是一個鞋匠白樂荷在一八六七那年替他做的。外面的空氣寒冷

而且寂靜，有些陰沈沈的。院子裏長滿了牛蒡，撒滿了黃葉，微微的染上銀色的秋霜。老人

坐在歪斜走廊的階上，忽然發生每天早晨必須發生的事情。他的狗是一隻衰老的看家狗，白色黑花，身大毛多，閉着右眼向他走來。老狗的膽子很小，驚慌的慢慢移步向前，他的腳爪好像不是接觸地面，而是接觸滾熱的火爐，牠整個的身體都顯出卑鄙的樣子來。左托夫假裝出沒有看見牠的樣子，牠就微微的搖着尾巴，同方纔一樣的小，舐着他的套鞋，他就躁着腳發脾氣。

他罵道：『滾開些！遭瘟的畜生！該——死——的畜——生！』

老狗走到一旁坐下來，枯寂的眼睛呆呆的看着她的主人。

他繼續說：『你這鬼東西！你是我最後的一根草了，你這看家狗。』

他恨恨的看了看他自己那所歪斜破爛的房屋；房屋門口伸出一個大馬的頭來。大約因為看見主人在注意牠罷，牠高興得把頭動了一動，伸向前來，整個的馬身子便從房屋內出現了。這匹馬也同狗一樣的衰老，一樣的膽怯，細長的腿，灰色的毛，皺縮的肚皮，露骨的背。牠從馬篷裏走出來，默默的站着，遲疑了一會，好像很害羞似的。

左托夫繼續說：「這瘟的畜生！你早點死了罷！」他又扭着發怒的臉，侮蔑的微笑着，譏諷牠道：「你大約又想用早餐了罷！總之，時候到了，像你這樣一匹無用的騾馬竟想喫最好的麥子！在這時候！我要留一點食物給那可寶貴的狗喫！如果像你這樣可寶貴的狗不要麵包，我可以給你肉喫。」

左托夫噤住了半個鐘頭，心裏更加納悶起來。結果是胸中壓制不住滾沸的怒氣，跳了起來，蹣着套鞋，叫喊得連院子外面都聽得見：

「你們這些懶東西，我本來不高興養你們的！我又不是百萬富翁，好讓你們來坐喫山空！你們這些死屍，害虎列拉的，不曉得你老子自己都沒有得喫麼！你們對於我既沒有好處，又不能使我快樂，只有禍害。你們怎麼不死呢？難道鬼神都怕你們麼？該死的，你們活着罷！我卻不愛養你們了！我被你們苦得夠了！我不想養你們了！」

左托夫愈說愈有氣，馬和狗只是靜靜的聽着。這兩個倚賴者是否懂得左托夫罵牠們倚賴爲生的話，我不知道，但牠們的肚皮確實是比平常更加皺縮了，牠們的全身都縮

作一團，比以前更加憂鬱，更加卑鄙……牠們那種謙遜的神氣，越發使得左托夫發怒。

他忽然心血來潮，便罵道：『滾開些！滾出去！不要讓我再看見你！我不願留一些無用東西在屋子裏滾出去！』

老人很小而快的步子走到門口，打開了門，從地上拾起一根棍子來，將他的倚賴者趕出去。馬搖了搖頭，動着肩胛，跛着腳走到門口，狗也跟着牠走。馬和狗都走到街上，走了二十步，停在籬笆口。

左托夫恐嚇着牠們道：『你們要是回來，我就拿這棍子打你們。』

他趕走了他的倚賴者，心裏覺得平靜了一點，便來打掃院落。時常探出頭來，望一望街上。馬和狗都像柱子一般的呆站在籬笆旁不動，垂頭喪氣的向門口望着。

老人覺得自己胸中的怒氣已經平息，便囁咕着說：『你們沒有了我，看你們怎麼辦。現在讓人家來管你們罷！我太窮，脾氣又不好……跟我住在一起太討厭，你還是同別人去過過生活看罷……』

看夠了他的倚賴者有趣的悲哀表情以後，左托夫的心裏也就很滿足了，便走出院落，裝出凶惡的神氣，喊道：

『你們站在這兒幹什麼，等待誰呀？你們想站在路當中，阻礙行人走路麼？快走進院子裏來！』

馬和狗垂着頭帶着待罪的神氣向着門口走來。老狗大約感到自己不配被饒恕，便很可憐的哀哭着。

『你可以住在我這兒，至於食物，我卻沒有得給你！你那怕是死了我都不管！』

那時太陽升了起來，透過晨霧；牠那斜射的光線在秋霜上滑了過去。街上已有了脚步声和笑語聲。左托夫將掃帚放在原處，走出院落，去看他的好鄰居馬克，馬克是個開雜貨店的。他到了馬克的店裏，便坐在一個三腳凳子上，默默的嘆息，摸着鬚鬚，寒暄起來。寒暄了一陣以後，他們便談到新上任的執事，從執事又談到唱詩班，話便拉了開來。他們談話的時候，沒有注意到時間的迅速，學徒送進一壺開水來的時候，光陰已像鳥一般的飛

去。兩個朋友又來喝茶，左托夫身體溫暖了以後，更加高興了。

他喝完了第六杯茶，便用手指點着櫃臺，開始說道：『馬克呵，對不起得很，今天你可以……再借一加倫的麥給我麼？……』

馬克坐在茶壺旁邊，很長的嘆息了一聲。

左托夫繼續說：『請你發個善心，給我一點麥子罷……我真不好意思向你開口，我常常以貧窮來糾纏你，馬實在餓得慌呢。』

朋友嘆息道：『給你麥子倒沒有什麼要緊。不過，你留下馬和狗有什麼用處呢？請你告訴我。如果馬是有用的呢，那倒還不去管牠，但是——哼！——一看見牠們就要使人作嘔……狗除了骨架簡直沒有別的你留這兩個寶貝幹什麼用呢？』

『我對牠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

『你知道的。把牠們送給屠夫易格拉那兒不就完了麼。牠們早就應該送到那兒去。這纔是牠們該去的地方。』

『自然，應當如此……我敢說……』

朋友繼續說道：『你的生活與乞丐一樣，還要來養畜生。這並不是我慳吝一點點麥子。……上帝祝福你罷。至於將來，朋友……我可不能夠每天拿麥子給你！你的窮是沒有一個完的！我給了又給，幾時纔給得完呢！』

朋友嘆息了一聲，摸了摸紅面孔。

他說：『如果你死了倒也罷了，信偏你又要活，又不知道活來做甚。……真的！如果上帝不叫你死，最好你還是到養老院裏去住罷。』

『爲什麼呢？我有親戚。我有一個姪孫女……』

於是左托夫長篇大論的講到他的姪孫女葛萊霞，是他姪女葛德靈的女兒。葛德靈家裏有田。

他說：『她說是要養我！我的房屋要送給她，讓她來養我；我要到她那兒去。我說的是葛萊霞，你知道的，葛德靈的女兒；至於葛德靈，你知道的，是我弟弟潘特來的養女。……你

知道麼？我的房屋要歸她管……就讓她來養我罷！

「自然，我如果是你，過着乞丐一般的生活，早就要到她那裏去了。」

「我要去了！天在頭上，我要去了。這是她的責任。」

一個鐘頭以後，老朋友們喝了一杯伏加酒，左托夫站在店中熱情的說：

「我早就想到她那裏去了；今天我就去。」

「自然，你早就該去了，總比餓死在這兒好呀。」

「我立刻就去！我到了那兒，就要說：『我的房屋給你，你須養我，恭恭敬敬的待我。這是你的責任！如果你不管我，我就不把房屋給你，也不替你祝福！』」馬克，再會罷！」

左托夫又喝了一杯酒，受了新念頭的鼓勵，趕忙回家。伏加酒弄得他頭暈暈的，他卻不躺下，反而把衣服包在一處，禱告了幾句，拿起手杖，便出去了。他用手杖打着石頭，噠咕着，一直走完街道都不回頭，這時他已在空曠的郊外了。到姪孫女的田舍去還有八九里路。他沿着乾路走，看着鄉間的牛喫着黃草，想到他自己的生活在如今總算是完結了。他

又想到他的倚賴者。他走出門的時候，門並沒有鎖，所以能夠使馬和狗隨便到什麼地方去。

他在郊外還沒有走到一里路，便聽見後面有腳步聲。他回頭一看，氣得只是搓手。原來馬和狗，垂着頭，夾着尾，巴巴的也跟在他後面走來。

他向牠們揮手：『回去！』

牠們停了腳步，看了看他，又彼此面面相覷。他向前走，牠們也跟着他走。於是他停了腳步，考慮起來。姪孫女葛萊霞住在什麼地方，他又不認識，再加之狗馬的累墮，也辦不了；他又不想回去把牠們關起來，實在他也沒有法子關牠們，因為門已經沒有用了。

左托夫想道：『與其讓牠們在家裏餓死，還是把牠們送到屠夫易格拉那兒去罷。』易格拉的草屋就在牧場上，離旗杆一百步。他的心中還沒有決定應該怎麼辦，但他卻依舊向那兒走去。他的頭發昏，眼前發黑……

他不大記得屠殺場裏所發生的事。他只記得，當他走進去的時候，嗅着了一陣難聞

的牛皮氣息，易格拉正在喝一碗熱氣騰騰的椰菜湯。他像做夢一般的見了易格拉，易格拉請他等兩個鐘頭。因為易格拉還要做一點事情，換換衣服，同幾個女人談談破銅爛鐵；他記起馬是放在架子上的，只聽得沈悶的兩聲敲打，一聲打在頭蓋骨上，還有一聲是重大的身體倒下來的聲音。老狗看見牠的朋友死了，便撲到易格拉身上，向他狂吠，第三聲一響，狗也就立刻不叫了。後來，左托夫記得他醉得很蠢笨，看見兩個屍首，便把自己前額放在架子上，等待屠殺。

那一整天，他的眼睛被霧所蒙住，他甚至不能看見自己的手指。

談到戀愛

明天喫點心的時候，我們有饅頭，龍蝦和薄片羊肉可喫了。我們正在喫着，男廚子幹祿跑過來問客人們午餐要喫什麼東西。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胖胖的臉，小小的眼睛；他的鬍子剃得很光，別人看起來，他的鬍子好像不是剃的，卻是連根拔起來的。夏利亨告訴我們，美麗的皮萊綺愛上了這個廚子。每逢他喝酒喝醉了，發起酒瘋來的時候，她就不想嫁給他，只想與他住在外邊。他很信仰上帝，他那宗教的信心不許他犯罪；他一定要她公開的嫁給他，別的都不允許，喝醉了酒便要罵她，甚至打她。每逢他發酒瘋的時候，她總是躲在樓上哭，於是夏利亨和僕人們便都預備在必需時來幫助她。

我們開始談到戀愛了。

夏利亨說：「戀愛是怎樣發生的呢？爲什麼皮萊綺不愛與她身分相當的人，一定要愛上醜嘴李幹祿呢？（醜嘴是我們贈給李幹祿的雅號）個人幸福與戀愛有什麼關係——全都不大了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只有一句話說到戀愛，是不可磨滅的真理：「這是很大的神祕！」一切寫到戀愛和談到戀愛的都不是戀愛的結論，只有許多問題，放在這兒，待人解答。相合於某種情形的解釋，並不是任何情形之下都能適用的，我以為最好是每一個事實都加以分析的研究，不能夠籠統的一把抓。我們應該如醫生所說的一樣，須實行個別的檢驗。」

白謙點頭道：「是極，是極！」

「我們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對於這些未決的問題有些偏好。別國人戀愛，時常加以詩化，裝飾了些玫瑰夜鶯一類的話頭；但我們俄國人卻拿單調的問題來裝飾戀愛，總是選擇那最沒有趣味的來講。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有一個知心朋友，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太太，每次我把她抱在懷裏，她總要想到我可否給她管一個月家，或者是牛肉值多

少錢一磅。後來我們互相戀愛，還彼此談到問題：究竟戀愛是光榮的還是卑劣的，聰明的還是愚蠢的，戀愛的將來怎麼樣等等。像這樣究竟是不是好事情我不知道，但這是不滿足而且惱人的，我卻很明白。」

他好像想說故事。一個人生活寂寞，一定想說說胸中的積悶。城裏的未婚男子常到浴堂和咖啡店裏去找人談話，有時竟會將最有興味的事告訴堂倌；在鄉間的未婚男子便時常在賓客面前坦白的說話。現在我們看見窗外濃雲密佈，樹在雨中搖曳；這樣的天氣，我們自然不能出門，無事可做，只得以說故事來消遣。

夏利亨開始說道：『我住在蘇菲羅村，自從在大學畢業後，耕了好多年的田。我這個人是懶於讀書，勤於做事的；我回來的時候，家裏負了重債，因為我的父親負債，一半是爲了教育我，我便決定不走，預備耕田耕到還完債務爲止。我須承認，我做工也有一點討厭的。那兒的土地出產太少，如果想補償昔日的損失，一定要僱一些佃戶來做，或者一家人來合做。此外是沒有法子想的。但是從前我卻沒有這樣精明。我把泥土統統翻了過來；又

從鄰村把男女農人聚集了來，大工作便開始了。我親自耕種收割，做得厭煩起來，皺着眉頭，好像村貓爲飢餓所迫，不得不喫菜園裏的黃瓜一般。我全身酸痛，走起路來都要睡覺。起初我以爲拿勞工生活來調劑文明的習慣是很容易的；我想，照這樣做下去，應該有一定的程序纔好。我住在樓上的好房間裏，吩咐廚子在點心和午餐後拿咖啡和酒來。我上牀去睡的時候，每晚都讀報紙。但是有一天神父伊凡跑來坐了一會，把我的酒全都喫完了；報紙又被神父的女兒們拿去了。在夏天，尤其是在製造乾草的時候，我甚至不能在牀上睡，只能睡在倉房的雪車裏，或是樵夫家裏，哪裏還有機會讀書呢？漸漸我移到樓下來住，在僕人的廚房裏用餐，昔日的榮華早已消褪，還剩下些舊日的僕人，不忍遣去。

『前幾年村裏人舉我做了一個審判和平的官員。我常到城裏赴議會的會議，這是我一個有趣的改變。你只要在這兒接連住兩三個月，尤其是在冬天，你便想穿黑衣服了。在議會裏都是穿制服和寬大衣服的法律家，全都受過高等教育；我有了對談的人了。睡在雪車裏與在廚房裏用餐以後，我便坐在圈椅裏，穿着清潔的亞麻布衣服，曳着拖鞋，背

心上掛着錶鏡，這樣的奢華呵！

「我在城裏受到熱烈的歡迎，很快的認識了許多朋友。在一切朋友中間，最親密而又最有趣的便是副議長盧幹洛，你們兩個人都認識他的，他是一個很可愛的人。最初的相識是由於辦理放火的案件；我們忙忙碌碌的搜查了好兩天。盧幹洛看了看我，說道：

「你看這兒，到我家裏來，與我一同用午餐罷。」

「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與盧幹洛不過是在議會裏認識的，他家裏我還沒有去過。我連忙跑回旅館，換了一身衣服，就赴宴去了。我好像命中註定似的，就在那兒遇見盧幹洛的妻子安娜。那時她的年紀還很輕，不到二十二歲，她的初生的孩子還只有六個月。這都是前生的事情；我真說不出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怎麼會把我迷得這樣厲害；那一次的午餐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我看見了一個年輕可愛，美麗動人的女子，這樣的女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彷彿同她很熟很熟似的，這樣的臉蛋兒，這樣懇切而又聰明的眼睛，又似乎在我兒時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也許是在母親的抽屜裏的照片冊上看

見過。

「官府裏捉住了四個放火的猶太人，定了強盜的罪名，但在我看來，卻一點證據都沒有。午餐時我很煩惱，非常不舒服，自己說出來的話，連自己都莫名其妙，但安娜卻不住的搖頭，向她的丈夫說道：

「盧幹洛，怎麼一回事呀？」

「盧幹洛是個好心人，心地純樸，每逢在法庭審問一個囚犯，總以為他是沒有罪的，囚犯的定罪總很謹慎，並且不受別人賄賂。」

「他溫和的說道：『你我不會放火，這就完了。我們不是沒有定罪，沒有入獄麼？』」

「他們夫妻兩個，都勸我多喫一點，多喝一點。在細小的事情上看來，例如他們同喝一杯咖啡，說半句話便能互相了解，可知他們的生活是很調諧，很舒服的，非常歡迎客人。午餐後他們倆彈着鋼琴，唱着歌曲；一會兒天就黑了下來，我便走回家去。這時是春天的開始。」

「此後整個夏天我都住在蘇菲羅村，沒有工夫想到城裏，但卻有些紀念着那個美髮的婦人。並不是我想她，實在是她的影像，存在我的心中，不能拂去。」

「深秋時城中演劇，以助善舉。我走到縣長的包廂裏，（縣長時常邀請我去）看見安娜坐在縣長的妻子旁邊，於是美麗甜蜜的眼睛又擦亂了我的心緒，我又想與她接近了。我和她挨着坐在一起，又一同在遊步場上走了一陣。」

「她說：「你長瘦了，生過病麼？」

「是的，我的肩膀得了風溼症，一到落雨天就不能睡覺。」

「你好像有些失意。春天你來用午餐的時候，似乎很年輕，很自負。那時你談話很多，充滿了希望，極有興味，我的確有一點受你的感動。不知怎的，夏天我時常想到你。今天我來看戲，心裏也以爲可以遇見你呢。」

「於是她笑了。」

「她又說：「你今天好像有些失意，連年紀都似乎老了一點。」

「第二天我在盧幹洛家裏用點心。用過點心後他們到別墅裏去安排過冬的佈置，我與他們同去。又與他們一同回到城裏來，半夜與他們一同喝茶，靜靜的領略家庭的趣味，燈火燃着，年輕的母親不時跑去看看她的小女兒醒了沒有。此後，每次我到城裏去，總要到盧幹洛家裏去一趟。他們與我弄熟了，我也與他們弄熟了。我到他們家裏總是不適報的，好像我是他們家裏的人一般。」

「我總聽見隔壁房間裏懶懶的聲音：「是誰？」我覺得這聲音非常可愛。」

「女僕或是保姆就說：「是夏利亨先生。」」

「這時安娜就帶着渴望的神情跑出來見我，每次總是這樣的問：

「怎麼自你去後，就好像隔了許久呢？你這些天怎麼樣？」

「她那眼睛，她那聲音，她那步履，她那衣服，她那給我握着的纖手，她那整理亂髮的神情，都使我的生活添上一點重要的新東西。我們兩個人談了好幾點鐘，默默的想着各自的心思，她還奏了好幾點鐘的鋼琴給我聽。如果沒有人在家，我便坐在那兒等待，與保

姆談話，同小孩逗着玩，或是躺在書房的睡椅上看書。安娜回來的時候，我便走到走廊去迎接她，替她拿一包一包買來的物件，每次我拿這些物件都喜愛而且嚴肅，好像小孩子一般。

「有一句俗諺說：『鄉下女人，閒來無事，就想買豬。』」盧幹洛家裏閒空得很，所以便與我做了朋友，如果我不到城裏來，我一定要生病，或者發生別的事情，他們倆也就耍非常著急。他們很同情於我，像我這樣受過教育的，有學問的人，不專心研究科學或是文學，卻住在鄉間，亂闖亂跑，好像籠內的松鼠一般，工作勤苦，連一個小錢都拿不到。他們以爲我不愉快，我只好強笑爲歡，喫着講着，把我的痛苦隱藏起來。甚至在極愉快的時候，我都感到他們拿偵探的眼光來看着我。每逢我被債主所迫，到期不能償付利息的時候，我非常煩惱，他們也着實替我同情。他們夫妻兩個便在窗前嗚嗚講話；後來他便走到我的身邊，嚴肅的說道：

「夏利亨呵，如果你此時真的要錢用，我的妻和我請你不要難爲情，只要向我們開

口就好了」

「他說這話時，總要紅到耳朵根。像這樣又在窗前低語了一會，他便又走到我身邊來說話，這時耳朵依舊是紅的：

「我的妻和我誠懇的請你接受這個禮物。」

「他便送我鈕釦，煙盒或是洋燈，我也從鄉間拿獵取的野味，牛油，花草等來送給他。他們兩個人自己都有財產。以前我常借錢，並算不了一回事——常向別人借錢——但我卻怎麼樣也不想向盧幹洛借錢。這些話不說也罷。

「我很煩悶。無論是在家裏，在田野裏，或是在倉房裏，我都想念到她；我不明白這樣美麗年輕的女子，為什麼肯嫁給年將半百的，沒有趣味的老人，並且他自己已經有過孩子了；我還不明白這位純樸無趣的人，一說起跳舞會和夜宴便討厭，以為這些是無聊，多餘的事，但他依舊很愉快，並不覺得煩悶；我更不明白為什麼起初她要遇見他，不遇見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生活中要遇着這樣可怕的錯誤。」

「每次我到城裏去，都看出她盼我已久，她親自也告訴我，整天都疑心我來了似的。我和她談了許久，便默然不響，但我們彼此都沒有承認我們的戀愛，只是膽怯的躊躇起來。我們恐懼一切宣洩我們祕密的東西。我溫和而又深摯的愛她，但我一想起這事，便心口相問，如果我們沒有力量來抵抗，這樣的戀愛不知將要怎樣的結局呢。他們全家人，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兒女，都待我不錯，我怎忍與他們決裂呢？這算是應該的麼？她如果跟我逃走，逃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帶她到什麼地方去呢？如果我的生活美麗而且有趣，（例如，掙扎着使本地獨立，或者做一個科學界的名人，或者做一個畫家）情形便不同了；偏偏我過的是單調的生活，與她現在的家庭一樣，她就是改換生活，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的愉快又能夠延長多久呢？我如果有了疾病和死亡，或是僅僅與她冷淡起來，她又將怎麼樣呢？」

「自然她也在那兒爲難。她想到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們，還有她那把女婿當作兒子看待的母親。她如果要想隨心所欲的與我戀愛，不是說謊，便是招供，這兩件事都是一樣

的可怕而且不便。她也許還要想到她與我戀愛是否能夠使我愉快——我的生活已經是歷盡困苦艱辛，再加上她與我戀愛，會不會使我更加煩惱。她也許還要想到，她配給我年紀並不算小，她不勤快，沒有能力開始新的生活，並且她時常向她丈夫題起，我應該娶一個聰明勤儉的女子，幫助我料理家務——立刻她又說，這樣的女子，找遍全城，恐怕也不容易找到。

『許多年過去了。安嫻已經有了兩個孩子。我到了盧幹洛家裏，僕人們很有禮貌的向着我微笑，孩子們喊着說夏利亨叔叔來了，連忙抱着我的頸子不放；個個人都非常高興。他們不了解我的心情，以為我一定也是快樂的。個個人都以為我是一個正直人。成人和小孩一樣的以為我這個正直人在他們的房間裏走，他們與我特別要好，好像我在他們面前，他們的生活格外純潔而且美麗起來似的。安嫻時常與我一同到戲園裏去；我們總是肩挨着肩，並排的坐在正廳裏。我時常一句話不說，從她手裏把望遠鏡拿來，立刻感

到她是愛我的，我們彼此如果分開，簡直就不能生活；不過有一件不可解的事情，我們一出了戲園，彼此說了聲再會，便各自分手而去，好像是陌路人一般。城裏人早已滿城風雨，不過這些謠言，沒有一句是真的！

「近幾年來安娜時常去探望她的母親和姊姊；她的精神非常痛苦，知道她的生活破壞了，不能滿足，她時常不顧她的丈夫和小孩。她已經得了神經衰弱症了。」

「我們依舊沈默着，不肯宣佈我們的戀愛，甚至外人在她面前題起我，她還要裝出特別厭惡我的樣子；無論我說什麼話，她總是不贊成，我有建議，她總是反對。如果我掉了一樣東西，她總是冷冷的說：

「恭喜恭喜」

「如果我到戲園裏去，忘記拿望遠鏡，她後來一定要說：

「我早就知道你要忘記的。」

「也許是幸運，也許是厄運，我們的生活沒有一樣不是遲早就要結束的。離別的時候，

候到了，盧幹洛被任爲西部省長。他們便忙着賣傢俱，賣馬匹，賣別墅。他們坐車趕到別墅，最後看了看花園和綠的屋頂，大有依依不捨之概。我自己不但是與別墅告別，實在還有難言之隱呵。在八月下旬，安嫻就要到克里米去了，醫生勸她到那兒去休養。不久盧幹洛和孩子們也要動身上任去了。

「送安嫻上火車的人有一大羣。她向她的丈夫和孩子們告別的時候，只有一分鐘，就要打第三次鐘了，我跑到她的車廂，替她放一隻籃子，這是她忘記拿上來的。還有什麼事呢？只好分手了。但我們兩目相逼的時候，我們精神的剛毅使我們不顧一切，膽子大了起來；我把她抱在我的手臂裏，她把臉貼在我的胸膛上，眼淚撲簌簌的流了出來。吻着她的臉，她的肩以及她那淚溼的纖手——唉，我們是多麼的煩惱呵！——我承認我是愛她的，我的心燃燒得很痛苦，我明白，阻止我們戀愛的一切，都是不要緊的，渺小的，欺騙的。我又明白，如果我要戀愛，只要有深刻的了解，就應該不管愉快不愉快，向前猛進，罪惡或是德行也不用管，一切都不用管。」

『我與她緊緊的握手，作最後的接吻，從此便分別了。火車已經開了。我走進第二個車箱，那兒是空的，一直坐到第二站，我就哭了起來。我在那兒下車，回到蘇菲羅村……』

夏利亨說故事的時候，雨已停止，太陽也已經出來了。白謹和伊凡走到露臺上去，眺望美麗的花園，這時池水在陽光下閃爍，好像明鏡一般。他們讚美着景色，同時又可憐那說故事的人，以他那樣的聰明才力，不去獻身於科學的研究，卻圍着大屋亂轉，好像松鼠一般，實在是枉廢光陰；更想到夏利亨在火車上與安娜告別，吻着她的臉和肩，這時安娜的臉色一定是很憂鬱的。他們兩個人都在城裏看見過她，白謹還認識她，以爲她是很美麗的。

內助

李可來說：『我叫你不要收拾我的桌子，你偏要收拾。你一收拾，什麼也找不到了。電報呢？你把電報扔到什麼地方去了？好好的找一找罷。這是卡善打來的。昨天的日子。』

女僕——身材苗條，面色灰白，帶着嚴冷的神情——在桌子底下的字紙簍裏找到幾個電報，一聲不響的將電報交給醫生；其實那些都是病人打來的電報。於是他們又在會客室裏找，又在烟筒迥的房間裏找。

這時已經過了夜半。李可來知道他的妻子不會回來得很早，至早也要在五點鐘纔回來。他不信任她，她一出去，他就睡不熟，非常煩悶，同時他蔑視他的妻子，她的牀，她的鏡子，她的糖菓盒，以及山谷中採來的玉簪花和百合花，這些花不知是誰每天送給她的，把

滿屋充滿了賣花店裏難聞的香味。在這樣的夜間，她變得渺小，暴躁，易怒，他現在想到，他非找着他兄弟昨天打給他的電報不可，雖只是一個聖誕節的賀電，別的什麼也沒有。

在他妻子的房間裏，桌子上文具匣下面，他找到了一封電報，隨意的看了一眼。這是打給他的妻子的，由他的岳母轉交，從蒙地加羅打來的，下面署名米契爾……醫生一個字也不懂，因為那是外國文，顯然是英文。

『這米契爾是誰呢？為什麼從蒙地加羅打來呢？為什麼要由她母親轉交呢？』

在他七年的結婚生活中，他時常懷疑，猜想，探尋線索，已經成爲習慣，有幾次在家中的試驗成績，簡直可以出來當偵探。他回到書房裏來回想，忽然記起在一年半以前，他與他的妻子在彼得堡，跟一個老同學一同用點心，那同學是個土木工程師，介紹一個二十二三歲的青年米海爾給他和他的妻子。兩個月以後，醫生就在他妻子的照相冊上，看見那青年的照片，上面題着法文：『紀念現在，希望將來。』後來他又在他岳母家裏遇見那個青年。那一晌正是他的妻子時常不在家的時候，總要在早晨四五點鐘纔回來，時常要

他替她弄一個護照到外國去，他不曾允許；從此家庭間便時常爭吵，使他在僕人面前都覺得難爲情。

六個月以前，他的同事們斷定他得了肺病，勸他丟棄一切，到克里米去休養。柯爾聽見這話，受了感動，非常驚慌；她就同她丈夫親熱起來，勸他說，克里米又冷又沈悶，還是到尼斯去好，如果他肯到尼斯去，她願意跟他一同去，她要在那兒看護他，伺候他。

現在他明白爲什麼他的妻特別心急的要到尼斯去了：原來她的米契爾住在蒙地加羅。

他拿起一本英文字典，一個字一個字的譯，猜想其中的意思，慢慢的湊成下面的話：『我敬祝我的愛人的健康，千遍吻她的小脚，急切的盼望她的來臨。』他想起如果他同她的妻到尼斯去，他就要處於一個可憐而又可笑的地位。他感到羞辱，幾乎落淚，煩悶的在平屋的各個房間裏走來走去。他的驕傲，他那愛挑剔別人的性情都消滅了。他捏緊拳頭，厭惡地鎖緊雙眉，奇怪他自己，一個鄉村牧師的兒子，在教會學校裏受過教育，一個正

直人，職業是外科醫生——怎麼會做了奴隸，被這樣一個唯利是圖，毫無價值的下流東西所囚住。

他團皺了那個電報，自言自語道：『小脚小脚！』

自從他戀愛上她，向她求婚，與她同居了七年，他所記得的，就是她那芳香的長髮，細軟如絨，她那雙小脚的確很小而且美麗；直到現在，他想起昔日的擁抱，依舊彷彿他的手上和臉上有絲絨一般的感覺——如此而已。如此而已——那些發神經病，怪叫，辱罵，恐嚇和撒謊（無恥而又陰險的撒謊）還不在內。他記起在鄉間他父親的家裏，一隻小鳥有時從空中飛到屋子裏來，要打着玻璃窗，失望的掙扎，並且打翻許多東西；好比這個婦人從完全不同的品類裏，飛進他的生活裏來，完全破壞了他的生活一樣。他一生最好的年華彷彿在地獄裏度過，他對於幸福的希望破碎了，變成笑柄了，他的健康完了，他屋子裏的空氣，鄙陋得好像雞埕裏的一般，他每年賺一萬，卻捨不得節省下十個盧布，寄給鄉間的老母，他所負的債已經有一萬五千光景了。就是同一批強盜，住在他的屋子裏，他的生命

好像也不至於像與那婦人住在一起那樣的失望而且不可收拾。

他又是咳嗽，又是喘氣。他應該上牀取暖，但他卻不能夠。他在各個房間裏穿進穿出，有時坐在桌前，漫不經心的拿起一枝鉛筆，機械的在紙上亂寫：

『試筆……小閥。』

到五點鐘時，他軟化了，把一切過失都歸到他自己身上。現在他以為如果阿爾迎嫁給一個可以感化她的人——誰知道——她也許可以成爲一個良好正直的婦人。他是一個不精明的心理學家，不知道婦人的心理；再說，他是吝嗇的，不動人的……

他想：『現在我也活不長久了。我是一個死人，不應該阻擋活人的路。現在還要死爭什麼權利，未免太奇怪，太惹蠢了。我要向她說明，讓她到她所愛的人那兒去……我要同她離婚。過失由我自己承當。』

阿爾迎終於來了，她走進書房，白大衣，帽子和套鞋也不會脫，就倒在椅子上。

她喘着氣，嗚咽着說：『那個醜惡的胖孩子，真不老實，真討厭。我不能就此干休；不行，

「一定不行！」

李可來走到她身邊，問道：「什麼事？」

「那個學生，阿沙倍可夫，送我回來，把我的錢袋丟了，錢袋裏面有十五個盧布，是我從媽媽那裏借來的。」

她哭得很天真，好像一個小姑娘，不但是手巾，連手套都被眼淚溼透了。

醫生說：「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如果他真的丟了，那就丟了，急也沒有用。靜靜罷，我有話同你說。」

「我又不是個百萬富翁，哪能像這樣的丟錢。他說他要賠我，我可不能相信他；他很窮……」

她的丈夫要求她安靜下來，聽他說話，但她還是滔滔不絕的在說那個學生和她所失掉的那十五個盧布。

他着急說道：「唉！只要你閉嘴，我明天就給你二十五個盧布！」

她哭着說：『我一定要脫掉我的衣服鞋帽，我不能穿着皮衣談正經事情呀！你真古怪！』

他幫她脫去了衣服和套鞋，一面脫，一面嗅到一種她愛拿牡蠣來就着喝的白酒的味兒。（她雖是身子很輕，但卻喫喝得很多。）她走到她的房間裏，一會兒就出來，換了衣服，臉上又搽了些粉，但眼睛裏還有些淚痕。她穿了輕飄的鑲邊衣服坐下，她的丈夫在這一大堆浪紋似的淡紅色裏，除了她散披下來的頭髮和穿着拖鞋的小腳以外，看不見別的。

她在一張搖椅上搖擺着問道：『你要同我說些什麼呢？』

『我偶爾發見了這個，』於是他把電報遞給她。

她看過以後，聳了聳肩。

她把搖椅搖得更快，說道：『什麼？這沒有別的，不過是尋常的賀年電報罷了。一點秘密也沒有。』

「你當我不懂英文的確，我不懂；可是我有字典呀。那個電報是米契爾打來的；他祝他的愛人康健，吻你一千遍。」醫生又很快的說下去：「還是讓我們把這件事丟開不管罷。我一點也不想罵你，或是大鬧。我們已經罵夠了，鬧夠了；現在應該結束了……這就是我要同你說的話：你自由了，你高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

沈默了一會。她幽幽的哭了起來。

李可來繼續說：「我讓你自由，你也不必假惺惺了。你既愛那個年輕人，你就愛他罷；你想到外國去找他，你就去罷。你又年輕，又康健，而我是一個廢物，活不長久的。總之……你懂得我的意思。」

他很煩惱，再也說不下去。炯爾迴自憐的哭着說話，承認了她愛米契爾，常與他一同出到，城他家裏去看他，現在她真的想到外國去。

她嘆息着補說道：「你瞧，我一點事情也沒有瞞你，我的整個靈魂都展開在你的面前。我再求求你，度量放得大一點，替我弄一個護照來罷。」

『我再說一遍，你自由了。』

她移到挨近他的座位坐下，望着他臉上的表情。她不相信他，現在她想了解他究竟懷着什麼意思。她從來不會相信過誰，無論對方的心意是多麼寬大，她總疑心人家有那渺小卑賤的動機，或是自私自利的目的。她猜疑的望着他的臉，他感到她的眼睛裏有一道貓眼般的綠光，在他面前一閃。

她柔和的問道：『我幾時可以得到那張護照呢？』

他忽然有一種衝動，想說『不行』；但他卻抑制了自己說道：

『你要就有。』

『我只想去一個月。』

『你可以正當的走到米契爾那兒去。我要與你離婚，過失歸我，米契爾就可以正式你結婚了。』

納爾臉上顯出驚訝的樣子，急忙辯道：『可是我不想離婚！我沒有請求你離婚！給』

我一張護照，那就完了。」

醫生有一點兒惱了，問道：「你爲什麼不想離婚呢？你真是一個古怪女人。你是多麼古怪呵！你既這樣愛他，他也愛你，處於你的地位，結婚是再好也沒有了。難道你在結婚與私通之間，也會躊躇不決麼？」

她臉上露出蔑視和報復的神情，走開來說道：「我明白你，我完全明白你。你是厭惡我，只是想趕我出去，強迫我離婚。多謝多謝！你不要以爲我是傻子。我可不想離婚，我不想離開你——我不想，我不想！」她繼續很快的說，好像怕人家不讓她說似的：「我不想失去我在社會上的地位。再說，我已經二十七歲，米契爾只有二十三歲；他在一年以內就要厭倦我，把我拋棄的。還有呢，如果你願意知道，我也說不定我的感情能夠維持多久……所以，我不想離開你。」

李可來頓足嘆道：「那麼我要把你趕出去！你這下賤，討厭的女人，我要把你趕出去！」
「等着瞧罷，」她說過就走。

外面天色已經大亮，但醫生依舊坐在桌前，拿起鉛筆，機械的在紙上亂寫：

『執事先生……小脚。』

一會兒他走來走去，停在會客室七年前所拍的照片面前，看了許久，那是他新婚不久的照片。照的是合家歡：他的岳父，岳母，他那二十歲的妻子炯爾迦，還有他自己。處於一個年輕快樂的丈夫的地位。他的岳父是一個鬍子薙得光光，害虛腫病的樞密顧問官，一個客奮而又奸滑的人；他的岳母是一個胖婦人，露出貪食的神情，活像一隻黃鼠狼，她深愛她的女兒，什麼事都幫她的忙；哪怕她的女兒想勒死人，她也許會任她去勒，甚至還用裙子遮着她呢。炯爾迦與她母親一樣，也露出貪食的神情，不過比她母親更強橫些；她不是黃鼠狼，卻是一隻較大的野獸。照片中的李可來自己，那麼一個無辜的靈魂，仁慈的好人，他的臉上發出一個清秀學生的誠實溫柔的笑容，他在學生時代，常唱着『青春虛度，生命將完，心如寒灰，無人愛我』，偶爾命運把一野羣獸拋在他面前，他就忠實的相信，以爲這些野獸可以給他羅曼司，給他幸福，實現他以前一切的夢想了。

他又昏迷的問他自己，一個鄉村牧師的兒子，在教會學校裏受過教育——一個清白，向上，正直的人——怎麼會做了奴隸，被這樣一個毫無價值，鄙野謔厲，不同品類的下流東西所囚住。

到了十一點，他穿上大衣，正預備到醫院裏去，忽見僕人走了進來。

他問道：『什麼事？』

『太太起來了，問你要你昨天晚上允許她的那二十五個盧布。』

檢察官

有一個清明的春天，縣醫和檢察官駕着馬車出去驗屍。檢察官是個三十五歲左右的人，臃腫的鬍鬚說道：

『大自然常有曖昧難明的事情；醫生呵，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現象都是不容易解釋的。例如，我知道幾樁奇怪而又神祕的死，死的原因是有靈魂學者和神祕的人可以解釋的；頭腦清楚的人見了這些事情，除了煩惱的舉起兩手以外，別無他語可說。例如，我知道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預言她自己的死，就在她所預言的那一天，毫無顯然原因的死去了。她說她要在某天死，果然她就在某天死。』

醫生說：『決不會有結果沒有原因的。既然有死，一定也有原因。至於預言，其中也並

無神奇之處。一切女子都有預言的迷信。」

『自然；不過，醫生呵，我所知道的那個女人是特別的情形。她不像別的女人那樣的預言死期。她是一個年輕女人，健康而又聰明，一點也不迷信。她有那聰明誠實而又晶瑩的眼睛；面容開展而又聰明，眼睛裏和嘴唇上略帶俄國人所特有的侮慢神情。除去她的美麗，簡直不像一個女性。她大方而又華美，如同這樺樹一樣；她有很神妙的頭髮。她是一個穎悟而又豁達的人，只有腦筋清晰的人纔有她那樣的灑脫不拘。像她那樣的人，難道會相信什麼神祕，靈魂學以及預言之類麼？』

醫生的馬車停在一個井旁。檢查官和縣醫喝了幾口水，伸了一個懶腰，等待馬車夫洗馬完畢以後好趕路。

馬車又沿着大路前進的時候，醫生問道：『那女人是怎樣死的呢？』

『她死得很奇怪。有一天天氣晴朗，她的丈夫跑到她身邊，說起在春天以前要賣掉他們的舊馬車，另買較新較輕便的，不要失去機會，還要將左邊的馬換博布金斯基（那

是她的丈夫的馬匹之一的名字)上去。

「他的妻子一面聽他說，一面說道：

「隨便你怎樣做罷。現在這於我沒有什麼關係了。在夏天以前，我就要到墳墓裏去。」

「她的丈夫，自然，聳了聳肩，微微的一笑。

「她說：「我不是跟你開玩笑，我是誠懇的告訴你，不久我就要死了。」

「你這不久是什麼意思呢？」

「就在我分娩以後。我一生下孩子，就要死了。」

「丈夫並沒有把她的話放在心上。他不相信任何種的預言，他知道女性普通是喜歡幻想，並且專歡喜想陰鬱的心思的。過了一天，他的妻子又向他說起，在她剛剛生產以後就要去世，從此便每天都是這樣說。他笑她，說她是個愚蠢女人，是個算命先生，是個瘋狂動物。她對於死的預言已成爲一種偏見。她的丈夫如果不愛聽她的話，她就跑到廚房

裏去，把她的死講給保姆和女廚子聽。

「她要像這樣說：『保姆，現在我活不久了。在我剛剛分娩以後，我就要逝世。我不想早死，但早死似乎竟是我的命運。』」

「自然，保姆和女廚子都掉下眼淚來。有時教士的妻子或是鄰居的太太來看她，她就要把她們拉到僻靜的地方，把她的心打開給她們看，所說的還是那幾句話，她不久要死。她帶着不愉快的微笑，嚴肅的說着，甚至帶着發怒的面容，不許人家反駁。她的衣服玲瓏時髦，但現在她有了將死的觀察，便不大注意衣服；她不看書，不發笑，也不高聲的說夢話。甚至她還與她的姑母一同驅車到公墓，選了一個地方，預備修她自己的墳。在她分娩的五天以前，她就弄好了遺囑。你要留心，這些都是在她身體健康的時候所做的事，一點也沒有什麼病象或是危險。分娩是一件難事，有時也有幸運的，但是我所告訴你的情形，各種現象都顯得很好，一點也不用害怕。她的丈夫終於討厭起來。有一天在午餐時他很多生氣，問她道：

「娜霞，我倒要問你，你這種愚蠢幾時纔可以完結呢？」

「我所說的話並不愚蠢，倒是很誠懇的。」

「無意識！我忠告你不要再傻下去，免得將來感到慚愧。」

「分娩期到了。丈夫在城裏找到一個最好的產婆。這是他的妻子的第一次分娩，竟沒有得着好結果。分娩以後，她要看一看她的嬰孩。她看了看牠，便說：

「好，現在我可以死了。」

「她說聲再會，閉起眼睛，半點鐘以後，她的靈魂就到上帝那兒去了。她一直到死，心裏都是很清爽的。人家給她牛乳代茶，她可以低聲溫和的說道：

「你們爲什麼拿牛乳代茶來給我喝呢？」

「這就是她死時的情形。她在她所預言的時候死了。」

檢察官停了一會，嘆了一口氣，又說：

「請你解釋她的死因罷。我以自己的名譽擔保，對你實說，這不是捏造的，而是專

實。」

醫生沈思的仰望天空。

他說：『你應該訪問她家。』

『爲什麼呢？』

『好找出她的死因呀。她決不會因她預言而死的。大約她服毒自盡了。』

檢察官很快的轉過臉來，面對着醫生，呆定了神，問道：

『你怎麼斷定她是服毒自盡呢？』

『我並沒有斷定，不過是假設罷了。她與她的丈夫平時要好麼？』

『唔，並不見得。他們倆在結婚以後就有誤解。環境很是不幸。有一次她撞見她的丈

夫跟一個女人在一起。不久她就饒恕了他。』

『她的丈夫的不忠和她將死的預言，究竟哪一樣在先呢？』

檢察官眼睛盯牢醫生望着，彷彿他想看出醫生怎麼會問這句話似的。

他慢慢的說道：『對不起，讓我想一想着。』檢察官除下他的帽子，搓着他的前額，又說：『是的，是的……就在那件事情以後不久，她纔談到死的。是的，是的。』

『好，你看出來了麼？……大約在那時她已決定服毒自盡，不過不願她的嬰孩與她同死，所以一直到分娩後方纔自殺。』

『不然，不然……這是不會的。當時她已經饒恕了他。』

『她饒恕得快，意思就是她心裏鬱積着氣悶。年輕的妻子決不會饒恕得很快的。』
檢察官勉強笑了一笑，他恐怕他自己的煩惱被人家窺破，便點燃一枝煙捲。

他繼續說道：『不然，不然。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再說……他並不應該受這樣重的責罰……他對她不忠心是很奇怪的，並非出於本心；晚間他回家時有一點喝醉了酒，想跟一個女人戀愛，他的妻子處於很奇怪的情形……於是他與一個女人同住了三天——那女人真是該死——她長得並不好看，又沒有知識。這不能算是不忠。他的妻子也是這樣的看法，不久她就……饒恕了他。一句閒話也沒有說……』

醫生說：「一個人決不會無緣無故死去的。」

「那是自然，不過無論如何……我不相信她會服毒自盡。最奇怪的是以前我竟想不到這一點！沒有一個人想到這一點！個個人都詫異她的預言有了應驗。這樣的……死是他們所不及料的。真的，她決不會服毒自盡！不會！」

檢察官沈思起來。在驗屍時他一心只紀念着那個死得很奇怪的女人。他記下醫生背給他聽的話時，只是陰鬱的閃着眼睫毛，搓着前額。

醫生在打開頭蓋骨時，他問醫生道：「真的有一種毒藥在十五分鐘內可以殺死人，使他毫無痛苦麼？」

「有的。例如嗎啡。」

「噯，奇怪。我記得她是藏得有這樣東西……但這是不至於的。」

檢察官回來的時候，很是疲倦，發癡似的咬緊他的髭鬚，不願說話。

他對醫生說：「我們且步行一會兒罷。我實在坐得倦了。」

檢察官走了百步左右，醫生看他非常疲倦，彷彿剛爬過高山似的。他停了脚步，很奇怪的眼光對着醫生，好像喝醉了酒，他說：

「天哪，如果你的假設是對的，爲什麼要如此呢？……這太殘酷了，太不人道了！她毒殺自己來懲罰別人，難道這是很大的罪惡麼？天哪，醫生，你爲什麼要將這該死的意思說給我聽呢？」

檢察官失望的搔着他的頭，繼續說道：

「我所告訴你的就是我的妻子，我自己的事情。唉，天哪！我真該死，我傷害了她，不過，難道死比饒恕容易一些麼？這真是女人所特有的邏輯——毫無憐憫的殘忍邏輯。唉，甚至她活着的時候，她都是殘忍的！現在我統統回想起來了！現在我完全明白了！」

檢察官說話的時候，他聳了聳肩，又搔了搔頭。他回到車子裏，又下來步行。醫生告訴他的新意見似乎使他發了狂，給了他毒藥，喫過一樣；他神經錯亂，身體和靈魂顫抖着，回到城裏的時候，他向醫生告別，不願用午餐，雖然昨晚他曾允許醫生與他一同用午餐的。

醫 生

客廳裏很沈靜，沈靜得連外面飛來的蒼蠅拂在天花板上的聲音都可以聽得見。別墅裏的太太易執羅正站在窗旁，看着窗外的花壇默想。醫生柴玉珂正坐在安樂椅裏，雙手拿着帽子搖晃着，他也在默想。他不但是醫生，同時又是易執羅的朋友，這一天是她請他來看她的兒子美夏的病症的。除了他們以外，客廳或是相連接的房間裏都沒有一个人。太陽下了山，夜的陰影慢慢的在傢俱下的角隅裏和地板上伸張開來。

沈靜被易執羅打破了。

她還是站在窗前，沒有回過臉來，說道：『再沒有比這個不幸還要可怕的了。你知道，要是這孩子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活着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醫生說：『是的，我明白。』

易毓羅顫抖着說：『沒有什麼意思了。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歡樂，我的幸福，我的寶貝。如果，依你所說，我不能再做母親，如果他……死了，我也不像一個人，只剩一個影子了。我不能獨自活着。』

易毓羅扭着雙手，從這個窗口走到那個窗口，繼續說道：

『他生下來的时候，我就想把他送到育嬰堂裏去，你記得的，但是，天哪，那個時候怎麼能與現在相比呵？那時我又粗野，又愚蠢，又大意，但是現在我是一個母親了，你明白麼？我是一個母親，我想到這個。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有一個劃分得很清楚的鴻溝。』

又是一陣沈默。醫生從安樂椅上移到沙發上坐下，耐着性子撫弄他的帽子，眼睛盯在易毓羅身上。從他的臉色看來，可知他想說話，正在等待時機。

太太轉過身來說道：『你不說話，但我依舊不拋卻我的希望。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樂玉珂答道：『易毓羅，我也像你一樣的希望着，無奈實在沒有希望了呀。我們可以』

在他的臉上看出可怕的事實。那孩子腦袋上長了一個瘤，我們還是替他預備後事罷，像他這種病是不會好的。」

「柴玉珂，你真的以爲你的診斷不錯麼？」

「你這話等於白問。你隨便問多少話，我都可以答覆你，可是這對於我們並沒有一點好處。」

易執羅臉伏在窗幔上，很悲苦的哭泣起來。醫生離開沙發，在客廳裏來回走了好幾次，又走到哭泣的婦人面前，輕輕的撫着她的肩膀。從他那猶豫的動作，從他那陰森的脸上表情（在黃昏裏，他的臉更加顯得黝黑）看來，他似乎想說幾句話。

他說：「易執羅，你聽我說，請你給我一分鐘的注意：我有話要對你說。你現在不能注意我的話。我等一會就來，以後……」他又坐下默想。悲苦的哭泣，好像小姑娘似的，依舊繼續着。柴玉珂不等她哭完，就嘆息一聲，出了客廳。他跑到育兒室裏去看美夏。那孩子還像先前一樣的平臥着，注視着一點，彷彿他在諦聽似的。醫生坐在他的牀上，診他的脈。

他問道：「美夏，你頭痛麼？」

停了一會，美夏纔答道：「是的，我老是做夢。」

「你夢見些什麼呢？」

「各種各樣都有……。」

醫生向來是不會對哭泣的婦人們或是孩子們說話的，他撫着美夏發熱的頭，喃喃的說：

「不要緊，可憐的孩子，不要緊……一個人總不能夠一生沒有疾病……美夏，我是

誰——你認識我麼？」

美夏沒有回答。

「你的頭痛得很利害麼？」

「很——利害。我老是做夢。」

診過了他的病狀，又向看護病孩的女僕問了幾句話，醫生又慢慢的回到客廳裏來。

現在天色已黑，易統羅站在窗前，好像一個側面的黑影像。

柴玉珂說：『我把燈點起來，好不好？』

沒有回答。蒼蠅依舊拂着天花板。外面一點聲音都沒有送進來，彷彿全世界都與醫生一樣，在那兒默想，要說話又說不出話來。易統羅現在已經不哭了，仍與以前一樣，默默的望着花壇。柴玉珂走到她的身旁，在微薄的光裏望着她那灰白的臉，她那臉上的憂傷疲乏的表情，與他以前見過的她害焦燥迷惘的頭痛病的時候一樣。

她喊他道：『柴玉珂，你同我商量商量罷。』

『很好，明天再說罷。』

從醫生的口氣裏，可以看出他不大相信商量的好處。易統羅還想再問幾句，但她的嗚咽不讓她多說話。她又把臉伏在窗幔上。那時，俱樂部裏音樂隊的聲音很清晰的飄浮進來。他們不但能夠聽見風琴的聲音，還能夠聽見梵亞鈴和笛子的聲音。

易統羅說：『如果他很痛苦，爲什麼他不響呢？整天都沒有一點聲音，他不吵，也不哭。』

我知道上帝要取去我們的孩子，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愛護他。這樣一個心肝寶貝！音樂隊奏完了進行曲，一分鐘後又奏起流利的華爾茲舞曲來作跳舞的開場了。

易執羅哀叫道：『天哪，難道真的沒有辦法了麼？玉珂，你是一個醫生，應該知道怎樣醫治！你要知道，他要是死了，我是不能忍受的！我不能獨自活着。』

醫生不知怎樣向這哭泣的婦人解釋，嘆息了一聲，慢慢的在客廳裏踱着。接着就是忍耐的沈默，偶爾可以聽見哭泣聲和無用的問話。音樂隊已經奏了四班跳舞曲，波蘭和匈牙利的舞曲，以及別的四班跳舞曲了。天色已經完全黑暗。女僕在鄰室點燃了燈；醫生一直到現在還是將帽子捏在手裏撫弄，要想說幾句話。易執羅好幾次跑到她兒子的身邊，坐在他身旁半點鐘，又回到客廳裏來；她仍是哭泣着，悲怨着。時間拖長得很痛苦，彷彿長夜漫漫，永無盡時似的。

到了半夜，音樂隊奏着八人舞曲，忽然萬籟俱寂，醫生預備回去。

他握着母親冰冷的手說道：『我明天再來。你上牀去睡罷。』

他在穿堂裏穿上大衣，拾起他的手杖，停了脚步，想了一會，又回到客廳裏來。

他顫抖着重說道：『易執羅，我明天再來，你聽見了麼？』

她沒有回答，好像憂傷已經却去了她說話的能力似的。醫生仍穿着大衣，拿着手杖，坐在她的旁邊，溫和的低語，與他那碩大莊嚴的身體極不相稱：

『易執羅，我也與你一樣的傷感……虛偽是罪過的，請你告訴我實話。你常說那孩子是我的兒子。你說的是實話麼？』

易執羅沈默着。

醫生繼續說道：『我有生以來只戀愛你一個，你想像不到我的心裏是怎樣的難過，被你的虛偽所中傷……喂，易執羅，我求求你，請你特別破例，將實話告訴我罷……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人是不應該說謊的。告訴我美夏不是我的兒子罷。我等待着。』

『他的確是你的兒子。』

醫生看不見她的臉，但從她的聲音聽來，知道她是在那兒猶豫。他嘆息了一聲。

他依舊不動聲色的說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要說謊。你簡直是褻瀆神聖，天都不怕你聽見麼，明白我的話麼……我有生以來只戀愛你一個。你雖是邪惡粗俗，我還是永遠愛你，不愛別人。現在我已經老了，可是這凡庸的戀愛，在我的記憶裏依舊是一顆明亮的孤星。你爲什麼要用欺騙來遮蔽這星光呢？你這是何所居心呢？』

『我不懂你的話。』

柴玉珂喊叫道：『天哪！』接着他在客廳裏走來走去，發怒的揮着手杖，更加高聲的喊叫道：『你說謊，你懂得很清楚。你忘了麼？我可以提醒你！皮拙夫和律師郭魯夫和我一樣，他們都有做那孩子的父親的權利，並且都允許供給那孩子的教育費，與我一樣！真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饒恕了你過去的說謊，這有什麼要緊呢？現在你的年紀老了，你的兒子也快死了，還要說謊，可真使我生氣了！我說不出口，我是多麼的傷心呵，我是多麼的傷心呵！』

醫生解開大衣的鈕釦，依舊踱來踱去，說道：

『不要臉的婆娘！在現在這個時候，她還是無動於心！在現在這個時候，她說起謊來還是與九年前在蓬門飯店裏所說的謊一樣的圓滑！她恐怕一說出實話，我就會不給她錢用，她以為如果她不說謊，我就不會愛那孩子似的！你說謊真不要臉！』

醫生用手杖敲着地板嘆道：

『真可惡。壞東西！我輕視你，我枉用了我的愛情。你的謊話在我的喉嚨裏梗了九年；我都忍受着，現在我可忍受不住了——忍受不住了。』

從易執羅所坐的黑暗的角隅裏發出哭泣的聲音。醫生潤了潤喉，不再說話。沈默了一會。醫生慢慢的扣起大衣的鈕釦，尋找他的帽子，那是他在駿來踱去時所落下來的。

他俯身到地板上，喃喃的說：『我冒了火，不管你聽不聽我的話了……上帝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易執羅，你可以無須聽我的話。』

他找到他的帽子，一直向黑暗的角隅走去。

他溫和的低聲說道：『我冒犯了你，但我再懇求你一次，將實話告訴我罷；我們倆之

間是不應該有謊話存在的……我突然把你的祕密道破，現在你知道皮拙夫和鄒魯夫的事是瞞不着我了。所以現在你將實話告訴我，是很容易啓齒的。」

易執羅想了一會，顯然有些遲疑，說道：

「柴玉珂，我不說謊——美夏是你的兒子。」

醫生哀叫道：「天哪，我要再告訴你一點事情：我藏得有你給皮拙夫的信，在這封信裏，你稱他爲美夏的父親！易執羅，我知道了這件事，但我想聽一聽你的話！你聽見了麼？」

易執羅沒有回答，仍是不住的哭。醫生等了一會，得不着回答，便聳了聳肩，走了出去。

他在過道嚷道：「我明天再來。」

他坐在車子裏，在回家的途中，不住的聳肩，喃喃的說：

「可惜我不會說話！我沒有勸導的天才。顯然她從說謊的時候起就不會了解我！顯然我怎樣纔能使她了解我呢？怎樣？」

鄉人之妻

在里博村裏，教堂對面，有一所兩層樓的房子，用石頭做基，鐵皮做屋頂，非常堅牢。下層住着主人杜達和他的家族，上層爲了夏天太熱冬天太冷的緣故，便不去住，租給來往的過客居住。因此上層便成了小小的旅店，而下層杜達還賣些木脂，蜂蜜，牛犢以及鴉雀，因此又成了商店。這地方是杜達買下來的，恰當要道，所以生意興隆。杜達已經在銀行裏存下八千盧布了。

杜達的長子富德是工廠裏的工頭，鄉裏人都說，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很高，甚至已經高不可攀了。富德的妻子蘇雅是個平凡而又多病的婦人，住在公公家裏。她總是哭個不休，每逢星期日，總要到醫院裏去喫一次藥。杜達的次子士嘉是個駝背，也與父親同住。他

最近方纔同薇娜結婚，薇娜是窮人家的女兒，長得非常體面，年紀又青，人又伶俐柔順。每逢有客人來住，家裏人總叫薇娜端茶進去，替客人鋪牀。

有一天晚上，那時正是六月，太陽剛剛西沈，空氣裏充滿了稻草的香氣，還有牛屎堆和新鮮牛乳的腥臭氣，一輛尋常的車子趕到杜達的院子裏停下，裏面坐着三個人：有一個年約三十，穿了一身帆布衣，在他身旁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孩，穿了一件很長的黑衣，扣着大骨釦子，很不稱身，車夫是個穿着紅衣的年青人。

車夫牽着幾匹馬，來回走了幾遍，旅客洗了一個臉，面對着教堂禱告了一會，便在馬車旁邊鋪好破布，同那小孩坐下用晚餐。他慢慢的喫着，杜達看過不知多少旅客，經驗豐富，一看就知道那漢子是個很有身分的人，嚴肅而且自重。

杜達坐在階石上，只穿背心，連帽子都不戴，等待客人先說話。他在晚間常聽見旅客們說許多故事，上牀以前聽聽，真可以使他高興。他的老妻愛芬和媳婦蘇雅正在牛棚裏擠牛乳。二媳婦薇娜正在上層樓敞開的窗前喫葵花子。

杜達問旅客道：「這個小官人大約是你的兒子罷？」

「不是，是我收養的一個孤兒。我養活他，使我的靈魂得救。」

他們便談起話來。旅客似乎口才很好，歡喜談話。杜達從他口裏，知道他是從城裏來的商人，自己已有一所房子，他名叫馬特，現在他預備去看看他向一個德國地主租下來的花園，那個小孩名叫古沙。晚間很熱鬧，大家都不想睡。天漸漸黑了下來，灰白的星星在天空裏四處閃爍。馬特便談起他收養古沙的來由。愛芬和蘇雅站得遠遠的聽。古沙到大門外嬉戲去了。

馬特說：「老人家呵，事情很複雜，我要是仔仔細細的都告訴了你，整夜都講不完。十年以前，在我們那條街上，我家隔壁有一所小房子，現在已經改爲油廠了，以前那小房子裏住了一個老寡婦梅發，她有兩個兒子：長子在鐵路上當局員，次子維撒同母親住在家裏，年紀同我差不多。老太婆梅發有十四馬，在全城替人家運輸貨物，在她丈夫死後，依舊做着這種行當，不曾拋棄。生意倒很不壞。」

「次子自己也有點行當。他養了許多美麗的鴿子賣給嗜好者；有時他要在房頂上站好幾點鐘，在空中舞着掃帚，口裏吹着哨。他的鴿子便立刻高飛雲端，他還不滿足，恨不得牠們再飛得高一點。別種鳥雀，他也裝入籠中，賣給人家。別看事情小，一月也能賺十個盧布。光陰容易，過了幾年，老太婆的腿不能走路了，只好終日睡在牀上。家中無主，一切事便都無人照料。老太婆忽然心裏一動，要想替次子維撒完姻。他們立刻喊了一個媒婆來，婦人們說東道西，終於決定讓維撒去相親。他選中了梅先開，一個寡婦的女兒。他們決定早日成親，匆匆忙忙，一個星期以內就把大事辦妥。新娘子只有十七歲，皮膚很白，長得又標緻；嫁奩也很多，五百盧布，一頭牛，一張牀……老太婆彷彿自己知道要死似的，在婚期三日以後，便到那無憂無病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去了。次子替她大出殯，以後仍照常生活。兩夫婦很順適的過了六個月，忽然又遭了不幸。這個不幸很大：徵兵處抽籤抽着了維撒，派維撒去當兵，隨便怎樣懇求，都不能倖免。人家替他剃頭，送赴波蘭。可憐的孩子呵！這是上帝的主意，沒有法想。他在院子裏向妻子告別的時候，還忍住了哭；但再君一看草園和

鴿子，他便放聲大哭了。看了真要令人酸鼻呵。

『起初梅先開把母親接來同住，藉此稍破岑寂；母親住到生了外孫——就是這個古沙——便跑到奧波揚，另外一個出嫁了的女兒那裏去住，撇下她和古沙孤另的住着。家裏事情太繁，五個挑夫都是無禮的醉漢，還要照料馬匹車輛，弄得不是衝破籬笆，便是煙突起火——女人家做這種粗事本是做不來的，因為我是鄰居，她便事無大小，都求我幫忙……我也就常到她那裏指點她，還替她做事……自然，屋內也進去坐坐，同她喝喝茶，談談天。我是個年青人，又有點鬼聰明，歡喜談各種學問；她也是受過教育的。她的衣服穿得很整潔，夏天出門歡喜撐一頂遮陽傘。有時我同她談到宗教和政治，她很高興，便拿茶和菓子醬來款待我……總之，簡直的說罷，老人家呵，我告訴你，不到一年，這個鬼東西，全人類的仇敵，就迷住我了。我忽然感覺到，只要一天不去看她，就渾身都不自在。我總要找出點事由去看她。我自言自語的說：「冬天來了，應該多安幾扇窗子。」於是這一天什麼事都不做，只在她家安窗子，故意做得很仔細，剩下兩扇，明天再做。

「或者自言自語的說：『我要去數一數雞的鴿子，看看丟掉一隻沒有。』」諸如此類的話。我時常爬過籬笆同她說話，後來覺得不方便，就在籬笆裏開了一個小門，免得繞路。有了婦人，世界上便憑空添出許多的罪惡，以及各種的憎惡。不但是我們犯罪的人，就連聖徒都被她們引到迷途上去。梅先開一天天的同我親近。爲了想念丈夫和防衛自己，她便同我戀愛了。我觀察出她沒有我就要煩悶，時常在籬笆前走來走去，從籬縫裏窺望我的院落。

『我的腦筋昏亂極了。在星期四早晨，我起來得很早——天還沒有亮——到市鎮去，從她門口走過，那個鬼東西忽然又在我的眼底了。這時她已經起身，站在院中餵鴨子，我是在門外格子牆裏看見的。我忍耐不住，喊着她的名字。她跑來，從格子牆裏看我。她那小臉兒很白，眼睛柔和欲醉……我愛得她無以復加，便竭力的稱讚她，彷彿我們不是隔着一堵牆，而是過着記名的日子似的，她紅了臉，大笑了，眼睛眨都不眨的盯着我……我失去了知覺，明言我很愛她……她打開了門，從那天早晨起，我們便成爲夫婦了……』

駝背的士嘉從市鎮走向院子裏來，跑得氣喘喘的，也不看別人，便走到房裏去。一分鐘後，他又拿了一個手風琴，跑出門來。一面跑，口袋裏的銅板一面叮叮噹噹的響着，一面嘴裏還喫着葵花子。

馬特問道：「請問這位是誰？」

杜達答道：「我的兒子士嘉，那個東西，又去灌黃湯去了。上天給了他一個駝峯，所以還不難管教。」

愛芬嘆道：「他常同別人喝酒，總是喝酒。在四旬齋前我們替他配了親，以為他可以飲抑一點！誰知他喝得更加利害。」

杜達說：「一點用都沒有。只是白白的糟踏了別人的女兒。」

在教堂後面有光榮的悲歌傳來。他們聽不出歌辭，只辨得出聲音——兩個次中音，一個低音。大家都在靜聽；院落裏完全沈默……忽然又聽見一陣狂笑，但還有一個次中音在繼續唱歌，調子很高，使得個個人都擡頭仰看，好像那歌聲已經高入雲霄似的。

薇娜走出門來，手遮着眼睛，看到教堂，彷彿剛剛睡醒。

她說：「這是教師和教士的兩個兒子。」

三個聲音又合唱起來。馬特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

「老人家呵，就是這樣。兩年以後，維撒從華沙來了一封信，說他將因病遣歸。他病了。那時我把一切的愚蠢都掃開，已經選擇到一個新婦，只是不知怎樣同我的愛人斷絕關係。每天我想同梅先開決裂，卻又不知怎樣責備她，縱能夠使她不在我耳朶前叫喊。這封信救了我了。我同梅先開把信念了一遍，我向她說：「現在，感謝上帝罷。」她一聽我說出這樣話來，嚇得面白如紙。我又說：「你又可以做一個正派婦人了。」但她卻說：「我不願同他居住。」我說：「爲什麼呢？他不是你的丈夫麼？」她說：「事情有這樣容易麼……我不愛他，我嫁他本非出於心願，只是母親之命。」我說：「傻子，不要胡思亂想了。我且問你，你是不是在教堂裏同他結婚的？」她說：「我雖同他結婚，但我愛的卻是你。我要同你一直住到百年偕老。人家嘲笑，我都不管。」我說：「你是一個基督徒，讀過聖經，聖經上寫些

什麼呢？」

杜達說：「結過婚的女子，應當與她丈夫同居。」

「我說：「夫妻是一體的。我們犯了罪啦。你和我，夠了；我們要懺悔，敬長上帝。我們要
在維撒面前承認一切。他是一個沈靜溫和的人，決不會殺你的。真的，與其在可怕的審判
末日切齒，還不如在這個世界裏你丈夫的手中受苦。」那個鬼東西偏不肯聽，依舊非常
固執，蠢笨的說：「我愛的卻是你！」此外我得不到她別的回答。」

「維撒在三一節前的星期六，很早的就回來了。從我的籬笆裏，我能夠看到一切。他
跑到房裏，一分鐘後，又抱着古沙出來，同時他又笑又是哭；他吻着古沙，看看草園，心裏
還想去看看鴿子，但卻不能把古沙放下來。他總是這樣的溫柔而且多情。那一天過得，很
順適，大家都安安靜靜的。他們搖着教堂的鐘做晚禱。這時我想道：「明天是三一節，他們
不是要把大門和籬笆飾以松柏枝麼？錯了，錯了！」我跑到他們家裏去，在門簾裏張了一
張，看見他坐在房子中間的地板上，眼睛呆定無神，好像一個醉漢，淚流兩頰，雙手顫抖；他

從布包裏取出乾麵包，彈子糖，蜜餅，各種小禮物拿來丟到地板上。三歲的古沙在地板上爬，嗅着蜜餅，梅先開站在火爐旁邊，面色發白，遍身顫抖，喃喃的說：「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能與你同居。」諸如此類的蠢話。我跪在維撒的腳下低着頭說：「我們犯了罪。維撒呵，饒恕了我們罷，看耶穌的面上！」後來我立起身來，向梅先開說：「你現在應該替維撒洗腳，喝那洗腳水。你應該做他順從的妻子，在上帝面前爲我禱告，求他饒恕我的罪過。」我說的話好像天使給我的靈感；我莊嚴的安慰她，說話時激動感情，自己的眼淚都流了下來。兩天以後，維撒跑來看我。他說：「馬特呵，我想了你和我的妻，上帝憐憫你們罷！她是兵士的妻子，年紀很青；本來獨守空房是很不容易的。這種事很多，並不只是她一個人如此。不過我求你不要說出來，彷彿你們倆沒有這麼一回事一樣纔好，我也當用種種方法，使得她回心轉意，再與我戀愛如常。」他伸出手來給我握，喝了一杯茶，便很高興的走了。

『我想，「好了，謝謝上帝！」我以爲一切都順適，心裏正在高興，誰知維撒剛出去不久，梅先開就走了進來。唉！我真痛苦極了！她抱着我的頸子，哭着求我：「看上帝面上，不

「要拋棄我；我沒有你便不能生活！」

杜遠嘆道：「不要臉的婆娘！」

「我向她蹀脚發誓，拉她到門外，用鉤子把門緊緊的關了起來。我喊道：『到你丈夫那裏去！要敬畏上帝！不要在大家面前侮辱我。』」每天都演的是這齣活劇。

「有一天早晨，我站在馬廄附近洗纏繩。忽然看見她從小門裏跑到我面前來，赤着「雙腳，穿着襯衣；她握住纏繩，一面搖，一面哭道：『我受不了，我討厭他！你要是不愛我，還是殺了我罷！』我很生氣，用纏繩打了她兩下；那時維撒跑到門口來，失望的喊道：『不要打她！不要打她！』他揮着兩臂，跑了過來，好像瘋了似的，用拳頭盡力打她，又把她推到地上，用腳來踢。我想保護她，但他拿起纏繩就打，好像小馬嘶鳴似的，他不住的「喝——喝——喝！」

薇娜生了氣，走開了說：「我也要拿纏繩讓你們來嘗嘗味道。你們這些東西，謀害了我們的妹妹……！」

杜達叱責她說：「小蹄子，不許多嘴！」

馬特繼續說：「喝——喝——喝！」一個挑夫從他的院子裏走了出來，我喊住了

他，又把我的工人喊來，於是我們三個人把梅先開擡回家裏去。就在那天晚上，我跑到他家裏去探望。她躺在牀上，全身細了起來，只看得見眼睛和鼻子；她兩眼看着天花板。我說：

「梅先開呀，晚上好！」她沒有說話。維撒坐在隔壁房間裏，兩手抱着頭，喊着說：「我是個禽獸！我毀壞了自己的生活！上帝呀，讓我死了罷！」我在梅先開身旁坐了半點鐘，好好的開導她。我又想恐嚇她。我說：「好人死後可以進入天國，姦婦死後要打入烈火地獄。不要反抗你的丈夫，你去伏在他的腳下認罪罷。」但她一句話都不說；連眼臉都不眨一眨，我好像是對石柱說話似的。第二天維撒得了急病，好像是虎列拉，那晚我就聽說他死了。大家把他安了葬，梅先開連送殯都不肯送，一點也不怕人家恥笑。不久全鎮的人都說維撒死得古怪，疑心梅先開施了毒計。這話被巡警聽見，便把維撒開棺檢驗，剖開肚子，發見胃裏有砒霜。顯然他是服毒死的；巡警便把梅先開帶走，無辜的古沙也跟了母親同去。他們

母子俯下了監獄……那婦人後來走了很遠——上帝責罰她的……八個月後開審。我還記得，她坐在一個矮凳上，頭上包了一塊小白手巾，穿了一件灰色長衣，面龐瘦削蒼白，眼光銳利，誰看了她都要傷心。在她後面站了一個荷槍的兵。她不承認她犯了罪。法庭中有人說她毒死了丈夫，有人說她丈夫因憂傷過度，服毒自盡。我也是證人之一。法官問到我，我一面發誓，一面把前前後後的事都招供了出來。我說：「她是有罪的。這無須隱瞞；她不愛她的丈夫，自己的意志很堅強……」從早晨開審起，一直審到晚上，最後判決，把她送到西伯利亞做十三年苦工。判決以後，梅先開還在監獄裏住了三個月。我跑去看她，爲了基督徒的仁慈，我給她一點茶和糖。但她的眼睛一看到我，便這身顫抖，搓着手，喃喃的說：「出去！出去！她把古沙緊緊的抱在懷裏，好像怕我搶奪似的。我說：『唉，你現在多麼受苦呵！梅先開，梅先開我勸你的話，你偏不肯相信，現在你也懊悔了罷。你應該責備你自己，責備你自己！』我好好的勸她，但她卻抱着古沙，靠着牆遍身顫抖，縮作一團，嘴裏不住的嚷道：『出去！出去！』」

「解差把她解到我們省裏的首府，我隨着解差一直走到車站，塞了一張鈔票在她的衣包裏，救贖我的靈魂。但她沒有走到西伯利亞……害了一場寒熱病，就死在首府的監獄裏了。」

杜達說：「活着如狗，死亦如狗。」

「古沙送回家來……我熟慮了一番，便把他收養。不管怎樣，他雖是罪人的兒子，究竟也是一個活的靈魂，一個基督徒……我很可憐他。我要把他做我的書記。如果我沒有兒子，便叫他做商人。現在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與他同行，讓他也好學習學習。」

馬特在談故事的時候，自始至終，古沙都坐在門旁的小石頭上。他兩手叉着頭，凝視着天空，在黑暗裏，遠遠的看起來，他好像一株截過的樹根。

馬特喊他道：「古沙，好睡覺了。」

杜達立起身來說：「是的，時候到了。」他打了一個呵欠，又說：

「人各有志，如此而已。」

院子上月亮浮在天空；月亮向這邊走，下面的雲卻向那邊走；雲消失在黑暗裏了，月亮依舊高高的照在院子上。

馬特面對着教堂禱告，說過晚安，便睡在車旁的地上。古沙也禱告了一遍，便進到車內睡覺，小外衣蓋住他自己的身體。他彎曲的睡下，手足縮成一團。在院子裏能夠看見杜達在他的房間裏點燃蠟燭，戴上眼鏡，站在角隅裏讀書。他讀了許久，畫了許多十字。

旅客睡熟了。愛芬和蘇雅走到車旁，看了看古沙。

老婦人說：『小孤兒睡熟了。他又瘦又弱，只剩幾根骨頭了。沒有母親，沒有人好好的看護他。』

蘇雅說：『我的格里只比他大兩歲，他在工廠裏做工，生活好像奴隸一樣。我敢說，工頭打他。現在我看到這個可憐的小孩，不禁想到我自己的格里，我的心就冷了。』一分鐘沈默的過去。

老婦人說：『我想他一定記不起他的母親了。』

「他哪裏還能夠記得呢！」

蘇雅的眼淚大滴的流了下來。

她一面嗚咽，一面溫和的歡笑，一面傷心，說道：「他蜷縮起來，好像貓兒一樣呢。可憐的無母之兒呵！」

古沙喫了一驚，睜開眼睛，看見一個皺紋、淚溼、醜陋的臉，在她旁邊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太婆，尖鼻子尖腮，在她們上面，天上飄浮着雲和月亮。他嚇得哭了起來。蘇雅也哭了。回聲響着兩個人的哭聲，靜止的熱鬧空氣微微的攪動；更夫在附近打更，還有犬吠。馬特說着夢話，翻了一個轉身。

夜深了，杜達，老婦人以及附近的更夫都睡熟了。蘇雅走到門口，坐在長凳上。她感到熱鬧，頭都哭痛了。大路很寬很長，左邊有兩里，右邊也有兩里，看不見盡頭。現在月亮已經不照在院子上，落到教室後面去了。大路的一邊瀉着月光，一邊躺着黑影。白楊和烏窠的黑影很長的掩過大道，教室也投下寬大的黑影，令人戰慄，掩覆着杜達的大門和房子的

一半。大路上靜寂而且荒涼，時常有音樂的聲音微微的從大階末端傳送過來——大約是士嘉在弄手風琴罷。

有人在教室附近的黑影裏移動，蘇雅辨不出是人還是牛，也許是隻大鳥在樹間撒過。但那時一個人從影子裏走了出來，停了脚步，說起話來是男子的聲音，走到教堂的轉角，便不見了。不久，離大門只有三碼遠，又走出一個人來；那人從教室一直走到大門口就停住了，看了看坐在長凳上的蘇雅。

蘇雅說：「你是薇娜麼？」

「也許是罷？」

她就是薇娜，靜默的站了一會，便也坐在長凳上。

蘇雅問：「你到哪裏去的？」

薇娜沒有回答。

蘇雅說：「我的姑娘呵，最好你還是不要幹這些勾當。你沒有聽說梅先開挨踢挨打

麼？你還是乖覺一點的好，不然他們也要如法泡製呢。」

「隨他們的便罷。」

薇娜掩口而笑，低聲說：

「我剛才是同教士的兒子在一起。」

「笑話！」

「真的呢！」

蘇雅低聲說：「罪過，罪過！」

「隨牠去罷。……哪裏管得了這樣許多？罪過就罪過，寧願被天雷打死，也不願這樣生活下去。我是年青力壯的，我的丈夫卻是一個駝背，又醜，又討厭，該死的東西，比杜遠都不如我做姑娘的時候，麵包也沒有得喫，鞋也沒有得穿，我是看上了士嘉有錢，便像魚入網中似的，再也出不來了，我寧願要毒蛇做我的丈夫，也不願要這個醜陋的士嘉。你的生活怎麼樣呢？我看了心裏就難過。你的富德從工廠裏寄包裹給你，其實他另外愛上了

一個女子。他們欺騙了你，還把你的兒子當作奴隸一般看待。你像牛馬一般的工作，聽不見一句溫和的話。我情願過我處女時代的窮苦生活，寧願向教士的兒子討半個盧布，寧願做乞丐，寧願投井……」

蘇雅又低聲說：「罪過，罪過！」

「不管，隨牠去罷。」

在教室後面某處，那同樣的三個聲音，兩個次中音，一個低音，又唱起悲哀的調子來，辭句依舊聽不清楚。

薇娜笑道：「他們睡得很遲呢。」

於是她低聲講起她同教士的兒子半夜散步，講起他講給她聽的故事，講起他的同伴，還講起她和住在家中的旅客的戲謔。悲哀的調子激起生命和自由的願望。蘇雅笑了；她雖然以為這件事是罪惡而且可怕的，但卻很喜歡聽，她感到忌妒和傷心，可惜她不能在年青貌美的時候，也做一個罪人……

教堂裏的鐘打了十二下。

蘇雅立起身來說：『時候不早了，我們該睡覺了。給杜達看見了不大好呢。』她們都輕輕的走到院子裏。

薇娜在窗下鋪了一張牀，說道：『我走了，不知那旅客後來說些什麼。梅先開以後怎樣呢？』

『他說，她死在監獄裏。她毒死了她的丈夫。』

薇娜在蘇雅身旁坐了一會，溫和的說：

『我要是害死士嘉，我決不懊悔的。』

『你亂說；罪過，罪過。』

蘇雅快要睡熟，薇娜走近身邊，在她耳朵裏低聲說：

『我們把杜達和士嘉害死罷！』

蘇雅喫了一驚，沒有說話。後來她睜大眼睛，呆呆的看了天空許久。

她說：「人家會曉得的。」

「不會曉得的。杜達是個老頭子，也該死了；士嘉歡喜喝酒，人家一定要以為他是醉死的。」

「我很害怕……上帝要責罰我們。」

「隨他去罷……」

兩個人都睡不熟，默默的想。

蘇雅遍身顫抖着說：「天氣冷了起來，不久就要天亮了。你睡熟過麼？」

薇娜低聲說：「沒有……親愛的，你記得我的話麼？我恨那東西恨得瘋了。簡直不知說什麼纔好。睡罷，天快亮了……睡罷。」

兩個人都靜默着，不久就睡熟了。

老太婆醒得比誰都早。她賊醒蘇雅，一同到牛棚裏去擠牛乳。駝背的士嘉嗅得醉醺醺的失望而歸，手風琴也遺失了；胸和膝沾了許多泥土和稻草——他一定在地上跌過

一交。他東倒西歪的走到牛棚裏，連衣服都不脫，就往車子裏一滾，馬上就打起鼾聲來。太陽漸漸由教堂的十字架上移到窗上，影子伸長開來，罩在院子裏露溼的草上，樹上和井上，馬特跳了起來，來回亂跑。

他喊道：『古沙，起來！套馬的時候到了！醒醒罷！』

早晨的忙碌開始了。一個年青的猶太姑娘，穿了一件棕色的長衣，牽起衣襟，引一匹馬到院子裏來喝水。井上的滑車碌碌的響着，水桶放下去時也撞着井壁響……

古沙睡眼惺忪，困倦異常，滿身被露水溼透，在車裏坐了起來，懶懶的穿上小外衣，聽見井裏的水桶響，愈加冷得發抖。

馬特向蘇雅喊道：『告訴我的車夫，要他套馬，謝謝你呀！』

杜達同時也在筐子裏喊：

『蘇雅，那個猶太姑娘牽馬來喝水，你問她要一個小錢，這些饑餓東西，時常跑來打攪，真可惡！』

大路上羊羣跑來跑去，咩咩的叫着；婦人們向牧羊人喚着，牧羊人揚着鞭兒，吹着笛兒，有時也倦怠的低聲的回答她們幾句。忽然三隻羊誤入院中，找不到出路，亂撞着籬笆。

薇娜被聲音吵醒，把褥子捲起，挾在臂裏，走到房裏去了。

老太婆斥責她道：『我的太太！至少你也應該把這幾隻羊趕出去呀！』

薇娜嘆道：『我敢說！我也不是你的奴隸，值得這樣亂嚷！』說着便走進去了。

杜達手裏捏着賬單，從房裏走了出來，坐在階石上，計算旅客欠他的住夜費。麥費以及水費。

馬特說：『先生，你麥費開得太大了。』

『如果你嫌開得太大，就把麥還我罷。老板，我並不勉強你買。』

旅客正要起程，又停留了一下。古沙把帽子丟掉了。

馬特發怒道：『笨豬，你把帽子放在哪裏呀？放在哪裏呀？』

古沙非常害怕，在車旁跑來跑去，總也找不到，後來他又跑到門口，跑到牛棚。老太婆

和蘇雅也幫他尋找。

馬特罵道：「龔礙東西，小心我把你的耳朵扯掉！」

終於在車底下尋到帽子。

古沙用袖子刷去帽子上面沾着的稻草，膽怯的爬到車內，依舊非常害怕，好像怕後

面有人打他。

馬特畫了十字，車夫把繩繩一抖，馬車的輪子就滾出院外去了。

藥房的老板娘

B縣是個小城，兩三條彎彎曲曲的大街，都已酣睡。沈寂的空氣裏沒有一些兒聲息。什麼都聽不見，只有城外遠遠的隱約傳來幾聲犬吠。這時天快亮了。

一切都早已熟睡。唯一不會睡熟的人就是齊洛謨。年輕的妻子，齊洛謨是有名的藥劑師，自己已在小城裏開了一個藥房。她上牀去睡，總也睡不熟，起來了三次，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她穿了睡衣，坐在打開的窗子面前，望着街市。她感到煩悶，寂寞，無聊……煩悶得想要哭泣——這樣煩悶，她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她的胸中彷彿鬱積了一塊東西，升到喉頭……在她身後，相隔數步之遠，齊洛謨正縮作一團，靠着牆壁，睡得很酣，不住的打鼾。一個貪食的蚊子停在他的鼻梁上，但他並不覺得，反倒微笑，因為他夢到城裏個個

人都得了咳嗽病，都向他買丹麥王牌的咳嗽藥水。現在就是拿針刺他，拿大礮轟他，或是有女人來愛他，他都不會醒的。

藥房差不多在城廂的盡頭，所以藥房的老板娘可以看見遙遠的田畝。她能夠看見東方地平線上漸漸的發白，以後變得通紅，好像遭了大火似的。一個很大的圓臉月亮出其不意的在遠處蘆葦後面窺伺。月亮是紅的。（照例月亮隱在蘆葦後面，總要紅臉。）

忽然在這寂靜的深夜，有脚步声和靴距聲。她還聽見笑語聲。

藥房的老板娘心裏想：『一定是從警察廳裏出來，回到軍營裏去的軍官。』

不久，兩個穿着白制服的軍官可以看得清楚了：一個很高大，一個又瘦又矮。……他們順着牆垣懶懶的走，高聲的說話。他們走過藥房的時候，步子更加遲緩，看了看窗子。

瘦子說：『藥房的氣味，一定是的！呵，我記起來了……上禮拜我到這兒來買過葛麻油。那位藥房老板，哭喪着臉，上下顎骨，生得和驢一樣，那纔像個驢臉呢！』

大的一個粗聲說道：『喂，藥房老板已經睡了。他的妻子大約也睡了。吳屠蘇，她是一

個美麗女子呢。」

「我見過她。我很喜歡她。……醫官，你說，她愛那個驢臉的丈夫麼？她愛麼？」

醫官好像很替藥房老板抱愧似的，他嘆息道：「不，她當然不愛他。吳屠蘇，那小婦人睡在窗下。因為天氣熱，她的小嘴半開着……一條小腿吊在牀外。我敢說那個儂子藥房老板是不會享受豔福的。……在他看來，一個女人大約與一瓶石炭酸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軍官停了脚步說道：「醫官，我說，我們到藥房裏去買一點東西罷。也許我們可以看見她。」

「這樣夜深——你這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要緊？藥房本來在夜深也應該開門的。親愛的，我們進去罷！」

「好，聽你的便……」

藥房老板娘躲在窗幔裏面，聽見門鈴響。她看了看她的丈夫，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睡

得很酣，打鼾並且微笑，於是她披上睡衣，赤脚穿上拖鞋，跑到店裏來。

在玻璃門的外面她可以看見兩個人影。藥房老板娘扭開了燈，連忙出來開門，現在她不再感到煩悶與寂寞，也不再想哭泣，但心卻別別的跳。高大的醫官和瘦小的奧屠蘇走了進來。現在她可以看清楚他們。醫官肥胖而帶黑色，長了鬚鬚，動作遲緩。他只要稍微動一動，制服就好像要破裂似的，臉上不住的流汗。軍官面色紅潤，面孔剃得光光的，好像女人一樣，謙和得好像英國的馬車夫。

藥房的老板娘把睡衣蓋住了胸，問道：『你們買什麼呀？』

『給我們……嗯——嗯……十五個戈比的薄荷餅。』

藥房的老板娘慢慢的從架子上拿下一個罐子，用天秤稱那藥餅。那兩個買主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的背脊；醫官望了個飽，就好像喫飽了的貓似的，但是軍官的態度，卻是非常的凝重。

醫官說：『女太太在藥店裏做事，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呢。』

藥房的老板娘向那紅潤面龐的軍官打了個眼風，答道：「這有什麼希奇呢？祇因我的丈夫沒有助手，所以我幫着他。」

「那就是了。你這個小藥房，多麼可愛呵！這樣多各種不同的罐子！你不怕誤觸毒物麼？」

藥房的老板娘把藥餅封好，交給醫官。吳屠蘇付了錢，沈默了半分鐘……兩位顧客，相互遞了個眼色，便向大門走去，又相互遞了個眼色。

醫官說：「我還要十個戈比的蘇打。」

老板娘又慢慢的，懶洋洋的伸手到架子上。

吳屠蘇動着手指，喃喃的說：「你們藥房裏有沒有……這個……能夠活潑精神的液體……像汽水這樣的東西麼？」

老板娘答道：「有的。」

「好呀！你不是凡人，簡直是仙女呢！替我們開三瓶罷！」

老板娘趕忙包好蘇打，進了小門，就隱到黑暗裏去了。

警官向軍官使了一個眼色，說道：「果子！你在馬德拉島都找不出這樣好的波羅蜜！你說什麼？你聽見霹靂感藥房老板最喜歡的就是酣睡！」

一分鐘後，老板娘走回來，放五瓶汽水在櫃臺上。她方纔在地窖裏，所以現在有些臉紅氣喘。

她開瓶蓋時，因為沒有留神，把鐵鉗子落在地下，嚇得那位軍官連聲說道：「聲音小些呀，不要把你的丈夫驚醒了！」

「就是把他驚醒，又有什麼要緊呢？」

「他睡得很甜……一定是夢到你……祝福你呀！」

警官喝了汽水以後說：「丈夫真是沈悶東西，最好他們永遠熟睡。汽水裏再加點紅酒就好了！」

老板娘笑道：「你真會出主意！」

「喝點酒夠多好！可惜藥房裏不賣酒，你應該拿酒來當藥賣。你們這裏有紅酒麼？」

「有的。」

「給我們一點罷！拿來罷！」

「你要多少？」

「一點點就夠了……每人斟一杯……吳屠蘇，你以為怎麼樣？等我們喝完了以後再說罷。」

醫官和軍官坐在櫃臺旁，除下帽子，喝起酒來。

「老實說，這個酒稍低一點；但對着……便成爲玉液瓊漿了。太太，你真可愛！我在想像中，彷彿是吻了你的手呢。」

吳屠蘇說：「如果這想像成爲事實，我願意化許多錢，哪怕是犧牲了我的性命我都情願。」

齊洛謨夫人說：「夠了！」她面孔通紅，神情嚴肅。

醫官垂着眉，狡猾的看了看她，溫和的笑道：『你多麼風騷呵！你的眼睛好像在出火！我祝賀你勝利了！我們被你制勝了！』

老板娘看了着他們倆酒醉的紅臉，聽他們談話，不久她也活潑起來。她覺得非常愉快！她與他們談話，笑着，做出媚態，經不起顧客再三的請求，她也喝了兩三杯紅酒。

她說：『你們軍官常從營裏到這兒來罷。這兒寂寞得很。我快要悶死了。』

醫官憤憤不平的說：『我也這樣想，這樣一朵桃花，大自然的神奇，怎麼竟丟在野地裏？格裡薄哀杜夫說：「在野地裏，到塞拉托夫去！」我們現在要走了。此次與你相識，真是高興……非常高興。一共多少錢？』

老板娘舉目望着天花板，她的嘴唇動了半晌。

她說：『十二盧布四十八戈比。』

吳屠蘇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很厚的皮夾，翻騰了半天，纔如數付賬。

在臨別時，他握着她的手，喃喃的說：『你的丈夫壓得很甜……大約正在做夢罷。』

「我不愛聽這些歇話……」

「這是歇話麼？反之，一點也不歇呢……甚至莎士比亞都說：『人生宜尋樂，須在少年時。』」

「你放開手罷。」

在離別時談了許多話，又吻了她的手，兩個顧客纔無可奈何的走出藥房，忽忽如有所失。

她連忙跑回寢室，坐在原處。她看見醫官和軍官出了藥房，懶懶的走了二十步光景，就停了脚步，互相低語。他們說些什麼呢？她的心別別的跳，太陽穴也在跳，但她卻不知是爲了什麼……她的心跳得很利害，好像外面兩個低語的人可以決定她的命運似的。

五分鐘後，醫官別了吳屠蘇向前走，吳屠蘇又走了回來。他在藥房面前來回走了兩次……他想停在門前，又走前幾步。終於門鈴輕輕的響了起來。

老板娘忽然聽見她丈夫的聲音：「什麼是誰呀？」他又嚴肅的說：「門鈴響了，你沒

有聽見麼？你這算是在做事麼？」

他爬了起來，穿上睡衣，曳上拖鞋，半睡半醒的，蹣跚着走到店裏。

他問吳屠蘇道：「什麼事？」

「給我……十五個戈比的薄荷餅。」

他一頭走，一頭打瞌睡，不住的打呵欠，腿碰着櫃臺，從架子上把罐子拿了下來。

兩分鐘後，老板娘看見吳屠蘇出了藥房，走了幾步，她看見他把薄荷餅的紙包丟在路上。醫官從牆角出來會他……他們聚在一起，做了一個手勢，便消失於曉霧之中。

她的丈夫正在很快的脫衣服，預備上牀，她怒容滿面的向他說道：「我是多麼的不幸呵！我是多麼的不幸呵！」她忽然哭了起來：「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

藥房老板蓋上綿被，又說：「我忘了十五個戈比在櫃臺上，請你放在抽屜裏罷……」
說過他又睡熟了。

薇 娜

吳禮甫記得在八月裏有一天晚上，他砰的一聲打開了玻璃門，走到露臺上去。他穿了一件印味涅斯的輕便披肩，戴了一頂寬邊的草帽，也就是與他的高靴一同放在牀下灰塵裏的那頂草帽。他一隻手裏有一捆書和筆記簿，另外一隻手拿了一根多節的手杖。

門後面站着屋主古涅磋，高舉着燈照路，他是一個禿頭的老人，灰白長鬚，穿了一件雪白的紗背心。這老人很有禮貌的微笑着，不住的點頭。

吳禮甫說：「老人家，再會罷！」

古涅磋把燈放在一張小桌子上，也走到露臺上去。兩個狹長的影移下了石級，向着花壇那兒去，前後搖曳着，他們的頭倚在菩提樹的幹上。

吳禮甫說：「再會罷，我親愛的人，我再謝謝你！謝謝你的歡迎，你的慈愛以及你的親摯……我將永不忘記你的款待。你很好，你的女兒很好，每一個在這兒的人都很仁愛，很和善，很講友誼……這樣一大堆好人，我簡直不知應該怎樣表示我的感謝纔好！」

吳禮甫因為方纔多喝了家釀陳酒，感情興奮，說起話來便像神學院的學生唱歌一般，他非常感動，言語不足以完全達到他的情感，他就不住的眨眼聳肩。古湮礎也喝了許多，非常興奮，俯身向着年輕人，和他接吻。

吳禮甫繼續說：「我喜歡你，彷彿我是你的小狗一樣。我差不多每天到你家裏來；在你家至少也消磨了十幾個通宵。一想起我所喝過的家釀陳酒的總量，真是嚇得死人。最感謝你的就是你的合作和幫助。沒有你我就要忙着我的統計學，一直到十月纔能完結。我將在我的序上說：「我想，我應該表示我對於N省杉士突縣長古湮礎的感謝，爲了他的合作。」統計學的將來是很光明的！請你向薇娜問好，並請告訴醫生們，律師們以及你的書記，我將永不忘記他們的幫助！現在，老朋友，讓我們彼此擁抱，並且作最後一次的

接吻罷！

吳禮甫激動情感，又吻了老人一次，這纔再走下石級。他走到最後一級時，回過頭來問道：『將來我們可以重相聚首麼？』

老人說：『誰也不知道呵！大約不會再遇見了罷！』

『是的，你說得不錯！什麼也不能引誘你到彼得堡去，我也不會再到這個縣裏來了。好，再會罷！』

古涅磯跟在他後面喊道：『最好你把書留在這兒！你拿這樣多的書一定很累贅。我明天喊僕人送到你那兒去罷！』

但是吳禮甫已經很快的離開房屋，沒有聽見老人的話。他的心爲酒所暖，只是想念着和藹、友誼和憂傷。他一面走，一面想，他時常遇見好人，這些次的會晤，除了記憶，什麼也不能留下，這是多麼的傷心呵。你時常在地平線上看見一羣鸛，一陣輕風送來他們清晰的歡呼，一分鐘後，你哪怕是望盡了天邊，也看不見一點東西，聽不見一點聲音；同樣，人們

的笑臉歡呼，在我們的生命中撤過，就沈溺在過去裏，除了微弱的記憶以外，什麼也沒有留下。早春在杉土突縣，差不多每天在古澗磯家裏，吳禮甫與老人，他的女兒以及僕人們逐漸厮熟，好像他就是他們家裏的人一般；他對於全家極細微的地方也已知道得清清楚楚，諸如舒服的露臺，曲折的迴廊，廚房頂上樹的側影，浴室等等他都已看慣走慣；但他如剛一走出大門，記憶裏的一切便都要改變，將永遠失去牠的真實的意義，一兩年間一切這些可愛的幻象將在他的心中逐漸晦暗，彷彿他所聽過的故事或是他所想像的事情一般。

吳禮甫沿着花園小徑向門口走去，心裏想道：『人生再也沒有比朋友更可寶貴的了！再也沒有！』

花園裏溫暖而且寂靜。花壇裏依舊有一陣木犀花，罌粟花以及向日葵的香氣。大樹與小樹之間的空處，充滿了柔和的霧氣，完全沈浸在月光裏，吳禮甫永遠記得的，霧圍好像鬼影一般，慢慢的但卻是可見的，一個跟隨一個的經過樹間的大道。月亮高高的停在

花園上面，下面透明的霧向着東方浮動。全世界似乎除了側面的黑影和飄浮的白影以外，便沒有別的。吳禮甫在八月之夜的月光下看霧，差不多是他畢生第一次，想像着他所看見的不是大自然，而是舞臺的效果，不熟練的工人，要想用白色的彭加利火照明花園，自己則藏在矮樹後，放出火光和白煙雲來。

吳禮甫到了花園門口，一個黑影從短籬那兒向前移，對着他走來。

他欣喜的說：『薇娜！你在這兒麼？我到處在找你呢；想向你告辭……說聲再會；我要走了。』

『這樣早麼？現在還只有十一點呀。』

『是的，這是我應該走的時候了。我要走四里路再打點我的行李。明天我還要早點起身。』

在吳禮甫面前站的是古涅磳的女兒薇娜，一個二十一歲的姑娘，與平時一樣的傷感，裝束慵懶，極爲動人。夢想的姑娘，終日的躺在牀上，懶懶的拿起手邊的任何書來看，鬱

悶而且傷感，對於裝束總是不大講究的。天然有風韻和美麗的人，不加修飾，反而有一種特別迷人的地方。後來每逢吳禮甫想念到她的時候，他所想像的美麗的薇娜，必須是穿着寬闊的外衣，在繫帶處有褶痕的；頭髮不是梳得光光的，而是有一捲鬆下來覆在前額的；紅肩巾的邊上有球的也很隨便的搭在薇娜的肩上，在晚間無風的天氣肩巾就好像一面旗子，白天就皺攏來放在過道裏，與男人們的帽子放在一起，或是放在餐室裏的一隻箱子上，老貓就毫不遲疑的睡在上面。這個肩巾和她外衣的皺褶顯出隨便，懶惰，皮氣好以及坐在家裏等等的感覺。也許因為薇娜吸引住了吳禮甫罷，他覺得她每一個細節，每一個鈕釦，都是溫暖，純樸，舒服的，都是有趣又有詩意的，這也就是沒有天然美的女人所缺乏的美點。

薇娜的面貌，側影以及髮髮都很好看。吳禮甫一生很少見過女人，便以為她是美人。他在門口向她告別道：『我要走了。不要記我的壞處！感謝你的一切！』

他又感謝薇娜的仁愛和友誼，與向她父親說話時一樣的發出神學校的學生唱歌

似的聲音，並且是一樣的眨眼聳肩。

他說：『我在寫給母親的每封信裏都談到你。如果天下人個個都像你和你的父親那樣，這世界應該是多麼愉快的地方呵！你們是這樣的好人，全都很好講友誼。』

薇娜問道：『你現在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現在預備到阿里爾我母親那兒去；我與她同住兩禮拜以後，就再到莫斯科去工作。』

『後來呢？』

『後來麼？我要整個冬天的工作。明春再到各省去搜集材料。請你快活一些，祝你百年長壽罷……不要記我的壞處呀。我們將永遠不再晤面了。』

吳禮甫俯身吻薇娜的手。於是，他默默的拉平了披肩，將一摞書放得更舒服一點，停了一會，說道：

『好多的霧呵！』

「是的，你忘記了什麼東西沒有？」

「沒有，我想是沒有……」

吳禮甫默默的站了幾秒鐘，就粗笨的向着門口移動，走出了花園。

薇娜跟了他出去，說道：「站住；我要送你走出我們的樹林。」

他們倆沿着大路走。樹木不再阻礙視線，你可以看見天空和遙遠的地方。好像遮了面網似的，大自然的一切都藏在一個透明無色的霧裏，益顯美麗；更濃更白的霧則不平勻的堆在石頭，梗幹和矮樹上，或是在大路上旋轉，抓緊了地，似乎不願阻礙行人的視線似的。在霧裏他們能夠看見大路前面的樹林。兩旁有黑暗的溝水，溝中的小樹捉住了搖曳的霧。他們看見離門口半里有一黑塊古澀的樹林。

吳禮甫想道：「她爲什麼要跟着我來呢？我豈不是又要送她回去麼？」但他看了看她的側影，他就友誼的微笑，說道：「像這樣可愛的天氣，誰也不願意走。這真是一個羅曼諦克的晚上，有這月亮，這寂靜，以及一切。薇娜，你知道麼，我在世界上活了二十九年，從來

沒有一次羅曼司。學生沒有一次羅曼諦克的插曲，什麼煩憂之路呀，接吻呀，我只是聽人家說說罷了。這是變質的，我坐在城裏的自己的房間中，還不感到虛空，但在這個新鮮空氣裏，我就感到這個虛空了……我很恨這個虛空！

「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以爲我沒有閒暇，也許是因爲我沒有遇見過女人，她……總之，我的相識很少，什麼地方都不去。」

一對年輕人默默的向前走了三百步。吳禮甫不住的望着薇娜的頭髮和肩巾，春天和夏天在他的心中起落。他離開灰色的彼得堡已經許久，享受着和藹的人溫暖的友誼，大自然，以及他所愛的工作，他沒有時間注意日落隨着朝暾，以及一個接連一個的報告，夏之將盡，首先是夜鶯停止了歌唱，接着是鷓鴣，再後就是秧雞。日子不知不覺的滑過去，生活自然是幸福而又安逸的。他回想起他很窮苦，不懂得社會上的周旋，在四月末到了杉士突縣，以爲統計學一定是疲倦，寂寞而又冷淡的，誰知現在他卻把統計學看作科學

中之最有興趣的，他在四月的一個早晨到了杉士突縣的小城，便投宿在信譽教的賴普亨的客店裏，那兒是二十個戈比一天，供給燈火，房間清潔，不許他在房間裏面吸煙。休息了一會，查出杉士突縣縣長的名字，便立刻步行去拜訪古涅礎。他要在多汗的草地上和小樹林裏走三里路。雲雀在雲中翱翔，在空中充滿了銀一般的聲音，烏鴉尊嚴莊重的拍着翅膀，飛過綠色的穀田。

吳禮甫驚奇的思想道：『天哪！這兒是不是永遠有這樣的空氣好呼吸呢？還是因為歡迎我來，只有今天散佈這種香氣呢？』

他以爲古涅礎一定會像做生意似的冷冷的款待他，他就羞慚的走到古涅礎家裏，垂下眼來偷看他，又羞慚的撫着他的鬍子。起初古涅礎皺緊眉毛，不懂得杉士突對於這年輕人和他的統計學有什麼用處；後來年輕人長篇大論的解釋統計學的材料，以及收集這些材料的方法，古涅礎便高興起來，微微一笑，好像小孩子一樣的好奇，翻檢着他的筆記簿。就在這一天晚上，吳禮甫便與古涅礎一同用晚餐，被強烈的家釀陳酒弄得高興

之來，望着他的新相識平和的面容以及懶惰的動作，覺得一切這些甜蜜疲倦的懶惰使人想睡，想伸懶腰，想微笑；那時他的新相識和善的望着他，問他的父母住在什麼地方，他賺多少錢一個月，又問他是否常去看戲……

吳禮甫回想起他的鄰縣旅行，野餐，釣魚，參觀修道院，院中的童貞女馬蓋送珠袋給每一個客人；他又記起十足俄國式的辯論，無窮無盡，非常激烈，反對者口涎四濺，拳頭拍着桌子，彼此插嘴，不能互相了解，不自覺的每一句話竟是反駁他們自己，不住的改換論點，辯論了兩三個鐘頭以後，便笑着說道：

『誰知道我們是在辯論些什麼呢？先談這件事，接着又談那件事！』

他們到了樹林的時候，吳禮甫對薇娜說：『你還記得醫生，你和我騎馬到西斯托伏去的這回事麼？我們就在那兒遇見瘋僧的；我給了他五個戈比，他畫了三次十字，就把錢丟在麥田裏去了。天哪！我回想起許多事情，如果我把這些回想聚集得緊緊的，可以成爲一大塊純金！我不懂得爲什麼聰明穎悟的人喜歡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不喜歡到這兒

來。難道潮溼的大屋子比這兒要自由一些麼？真的，我總覺得藝術家科學家以及新聞記者住在有傢俱的房間裏是一個大錯誤。」

離樹林二十步有一座狹窄的小橋，轉角的地方有柱子，古澁澁家裏的人和他們的賓客晚間散步時常在這兒休息。在那兒興致很好的人可以摹仿樹林的嗚聲，又可以看見大路消失在樹林裏。

吳禮甫說：『到了橋頭了你請回罷。』

薇娜停了脚步，倒抽回去一口氣。

她坐在一個柱子上，說道：『我們且坐下罷。人們在動身以前告別時，總要坐一坐的。』
吳禮甫坐在她旁邊，拿那摺書當作座位，繼續談下去。她走得氣喘不已，不望吳禮甫，只望着遠方，所以他看不見她的臉。

他說：『如果我們在十年後相遇，不知是怎樣了呢？那時我們是像什麼樣子呢？那時你將成爲一家可尊敬的母親，我將成爲巨大的統計學的作者，於人毫無用處，卻印了四

萬本。我們將重相聚首，想起從前的事情……現在我們只感到現在；這使我們很驚訝，但當我們重會時，我們將記不得最後一次我們在這橋上相遇，究竟是在哪一天，那一月，甚至是在哪一年。也許你要改變的……告訴我，你會改變麼？」

薇娜喫了一驚，面孔轉過來望着他。

她問道：「什麼？」

「我方纔問你……。」

「對不起，我沒有聽見你說些什麼。」

就在那時吳禮甫看出薇娜的改變。她面色灰白，呼吸急速，呼吸的顫抖連帶了手，脣頭都抖了起來，不只平時的一捲頭髮鬆下來，現在有兩捲鬆下來覆在前額了……顯然她想不看他的臉，要想藏起她的情感，有時用手指摸着衣領，好像衣領觸痛了她的頸子似的，有時又將她的紅肩巾從這個肩膀扯到那個肩膀。

吳禮甫說：「我怕你受了涼。坐在霧裏是不大好的。我來送你回去罷。」

薇娜默默的坐着

吳禮甫微笑着問道：「怎麼一回事？你默默的坐着，不回答我的問話。你是生氣呢，還是覺得好過呢？」

薇娜將手掌撫着面頰，更接近吳禮甫，忽然將手移開。

她臉上帶着痛苦的表情，喃喃的說：「難受得很！難受呀！」

吳禮甫聳了聳肩，驚問道：「有什麼難受？這是怎麼一回事？」

薇娜依舊呼吸急促，抽着肩膀，將背對着他，看了天空半分鐘，說道：

「吳禮甫，我有一件事一定要對你說……」

「我在這兒聽着。」

「這在你似乎要以爲奇怪的……你一定要驚訝，但我卻不管……」

吳禮甫又聳了聳肩，預備靜聽。

薇娜垂着頭，在她的肩巾的邊緣上用手指含羞的繞着，說道：「你看……你看……」

這就是我想要告訴你的話……你一定要以為奇怪的……愚蠢的，但我……卻不能再忍受了。」

薇娜的話漸漸的說得含糊不清起來，忽然流下眼淚，就把話打斷。這姑娘用手巾掩了臉，更加俯身下去，哀哀的哭泣。吳禮甫很爲難的咳嗽了一聲，失望的看着四圍，不知說什麼好，也不知做什麼好。他沒有見過眼淚，便覺得他自己也要墮淚似的。

他舉止失措的喃喃說道：「你請說下去呀！薇娜，我很想知道你爲什麼哭泣。我親愛的姑娘，你是……你是有病麼？還是有人污蔑了你呢？告訴我，也許我……可以幫你的忙呀……」

他要想安慰她，就將她的手移開她的臉，她眼淚汪汪的對着他微微的一笑，說道：

「我……愛你！」

這三個字非常簡單，非常普通，是用平常人的話說出來的，但吳禮甫卻非常煩惱，轉過臉去，不看薇娜，又立起身來，煩惱以外還加上恐怖。

從離別和家醜陳酒引起的憂愁，溫暖和感傷忽然消失，變成非常難堪的不愉快的感覺。他感到內心的憎惡；他懷疑的望着薇娜，現在她向他求愛，已經捨棄了女子的崇高，他覺得她平凡了許多，不像以前那樣的迷人了。

他恐怖的思想：『這是什麼意思呢？但是我……我究竟愛她不愛她呢？問題就在這兒了！』

她已將最難說的話說過，便很容易的自由呼吸。她也立起身來，對着吳禮甫的臉望着，很快，很溫暖，很難遏制的說着。

一個人受了恐怖是很難記得別人的話的，所以吳禮甫也不記得薇娜的話。他只記得她所說的話中的意思和情感。他記得她的聲音，似乎被情感所阻塞，她的音調是非常音樂的，熱情的。她的眼睫毛上盪着眼淚，她笑着哭着告訴他，從他們相識的第一天起，她就爲他那對聰明和藹的眼睛所吸引，爲他的著作和人生目的所感動；又說她瘋也似的，深深的，熱情的愛他；又說在夏天她從花園裏走進屋子裏來，看見他的披肩掛在過道裏，

或是遠遠的聽見他的聲音，她就感到心中一陣冷顫，預先覺到幸福；甚至他輕微的諧謔都可以使得她大笑；她在他的筆記簿中的每一個數目字裏看出他是非常的聰明和偉大；她覺得他那多節的手杖比一切的真樹都要美麗。

路旁的樹林，白霧以及黑暗的溝水似乎在靜靜的聽她說話，那時吳禮甫的心中只感到奇怪和不快……薇娜將她的戀愛告訴了他，顯出迷人的美麗；她華美而又熱情的說着，但他即使想快樂，也快樂不起來；他什麼也不感到，只感到對於薇娜的憐憫，可憐而且懊悔一個好姑娘將爲了他的緣故而傷心。也許他看的書太多，也許他有客觀觀察事物的習慣，阻礙了他的生活，他總覺得薇娜的歡欣和痛苦是虛偽的，同時反叛的感覺向他低語，現在一切他所聞所見的，從自然和個人幸福的觀點看來，比任何統計學和書籍和真理都較爲重要……於是，他盛怒的罵他自己，雖然他不能確切的了解他究竟錯在什麼地方。

更使他煩惱的，就是他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說纔好，但是他又不能不說。質直的說

『我不愛你』罷，他又說不出口，說聲『是的』罷，他又不情願，因為他無論在心中怎樣搜索，也找不出裏面有一星情感……

他默然不語，那時她說再也沒有比做他的妻子和內助還要快樂，這時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她都願意送他跟隨他，如果他離開了她，她就要憂傷而死。

她絞着雙手說道：『我不能住在這裏！我討厭這房屋，這樹林和這空氣。我不能忍受永久的平靜和無目的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我們那面容灰白毫無光采的人們，他們彼此相似，好像兩滴水的相似一樣！他們全都是脾氣很好，心地慈善的人，因為他們全都養得很好，不懂得什麼掙扎或是痛苦……我想到潮溼的大屋裏去，也受一受痛苦，為工作和需要所迫，倒是很有趣的……』

吳禮甫覺得這些話也是虛假的，不是正正經經的說話。薇娜說完了以後，他依舊不知說什麼好，但沈默總是不行的，於是他喃喃的說：

『薇娜，我非常感激你，雖然我覺得我不應該享受這樣的……幸福。再說，我應該說

老實話……幸福應該是相等的，那就是說，必需雙方……同樣的戀愛……」

但他立刻感到羞愧，就停止不說。他覺得那時他的臉上的神情很蠢笨，很沈悶……

薇娜一定看出了他臉上的真實，因為她忽然變得嚴肅起來，面色灰白，垂下了頭。

吳禮甫不能忍受沈默，喃喃的說：「你一定要饒恕我。我很尊敬你……這件事很使

我痛心……」

薇娜扭過身來，很快的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吳禮甫跟隨着她。

薇娜搖手道：「不，不要！不要來；我可以一個人回去的。」

「呵，是的……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送你回家。」

一切吳禮甫所說的話，甚至是最後的話，他自己都感到平板而且可恨。罪惡的感覺一步一步的增大。他在心中罵他自己，握緊了拳頭，斥責他自己太薄情，太不喜歡女人。他想要激動他的情感，便望着薇娜美麗的身材，望着她的頭髮，凝望着沙路上她的小脚印；他記起她的話和她的眼淚，但一切這些只能打動他的心，卻不能使他的脈膊跳得急遠。

他理智的想道：『唉！我不能強迫我自己戀愛，幾時我總能夠自然而然的戀愛呢？我已經將近三十了！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薇娜更好的人，也將永遠不會遇見……唉，這個早熟的老年呵！三十歲的老年呵！』

薇娜在前面走得更加急速，不回頭看他，也不擡頭。他感到憂傷使她的肩膀更加瘦削狹小了。

他望着她的背想道：『現在我可以猜得出她的心裏在想什麼心思！她一定是害羞而且痛心，想尋短見了！天哪，這樣的生活，詩歌和意義連頑石都可以感動，而我……我卻這樣的愚蠢而且荒謬！』

薇娜在大門口偷偷的望了他一眼，聳了聳肩，將肩巾圍着她，很快的沿着花園小徑走去。

現在只剩下吳禮甫一個人了。他慢慢的走回樹林，繼續默默的站着，回過頭來望望大門，好像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記憶似的。他望着路上薇娜的脚印，不相信這樣吸引了他

的姑娘方纔會向他求愛，而他竟很愚蠢的「拒絕」了她。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從經驗上知道一個人恃乎自己願望的地方很少，他反對了自己的願望，同時會使得他所最親近的人受暴虐和痛苦的。

他的良心針刺着他。薇娜走後，他感到彷彿他失掉了一樣寶貴的，最親愛、最接近的東西，這東西他再也找不到了。他感到爲了薇娜他失去了一部分的青春，他所過的無結果的時間將永不再來了。

他到了小橋，就停了脚步沈思。他想發現他這樣冷淡寡情的原因。他很明白這是由於外的原因，而不是由於內的原因。他坦白的自承這不是聰明人所時常誇耀的知識的冷峻，也不是自滿的蠢人的冷峻，只是靈魂的軟弱，不能爲美麗所感動，教育使他成爲早熟的老年，他那偶然的生存，奮鬥的生活，客舍的無家生活，都是他薄情的原因。他慢慢的過橋，彷彿很勉強似的，走進了樹林。在濃黑的地方各處都略有閃爍的月光，他除了他自己的心思以外，什麼都不感到，他熱烈的想重得他所失掉的。

吳禮甫記得他又走了回來。竭力的回想薇娜，他就很快的向着花園走去。那時大路上或是花園裏已經沒有霧了，光明的月亮從天空上照下來，好像剛纔洗過似的；只有東方的天空黑暗而且多霧……吳禮甫記得他那小心的脚步，黑暗的窗子，向日葵和木犀花的濃香。他的老朋友格盧，和陸的搖着尾巴，走到他身邊來嗅他的手。這就是唯一的動物望着他繞屋走了兩三次，站在薇娜黑暗的窗旁，長嘆了一聲，搖了搖手，走出了花園。

一點鐘以後，他已經到了城裏，精疲力竭，當他敲門的時候，將身體和熱臉倚在客店門口。城裏某處有一隻狗懶懶的吠着，又有人在教堂附近的鐵盤上報告時刻，與他的敲門聲相應答。

客店老板舊教徒穿了一件長夜服，好像女人穿的似的。他替吳禮甫打開了門，囁咕着說：『深夜還在外面跑！你在家裏做廣告不比在外面亂跑要好得多麼？』

吳禮甫進了他的房間，就倒在牀上，對着燈光望了許久許久。於是他搖了搖頭，就打點他的行李。

神經病

—

一個醫學生名叫梅雅，又有一個莫斯科繪畫雕刻建築學校的學生雷禮珂，兩個人有一天晚上一同去訪他們的朋友，法政學校的學生華西理，請他與他們一同到S.街去。華西理拒絕了許久，不願意去，但他後來終於穿上大衣，與他們一同出去了。

他除了道聽途說和書本以外，對於墮落的女人什麼也不知道，他一生從來不會到過她們所住的房屋。他知道有一種不道德的女人，在命運的壓力之下——環境，不良教育，貧窮等等——不得不出賣她們的名譽來換錢用。她們不懂得純潔的戀愛，沒有小孩。

子，沒有合法的權利；她們的母親姊妹爲她們哭泣，只當她們是死了，科學將她們當作惡魔看待，人們對她們加以侮蔑的親暱。但是不管怎樣，她們究意也同樣的是上帝所創造出來的人。她們全都承認她們的罪惡，希望得救。只要有得救的方法，她們總願意盡力去做。真的，社會不願意饒恕人們的過去，但在上帝的眼裏看來，埃及的聖馬利亞是並不比別的聖徒要低的。每逢華西理在街上，從服裝和態度辨別出墮落的女人，或是在滑稽報上看見了一張這樣的圖畫，他常要記起他所看過的一篇小說：一個年輕人，純潔而且犧牲自己，愛上了一個墮落的女人，想要她做他的妻子；她自以爲不配享受這樣的幸福，就服毒自盡了。

華西理住在推斯珂街轉角的小街裏。他與兩個朋友從房屋裏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十一點鐘了。初雪已霽，一切大自然都在初雪的魔力之下。空氣中有一陣雪氣，雪在腳下踏得喀嚓的響；大地，屋頂，樹木，以及街道旁的椅子，一切都是溫和，潔白，年輕的，這使得房屋看起來與從前大有不同；街燈燃得更高，空氣更加透明，車輪發出深沈的聲音，在這種

新鮮，光明，初雪的空氣中，他的靈魂裏發出年輕的，羽毛一般潔白的感覺。醫學生用和諧的次中音唱道：『一種不可見的力，反對我的願望，將我引到苦海的岸旁。』

藝術家接着唱道：『看這廢坊……現在已經頹廢荒涼……』

醫學生揚起眉毛，悲哀的搖着頭，重複着唱道：『看這廢坊……現在已經頹廢荒涼！』他忽然頓住，擦着前額，想要記起下面的話來，後來就高聲歌唱，使得路人都回過頭來看他：

『從前我是自由的時候，

變愛和自由都歡迎我。』

三個人走進菜館，也不脫大衣，就每人喝了兩杯燒酒。在喝第二杯以前，華西理看見他的酒裏有木塞的碎片，就呆定了他那近視眼，望了許久。醫學生不懂得他的表情，說道：『喂，爲什麼這樣呆着呢？大約不是在作哲學的沈思罷。燒酒是給我們喝的，鱈魚是給我們喫的，女人是給我們拜訪的，雪是給我們踏的。無論如何，且像個人一樣的生活，快

樂一晚！』

華西理笑着說：『但我並沒有說什麼呀……我會經拒絕過喝酒麼？』

喝了燒酒以後，他的肚子就溫暖了。他溫和的望着他的朋友們，稱讚他們並且忌妒他們。這些強壯，健康而又快樂的人，在他們的心靈裏，一切都是如何的平衡呵，一切是如何的完好而且圓潤呵！他們唱歌，他們很愛看戲，打獵，長談，飲酒，第二天一點也不頭痛；他們倆全都有詩意而且放蕩，全都溫和而且耐苦；他們也能夠工作，能夠發怒，能夠無故發笑，能夠說無意識的話。他們是溫暖，誠實而肯犧牲自己的，華西理留心着他所走的每一步路，所說的每一句話，謹慎從事，哪怕是極小的事情也拿來當作大問題看待。他想學他的朋友們一樣的放浪一晚，無拘無束。要喝燒酒，他就喝燒酒，雖然第二天早晨也許會頭痛。人家要領他到女人那兒去，他就去。他要笑，要裝傻，要欣喜的跟街上的路人搭白……

他笑着走出了菜館。他喜歡他的朋友們——有一個戴着寬邊的扁帽子，裝出藝術家不整潔的樣子；還有一個戴了一頂海豹皮的便帽，並不貧窮，偏要做出他是過的波希

米亞人的生活。他喜歡雪，灰白的街燈以及路人的脚在初雪上留下的顯然的墨印。他喜歡這空氣，尤其喜歡這澄清、溫和、純樸、貞潔的氣象，這氣象在大自然界裏一年只看得見兩次——一次是春天的日間，一切都遮滿了雪的時候；一次是月夜，水上的冰解凍的時候。

他用低音唱着：

「一種不可見的力量對我的願望，

將我引到苦海的岸旁。」

這音調不知怎的一路上只是纏着他和他的兩個朋友，三個人機械的唱着，這個人剛停，那個人又唱了起來。

華西理幻想着，再過十分鐘，他和他的朋友們就要敲門；他們要偷偷的經過黑暗的過道和黑暗的房間跑到女人們的身邊；因為黑暗不便，他就要劃一根火柴，火柴燃了起來，他就要看見一個殉道者的臉和那苦笑。這不知名的女人，不管她臉白臉黑，頭髮一定

是披下來的，要穿一件白色的短衣；她要被光喫了一驚，一定要非常害羞，並且要說：『看上帝面上，你看你多麼鹵莽呵！快把火柴吹滅了罷！』這一切想起來都是可怕的，但也是新鮮有趣的。

二

三個朋友出了特羅李諾方場，走到格拉契夫加，不久就到了華西理所久已聞名而未會到過的小街。華西理看見兩排房屋，燈光輝煌的透出窗外，門戶大開，又聽見鋼琴和提琴愉快的聲音，從每家門口飄浮出來，混成一片，彷彿在黑暗裏，屋頂上有不可見的音樂隊在奏樂似的。他喫驚的說道：

『房屋怎麼這樣的多呵！』

醫學生說：『這沒有什麼，在倫敦房屋比此地要多十倍呢。總有十萬這樣的女人。』馬車夫默默的坐在他們的車廂裏，與別的小街一樣；過路的人沿着兩旁的砌道走，

也與別的味道一樣。沒有一個人是匆忙的，沒有一個人將他的臉藏在衣領裏，沒有一個人恨恨的搖頭……在這種處之泰然的氣象裏，在這鋼琴和提琴的嘈雜聲，光明的窗和敞開的門裏，使人感到一種極自由，極放蕩，極大膽，極魯莽的感覺。大約這與從前販賣奴僕的市場是一樣的歡快而且嘈雜，人們的臉和動作也一樣的顯出漠然的態度。

藝術家說：『讓我們先走第一家罷。』

三個朋友走進一條狹小的弄，弄內點着一盞有反光鏡的燈。他們打開了門，就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臉上沒有剃去汗毛，好像是個僕人，睡眼惺忪的從客廳裏的黃沙發上懶懶的站了起來。那地方有一陣洗衣作的氣味和酒味。從客廳的門引進一間非常光亮的房間。醫學生和藝術家停在這個房間的門口，伸長着頸子，向房間裏窺望。

藝術家像做戲似的，鞠了一躬，說着意大利語道：『Buona Sera, Signori, ricogliete -hugenotti-braviata!』

醫學生將帽子按在胸前，低低的鞠躬說：『Havanna-karikano-pistoleto!』

華西理站在他們後面。他也想做戲似的鞠躬，也想說幾句傻話，但他只能夠微笑，感到一種彷彿羞慚的難堪，忍耐的等待着以後的花樣。

一個十七八歲的美麗的小姑娘，短髮，穿了一件淺藍的短衫，胸前有一個白繒的花結，在門口出現。

她說：『你們爲什麼站在門口呢？脫下你們的大衣到客室裏來罷。』

醫學生和藝術家依舊說着意大利語，走進客室。華西理猶豫不決的跟了他們一同進去。

僕人嚴肅的說：『先生們，脫去你們的大衣罷！你們不能像這樣進去的。』

在客室裏除了小姑娘以外，還有一個又高又胖的姑娘，不像是俄國人，露出兩臂。她坐在鋼琴旁邊，獨自耐心的在膝上打着紙牌。客人們進來了，她都沒有覺得。

醫學生問道：『還有幾個年輕的姑娘呢？』

美麗的姑娘說：『她們還在喝茶呢。』於是她喚道：『史提般，快去告訴年輕的姑娘』

們，說是有幾個學生來了！』

不久第三個年輕的姑娘走進房間裏來了。她穿了一件藍條紋的大紅衣服。她的臉上很不均勻的塗了很厚的粉，頭髮覆着眉毛，眼睛睜得很大，一眨也不眨，非常可怕。她進來的時候，立刻用強有力的中音粗聲的唱着歌。在她後面又有第四個女人出現，接着又是第五個……

華西理對於這一切感不到什麼新奇有趣的地方。他覺得房間呀，鋼琴呀，廉價鏡框的穿衣鏡呀，白緞的花結呀，藍條紋的衣服呀，沒有表情的臉呀，以前他都曾見過，並且還不只一次。至於黑暗，沈默，祕密，苦笑，一切他所想遇見而且恐怖着的，他都看不見一點痕跡。

一切都是平凡的，散文的，無趣的。只有一件事稍微激動他的好奇心——無論是簞板，是荒謬的圖畫，是衣服，是白緞花結，好像是故意這樣設計似的，都帶着非常惡劣的趣味。這種惡劣的趣味是此地所特有的。

華西理心裏想道：「一切是多麼的可憐而且愚蠢呵！像我現在所看見的這些欺騙，怎麼會可以引誘一個常態的人，使他犯可怕的罪，拿一個盧布來買一個女人的肉體呢？我以為一切的罪惡是由於想要榮華，美麗，溫雅，熱情，趣味；此地又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呢？此地有什麼值得使人犯罪的地方麼？但是……一個人怎麼不想一想呢？」

美麗的姑娘對他說：「小鬍子，陪我喝一杯葡萄酒罷！」

華西理立刻難為情起來。

他很有禮貌的鞠躬着說：「甚願奉陪，不過，姑娘，請你恕我……我不與你同飲。我不喝酒。」

五分鐘後，三個朋友又走出去，另外跑到一家。

醫學生發怒道：「你為什麼要開葡萄酒呢？真是一個百萬富翁！你無緣無故的丟掉了六個盧布——簡直是浪費！」

華西理為他自己辯護道：「既然她想喝，為什麼不讓她享受這個快樂呢？」

「你並沒有給她決棄，這個錢是歸老板拿去的。老板要她們勸客人喝葡萄酒，她們便不得不這樣說了。」

藝術家唱道：『看這磨坊……現在已經頹廢荒涼……』

三個朋友走到第二家，在客廳裏停了脚步，沒有走到客室裏去。這兒與第一家一樣，有一個僕人一樣的黑衣人，睡眼惺忪，從客廳裏的沙發上立起身來。華西理望着這個僕人，望着他的臉和他那醜陋的黑衣，心裏想道：「一個簡單平凡的俄國人怎麼會到這兒來當僕人呢？以前他在什麼地方，以前他做的是什麼事情呢？他有什麼志願呢？他結過婚了麼？他的母親在什麼地方呢？她知道他在這兒當僕人麼？」華西理不由的特別注意到每一家的僕人。有一家——他想來是第四家——有一個很瘦的僕人，背心上掛着錢袋。他正在看報，他們進來的時候，他都沒有覺到。華西理望着他的臉，不知爲甚，以爲這樣一個人有這樣的臉，一定要偷竊，謀殺或是做假見證。但是他的臉確實是很有趣的：很大的前額，灰色的眼睛，略扁的鼻子，薄薄的貼緊的嘴唇，顯出非常愚蠢同時又很傲慢的表情。

好像一隻小廳正在趕着一隻兔子。華西理心裏想，摸一摸這個人的頭髮，看牠是粗的還是軟的，倒很有趣。他的頭髮一定粗得像狗毛一樣。

三

藝術家喝了兩杯葡萄酒，忽然步態蹣跚，東倒西歪，人也變得非常活潑起來。

他搖着手決斷的說：『我們再到別一家去罷！我要領你們到最好的一家去。』

他把他的朋友們引到他自以為最好的房間，一定要跳一個四班跳舞。醫學生埋怨他們又要多給音樂師一個盧布，但卻願意做他的對手。於是他們就跳舞起來。

最好的房間與最壞的房間是一樣的污穢。此地還是一樣的穿衣鏡和圖畫，一樣的髮髻和衣服的式樣。華西理看了看房間裏的器具和裝飾，就明白這並不是缺乏趣味，反而可以說是S街所特有的趣味和式樣，這在別處是找不到的——不是偶然的醜惡，而是有意的醜惡，與日俱增。他到過八家以後，對於衣服的颜色，很長的拖幅，華美的花結，水

手的服裝以及頰上的濃脂，就不再驚詫了。他看出這是全體一律的，如果有一個女人穿得像一個人，或是牆上的畫顯得會貴，那麼全街的調子就要破壞了。

他心裏想道：『她們出賣她們自己是多麼的笨拙呀！她們怎能明白罪惡只是在於誘惑，若即若離，戴着道德的假面具的時候呵！貞潔的黑衣，灰白的面龐，愁苦的笑容以及黑暗都比這種笨拙的俗艷更加使人迷惑。優東西即使她們自己不懂，她們的客人總應該教給她們呀……』

一個年輕的姑娘穿着波蘭的衣服，邊邊露出白狐皮，走到他面前來，坐在他的旁邊。

她問道：『你這有趣的小黑人，你爲什麼不跳舞呢？你爲什麼這樣的悶悶不樂呢？』

『就因爲我是悶悶不樂呀。』

『陪我喝一杯礮臺酒罷。這樣你就可以不至於悶悶不樂了。』

華西理沒有回答。他沈默了一會，於是問道：

『你幾時睡覺呢？』

『六點鐘』

『那末你幾時起來呢？』

『有時兩點，有時三點。』

『你起來以後做些什麼事呢？』

『我們喝咖啡，六點鐘就用午餐。』

『你午餐喫些什麼呢？』

『常喫的是湯，牛排和水菓糕餅。我們的老板待姑娘們很好，不過你爲什麼要問這些話呢？』

『只是談談罷了……』

華西理想對年輕的姑娘談許多事情。他感到一種強烈的願望，想找出她是什麼出身，她的父母是否活着，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女兒是在當妓女；她是怎樣墮入火坑的；她是感到快樂滿足，還是感到憂愁苦悶；她是否希望將來有一天跳出火坑……但是他不

知道怎樣說起頭，應該用什麼方式說纔不至於唐突。他想了許久，便問道：

『你多大了？』

年輕的姑娘開玩笑的說：『八十歲了。』她一面說，一面望着藝術家跳舞的滑稽姿勢笑。

忽然她大笑出聲，說着很長的嘲笑的話，使得個個人都可以聽得見。華西理很是害怕，不知怎樣是好，只得勉強一笑。他是唯一發笑的人；一切別的人，他的朋友們，音樂師，以及女人們連看也不看她一眼，好像沒有聽見她說話似的。

她又說：『陪我喝一杯敬臺酒罷。』

華西理對於她的白狐皮和她的聲音，感到一種壓迫，就離開了她。他覺得熱燥窒悶，他的心慢慢的跳着，但卻跳得很猛烈，好像一柄鎚在敲——
「一二三！」

他拉着藝術家的袖子說：『我們走罷！』

『等一會，讓我跳完了再說。』

當藝術家和醫學生跳完四班跳舞的時候，華西理爲了避開看女人起見，目光便向音樂師望着。一個可尊敬的戴眼鏡的老人，很像巴翰（Bazaine, 1811-1883 法國人）將軍，正在彈着鋼琴；一個年輕的小鬍子，穿着最時行的衣服，正在拉着提琴。年輕人的臉不像是一個傻子，也不枯竭，而是聰明，年輕，活潑的。他穿的衣服很別致，並且很有趣味；他激動感情的拉着。最神祕的是他和那可尊敬的老人怎麼會到此地來的。他們坐在這兒，怎麼會不感到羞愧呢？他們望着女人們，心裏是在作何感想呢？

如果奏提琴和彈鋼琴的人是窮光蛋，穿着破衣服，面帶餓容，愁悶好飲，舉止蠢笨，那末人家也許可以懂得他們到這兒來的原因。至於像現在這兩個人，華西理是一點也不懂的。他記起以前他所看過的一個墮落女人的故事，他覺得帶着苦笑的女人與他現在所看見的女人是完全不同的。他覺得他所看見的不是墮落的女人，而是十分隔離着的另外一個世界，與他所想的相反，實在是不可解的。如果他以前在舞臺上看見過這個世界，或者是在書本中讀到過這個世界，他一定不會相信的……

白狐皮的女人又笑了起來，高聲的說出一句討厭的話。他的心中非常厭惡她。他滿臉通紅的跑出了房間。

藝術家對着他嚷道：『等一會，我們馬上就來！』

四

當他們三個人走到街上的時候，醫學生說：『我們正在跳舞的時候，我與我的舞侶談話。我們談的是她第一次的羅曼司。這男主人公是史莫蘭士克的會計，有一個妻子和五個孩子。她只有十七歲，她與她的父母住在一起，她家裏是賣肥皂和蠟燭的。』

華西理問道：『他怎麼能夠使她傾心的呢？』

『替她花了五十盧布買了一件襯衣。就是這樣！』

華西理想那醫學生：『他能夠探聽出他那舞侶的故事，我怎麼這麼的不行呢。』

他說：『我說，我要回家了！』

『爲什麼？』

『因爲我到了那種地方，就要手足無措。再說，我也受夠了，非常厭惡。那有什麼可以娛樂的呢？她們是人，那就好了——她們只是野蠻人和野獸呀。我要走了；隨便你們去幹什麼罷。』

藝術家帶着哭泣的聲音，安慰着華西理說：『喂，華西理，華西理，親愛的……來罷！我們再到一個地方去，別的地方一定不去了！……華西理，請你答應了罷！』

他們勸着華西理，將他引上一家的樓梯。從地毯和鍍金的欄杆，開門的侍者，裝飾廳堂的畫板這一切看來，S街的風味是很顯然的，不過比較完善一點，莊嚴一點罷了。

華西理脫去他的大衣，說道：『我真的要回家去了！』

藝術家吻着他的頸子說道：『喂，喂，親愛的朋友，不要疲倦……華西理，做一個好同伴罷！我們一同出來，也應該一同回去纔好。你真是多麼撒野呵！』

『我可以在街上等你們。我想，進去真是討厭得很！』

「喂，喂，華西理，你沒有進去，怎麼知道會使你討厭呢？你明白麼？你不妨走進去看一看呀！」

醫學生嚴肅的說：『一個人應該客觀的觀察事物。』

華西理走到客室，坐了下來。房間裏除了他和他的朋友以外，還有許多客人。兩個步兵隊的軍官，一個戴眼鏡的白髮紳士，兩個測量學校沒有鬚鬚的青年，以及一個像是優伶的喫醉了酒的人。一切年輕的姑娘們都與這些客人周旋，沒有注意到華西理。

只有一個姑娘斜着眼睛望着他微笑，打着呵欠說道：『來了一個小老黑……』

華西理的心跳着，臉上發燒。他覺得自己處在這些客人中間，非常慚愧，他又是討厭，又是失望。他想他是一個尊貴的人，富於感情，（他自己以為是這樣）怎樣這樣的恨這些女人，除了厭惡以外，感不到別的呢？他既不可憐女人，也不可憐音樂師和僕人。

他想：『這恐怕是因為我不想了解她們罷？她們像動物的地方多，像人的地方少，但是，自然，她們也一樣的是人，她們也有靈魂。一個人應該先了解她們，然後再下判斷……』

『華西理，不要走，等一等我們，』藝術家對他嘆了一聲就不見了。

醫學生不久也不見了。

華西理繼續想道：『是的，一個人應該有力量了解，一個人應該像這樣……』

於是他非常注意的注視着每一個女人，想要尋出一個苦笑。但是也許他不知道察言觀色，竟沒有一個女人是自以為苦的；他在每一個女人的臉上，除了粗俗與愉快以外，竟看不出別的表情。愚蠢的臉，愚蠢的微笑，愚蠢的粗聲，傲慢的動作，如此而已。顯然每一個人，在過去都與會計之類的人有羅曼司，只爲了五十盧布的襯衣，現在也沒有別的生活，只是咖啡，三餐，酒，四班跳舞，一直睡到下午兩點鐘……

華西理找不到苦笑，就想再找一找有沒有有一個聰明的臉。他忽然注意到一個面色灰白，睡眼惺忪，精神倦怠的臉……這是一個皮膚黝黑的女人，不很年輕，穿了一件綴滿金片的衣服；她坐在一把安樂椅上，望着地板失神的想。華西理從房間的這一角走到那一角，好像是偶然似的，坐在她的旁邊。

他心裏想道：『我一定要先談一點不相干的事情，然後再說正經話……』

『你的衣服是多麼漂亮呀！』說時他摸了摸她的衣服的金邊。

黑婦人無精打采的說道：『呵，真的麼？』

『你是從哪一省來的呢？』

『我麼，很遠……我是從齊尼戈夫省來的。』

『這地方很好。』

『你不會到過的地方，什麼地方都覺得是好的。』

華西理想道：『可惜我不會描摩風景，不然我一定可以拿齊尼戈夫的風景來感動

她。她既生長在那個地方，一定是很愛那個地方的。』

他問道：『你在此地感到煩悶麼？』

『自然我很煩悶。』

『你既然煩悶，爲什麼不離開此地呢？』

『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去乞討還是怎麼樣呢？』

『乞討總比在此地生活要容易一些呀。』

『你怎麼知道的？你會經乞討過麼？』

『是的，我沒有錢讀書的時候，曾經去乞討過。即使我不會乞討過，誰都可以明白這俸事的。乞丐無論如何總是一個自由人，而你卻是一個奴隸。』

黑婦人伸了一個懶腰，睡眼惺忪的望着一個端一盤杯子和汽水來的僕人。

她又打了一個呵欠，說道：『你陪我喝一杯葡萄酒罷。』

華西理想道：『葡萄酒，如果你的母親或是哥哥在這時走了進來，你又怎麼樣呢？你將說些什麼呢？他們又將說些什麼呢？我想，大約還是喝葡萄酒罷……』

忽然有一陣哭聲。隣室就是僕人從那兒拿汽水進來的地方，有一個很漂亮的人滿面通紅，兩眼圓睜，很快的跳了進來。他的後面跟着一個又高又胖的老板娘，她尖銳的喊道：

『沒有人給你權利打姑娘們的耳光呀！我們有比你更好的客人，他們卻從來不會打過架！你好大的膽子！』

一陣喧擾，華西理嚇得面色灰白。隔壁房間裏發出一陣悲苦的哭聲，好像有人受了侮辱似的。他明白這兒居然真的有「人」住着，她與別的人一樣，會感到侮辱，痛苦，哭泣着，求人家援助。於是憤恨和厭惡的感覺一變而為憐憫和對於侵略者的憤恨。他衝到有人哭泣着的房間裏。經過大理石面櫃臺上的好幾排酒瓶，他看見一個苦痛的臉，被眼淚打溼，他伸出手來想摸那個臉，向着桌子走近一步，但他忽然恐怖的向後退縮。哭泣的姑娘原來是酒喝醉了。

他走到那圍着漂亮人的嘈雜人堆裏，他的心就向下沈，他感到小孩一般的害怕；他覺得在這個完全不同的不可解的世界裏，人們想追逐他，打他，用醜惡的話來罵他……他從衣架上取下大衣，連忙一直走下樓去。

五

他站在房屋附近，倚着圍牆，等他的朋友們出來。鋼琴和提琴的聲音，愉快，自得，驕傲，悲傷，雜亂的混和在空氣裏，這些聲音的交錯又好像不可見的音樂隊在屋頂上奏樂似的。如果有人向上望着這黑暗地方，就可看見黑暗的背景裏全都點綴着移動的白點：這是在下雪。雪花懶懶的在燈光下旋轉着，有如羽毛，更懶懶的落在地上。雪花很密的旋轉着華西理，掛在他的鬍子上，眼瞼上，眉毛上……馬車夫，馬，路上的行人全都是一片白色。

華西理想道：『雪怎麼能夠落在這條街上呢！該詛咒的房屋！』

他的腿似乎疲倦得走不動了，只是爲了樓梯跑得太快。他喘着氣，好像是在爬高山似的，他的心跳動得很利害，連他自己都可以聽得見。他現在已經打消離開這條街趕快回家的念頭，渴欲等待他的朋友們出來，想將他難受的感覺向他們傾吐。

在這些房屋裏，他有許多不明白的事情，被損害的女人的靈魂在他看來還是與以

前一樣的神祕，但他很明白，這件事簡直壞到使人不敢相信。如果服毒自盡的犯罪女人可以稱爲墜落的女人，那麼那些現在跳舞於樂聲交錯中的女人，以及口出穢言的女人簡直找不出適當的名詞加給她們了。她們不是快要毀滅，而是已經毀滅。

他想：『這是罪惡，但卻不是自覺着罪惡，希望得救。她們被人賣掉，被人買去，浸潤在酒和醜惡裏，她們像羊一樣的愚蠢，無情，什麼都不懂。天哪！天哪！』

他也很明白，一切所謂人類的尊嚴，個人的權利，神聖的心境，都已經從根基毀壞起了——如醉鬼所說，『已入骨髓』——這倒不但是這條街和愚蠢的女人是如此的。

一羣學生，身上覆着白雪，從他身邊走過，愉快的笑着談着；其中有一個很高很瘦的學生望着華西理的臉，喝醉了酒的聲音說：

『我輩中人老人家，鼓起勇氣來罷！哈哈！不要緊，好自爲之！老人家，不要灰心！』

他挽着華西理的臂，將他那深冷的鬍子吻着他的面頰，忽然他的腳下一滑，幾乎跌倒，他搖着雙手嚷道：

「抓緊！不要跌！」

於是他笑着跑去追他的同伴。

在嘈雜聲中華西理聽見藝術家的聲音：

「你們怎麼敢打姑娘們！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我可不許你們這樣橫行！你們這些畜生！」

醫學生在門口出現。他向四面張望，看見了華西理，就着急的說：

「原來你在這兒！我對你說，無論什麼地方真不能與雷禮珂一同出去！他是一個古怪人！我對他真有點猜不透！他在跟人家鬧開氣了！你聽見麼？」於是他在門口喚道：「雷禮珂，雷禮珂！」

藝術家刺耳的聲音在樓上響着：「我不許你們打姑娘們！」一樣很笨重的東西滾下樓梯。顯然他被人家推下樓來了。

他從地上爬起，拍了拍帽子上的灰，滿臉怒容，捏緊拳頭對着樓上嚷道：

「匪徒野人！吸血鬼！我不許你們打她們！一個喝醉了酒的軟弱女子！哼，你們這些畜生……」

醫學生懇求他道：「雷禮珂……喂，雷禮珂……我可以對你發誓，此後再也不跟你一同出來了！說過就算數，我一定不跟你一同出來！」

藝術家漸漸的怒氣平息，三個朋友就向回路走去。

醫學生唱道：「一種不可見的力，反對我的願望，將我引到苦海的岸旁。」

不久藝術家接着唱道：「看這廢坊，現在已經頹廢荒涼……聖母呵，好大的雪呀！西理，你爲什麼急於要走呢？你是怯懦者，你是老太婆！」

華西理走在他的同伴們的後面，望着他們的背影，心裏想道：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只以爲賈淫是一種罪惡，便誇大其辭說她們壞到極點；或者賈淫真是如普通所想的有那樣大的罪惡，我的這些親愛的朋友便是奴僕的佔有者，強姦者和謀殺者，如同在尼伐中所記的敘利亞人和開羅人一樣。現在他們唱着笑着，

談着無意識的話，這豈不也是他們在暴露着饑餓和懸壘麼？他們是這樣的——我可以作爲證人。他們的人性，他們的醫藥，他們的繪畫，又有什麼用處呢？這些毀壞了靈魂的人，他們的科學，藝術和崇高的情感，使我想起故事中的一塊鹹豬肉。兩個強盜在森林裏謀殺一個乞丐；他們先分乞丐的衣服，就在他的衣袋裏找到一塊鹹豬肉。其中的一個強盜說：「運氣真好，我們且嘗一嘗罷。」另外一個恐怖的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怎敢這樣？你忘記今天是禮拜三麼？」於是他們就不喫這塊鹹豬肉。在謀殺一個人以後，他們就走出樹林，很堅定的相信他們是守齋戒的大善士。同樣，這兩個人在買了女人們以後，在路上走着，卻以爲他們自己是藝術家和科學家……」

他尖銳而且發怒的說：「聽着！你們爲什麼要到妓院裏去呢？難道——難道你們不知道妓院是多麼的可怕麼？你的醫學書告訴你，每一個這樣的女人都害了癆病或是別的病夭折；藝術告訴你，在這德上她們的心死得更早。她們每一個人之所以早死，是因爲她們平均每一個人大約要接待五百個客人。她們每一個人都受了五百個男人的殺害。」

你們就是這五百個男人當中的兩個！你們懂得麼？你們兩個人，三個人，五個人，去謀殺一個饑餓愚蠢的女人，豈不是可怕得很！唉，天哪，多麼可怕呵！

藝術家皺着眉說道：『我知道結果一定要這樣的，我們不應該跟這蠢人和驢子在一起！現在你以為你有了很偉大的思想，是不是？碰着鬼，這算什麼思想！你現在憤恨而且厭惡的望着我，但我告訴你，最好你造二十所這樣的房屋，比你這樣的做作好得多！你這態度的罪惡比全街的罪惡還要大！梅雅，走罷，讓他一個人見鬼去！他是一個傻子，一頭驢子，如此而已……』

醫學生說：『我們人類是不會互相謀殺的，自然，這是不道德的，但哲學的話卻毫無用處。再會罷！』

三個朋友在特羅李諾方場道聲再會就分了手。華西理獨自一人便很快的沿着砌道走。他怕黑暗，怕大塊的雪落在地上，彷彿要遮遍了全世界似的；他怕街燈在雪陣裏閃着白光，他的靈魂被難以計算的，軟弱的恐怖所佔領。路上的行人時常向着他走來，但他

卻膽怯的讓在一旁；他彷彿看見女人們，除了女人沒有別的人，從各方面跑來，對着他注視……

他想：『這是剛起頭，大約我快要得神經病了。』

六

他在家裏，躺在牀上，遍身顫抖着說道：『她們都活着活着！天哪，那些女人都活着！』他用各種方法幻想着他自己，是墮落女人的哥哥或是她的父親；後來又設想她是一個墮落的女人，頰上塗着胭脂；全都使他非常恐怖。

他覺得無論如何他應該立刻將這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於他沒有關係的，而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用了很大的力量，制止他的失望，並且坐在牀上，雙手捧着頭，想着他怎樣纔能夠拯救他在這一天所看見的一切女人。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研究各種問題的方法他是很知道的。無論他是怎樣的激動情感，他還是要嚴肅的應用那個方法。他

回想着娼妓問題的歷史及其參考資料，從房間的這一端踱到那一端，整整的踱了十五分鐘，要想記起現在一切拯救女人的實驗方法。他有很多好朋友和相識住在彼得堡的旅館裏……在這些人中有許多是誠實和自己犧牲的人。他們有幾個是想要拯救女人的……

華西理想道：「在這些少數嘗試者中約可分為三類人。有的從妓院買出女人以後，給她一個房間，替她買一架縫衣機，她就成為縫衣女了。他或者是自願的，或者是勉強的，將她買了出來以後，就娶她為妻；等他得了學位，便將她交給別的上等人保管，完全將她當作一種貨物。於是墮落的女人依舊是墮落的女人。還有的在買她出來以後，分給她一個地方住，還是買那不能避免的縫衣機，要想教她讀書，向她傳道，並且給她書籍。這女人像這樣生活，纏綿得很有趣味。後來厭倦起來，便暗地裏迎接客人，或是逃跑，依舊回到她能夠睡到三點鐘起，喝咖啡喫好東西的地方去。第三類人是最熱心最能犧牲自己，走着勇敢而又堅定的步驟。他們娶了她們。那驕傲，破滅，愚蠢而又毀壞的動物成了妻子，一家

之主，後來就成爲母親，將她的態度和生活大大的翻了一個轉身，所以墮落的女人後來變成賢妻良母，是使人分辨不出的是的，結婚是最好的方法，或者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華西理倒在牀上，高聲說道：「但這是不夠的！先說我罷，我就不能娶妓女！這樣做的人應該是一個聖者，纔不會感到憤恨和厭惡。但是，假使我，醫學生和藝術家克制了我們自己，都和她們結了婚，——假使她們全都嫁給了我們，結果又怎麼樣呢？結果一定是這樣，在莫斯科她們雖然嫁給了我們，一定會有史莫蘭士克的會計之類再來姦誘別的女人，別的女人又跑到莫斯科來當妓女，填滿了空缺，再加上從薩拉多夫，下諾弗哥羅，華沙等處來的女人們……至於倫敦的十萬妓女，又有何法可想呢？在漢堡的妓女又有何法可想呢？」

油快燃盡的燈冒出煙來。華西理沒有留心。他躡來躡去，依舊默想。現在他將這問題又另用方法解決：怎樣纔能使墮落的女人會沒有人要？最要緊的是那些買她們，使她們死亡的人，應該感到他們買她們是不道德的，並且應該恐懼。一個人應該先救這些男人。

華西理想道：『顯然藝術和科學是不能爲力的……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傳道。』

於是他夢想第二天晚上他要站在街角，對每一個路上的行人說：『你到哪裏去？去幹什麼？應該懼怕着上帝呀！』

他要轉身對無情的馬車夫說道：『你停在這兒幹什麼呢？你爲什麼不反抗呢？你爲什麼不憤怒呢？你大約是信仰上帝，也知道這是一種罪惡，人們是到地獄裏去的罷？你爲什麼不說話呢？自然，她們與你漠不相關，但是你要知道，她們也是有父兄的，跟你是一樣的呀……』

華西理有一個朋友，有一次曾經說他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天才才是各種不同的——有寫字的天才，有戲劇的天才，也有藝術的天才；但他卻有特別的天才，那就是人道主義的天才。他對於一般人的苦痛有非常細緻的感覺。好比一個名優能夠摹仿別人的動作和聲音一樣，華西理也能夠感受別人靈魂裏的痛苦。看見眼淚，他就要哭；坐在病人身旁，他就好像自己得了病一樣，不住的哀哭號叫；看見暴虐的行爲，他就以爲自己是犯罪的。

人，嚇得好像小孩子一樣，大呼求救。別人的痛苦使他的神經起了作用，使他喫驚，使他瘋狂，等等。

這位朋友的話是否可靠，我不知道。但華西理以爲這問題已經解決，卻有些近於靈感。他哭着笑着，高聲的說着第二天他所要說的話，熱烈的摯愛那些站在街角聽他演說的人；他又坐下寫信，對他自己發誓……

事實上這樣做並沒有延長多久，也是頗似靈感的。華西理不久就厭倦了。倫敦漢堡以及華沙一大堆壓在他的心上，好像一座山壓在地上似的；他覺得這樣一大堆，真不容易解決，於是他就驚惶失措了；他記得他沒有語言的天才，他怯懦而且膽小，冷漠的人不願聽他講，也不願了解他，三年級的法政學生，竟是這樣的怯懦無用；傳道的工作不但是教訓，還要實行……

天亮了，街上的車磷磷的響着，華西理注視着空間，躺在沙發上不動。他不再想到女人，男人以及傳道的工作。他整個的注意轉向於他自己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這是一種

沈悶，空泛，說不出的愁悶，好像是失意，非常恐怖而又失望。他可以指出痛在他的胸膛裏，心底下；但他不能與任何痛苦比較。在過去他曾害過劇烈的牙痛，又曾害過胸膜炎和腦痛，但一切這些都不能夠與精神上的痛苦相比。在這痛苦面前，生活似乎是很討厭的。他已經寫成的論文，他所愛的人們，墮落女人的拯救——一切昨天他所關心的事情，現在他竟覺得與車聲，陽光以及侍者在過道的腳步聲一樣的可厭。如果在那時有人做了一件慈善事業，又有人犯了一個罪名，他會對於這兩件相反的事感到同樣的厭惡。他心中所想的念頭只有兩件事不使他討厭：一件就是他每一分鐘都可以有自殺的權利，一件就是這種痛苦不能夠延長到三天。後一件他是從經驗上知道的。

躺了一會以後，他就立起身來，搓着雙手，在房間裏走着，這一次不是從這一端走到那一端，而是沿着牆團團的轉。他走過穿衣鏡的時候，望了一望他自己。他的臉灰白而且下陷，頰骨高了起來，眼睛比平時較大較黑，甚是可怕，好像是別人的眼睛，顯出難受的內心痛苦的表情。

到了中午，藝術家來敲門。

他問道：「華西理，你在家麼？」

他得不到回答，站了一會，想了一想，就用小俄羅斯的話自己答道：「噢，這該死的東西又到大學裏去了。」

於是他就走了。華西理騎在牀上，頭伏在枕頭上，痛苦的哭了起來，眼淚流得愈自由，他心內的痛苦也就愈厲害。天快黑的時候，他想到痛苦的晚間在等待着他，就被可怕的失望所克服。他連忙穿好衣服，跑出房間，敞開了門，無緣無故的跑到街上。也不盤算一下到什麼地方去好，他就很快的沿着沙多伏街走。

雪下得與前一天一樣的大；積雪卻已溶化。他將手籠在袖子裏，遍身顫抖，一聽見鈴聲喧鬧聲以及行人脚步声就要害怕。華西理沿着沙多伏街一直走到蘇哈里夫塔；又走到紅門；從紅門又轉到巴斯曼亞街。他走到一家酒店，喝了一大杯燒酒，但這並不減去他心中的痛苦。他到了拉斯哥里亞街又轉向右，走那他從來不曾走過的小街。他走到古橋，

雅沙河水在橋下琤琮的流着，從那兒可以看見一長排紅磚屋窗前透出來的燈光。華西理想要用新的感覺或是別的痛苦來減少他精神上的痛苦，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哭着顫抖着，解開大衣和短衣的鈕釦，袒着胸對着溼雪和寒風。但那樣也不能減輕他的痛苦。於是他俯身橋欄，望着深黑急流的雅沙河水，他想要投河；不是厭倦了生活，也不是想要自殺，只是想傷害自己，以這個痛苦抹去那個痛苦。但是黑水，黑暗，遮滿了雪的荒地是很可怕的。他顫抖着向前走去。他在紅磚屋旁來回的轉着，又回轉身來到樹林，從樹林又走到古橋。

他想：『不回家罷，回家罷！我相信在家裏要好過一點……』

於是他又走了回去。他到家以後，卸下他的溼衣溼帽，在房間裏亂轉，一盞圓圓的轉個不停，轉到天亮。

七

第二天早晨，藝術家和醫學生跑來看他，他正在房間裏走着，襯衣已經撕破，咬着手指，痛苦的哀哭着。

他看見了他的朋友們，嗚咽着說：『看上帝面上，隨便將我領到什麼地方，盡你們的力量去做罷；只要你們看上帝的面上，趕快救我！我快要自殺了！』

藝術家面色灰白，無法可想。醫學生也幾乎掉下眼淚來，但他以為醫生是應該冷靜的，便泰然自若的冷冷的說道：

『這是神經病。但這沒有什麼，我們立刻到醫生那兒去罷。』

『隨便哪裏都行，看上帝面上，快一點罷！』

『不要着急，你請安靜一點兒。』

藝術家和醫學生顫抖着手替華西理穿上衣服，戴上帽子，扶着他走到街上。

醫學生在途中說道：『米亥爾久已想認識你了。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工作很勤。他是一八八二年得到學位的，那時他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他醫治學生彷彿醫治他自己一』

樣。」

華西理催着說：「趕快，趕快……」

米亥爾是一個很矮的美髮醫生，帶着禮貌和冷酷的尊嚴迎接三個朋友，臉上只有一邊是在微笑着。

他說：「雷禮珂和梅雅已經對我說起你的疾病。我很歡喜替你服務。好不好？你請坐罷……」

他請華西理坐在桌子旁邊的大靠臂椅上，打開一盒香煙獻給他。

他摸着他的膝說道：「現在我們工作罷……你年紀多大啦？」

他問着，醫學生就代華西理回答。他問華西理的父親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疾病，他飲酒是否過度，他是否殘酷或者有別的僻性。他又拿同樣的問題來問他的祖父，母親，姊妹和弟兄。他知道了他的母親有圓潤的歌喉，有時還在舞臺上表演，於是他立刻活潑起來，又問道：

「對不起，也許你還記得罷，你的母親是否很喜歡在舞臺上表演呢？」

二十分鐘過去了。華西理很討厭醫生只是摸着他的膝，說着同一樣的事情。

他說：「醫生，我懂得你問話的意思。你想知道我的病是否得之於遺傳。我一點也沒有受到遺傳的影響。」

醫生又問華西理他在兒時曾否秘密犯罪，或者頭部曾否受傷；他有沒有反常的行為，古怪的脾氣，或是特別的嗜好。醫生對於病人的發問，一大半就是不同答也於健康無損的，但是米亥爾，醫學生以及藝術家全都感到，如果華西理不同答問題，一切便都要失掉似的。醫生得到答案，便記下來寫在紙片上。醫生知道了華西理是以自然科學得學位的，現在正學着法政，於是醫生就沉思起來。

醫學生說：「去年他寫了一篇極好的論文呢……」

醫生又是一面臉微笑着說道：「對不起，請你不要打攪我；你方纔打斷了我的思路。自然，這也與診斷有關的。非常聰明的作品，用盡腦力……是的，是的……」他又對華西

理說：『你喝燒酒麼？』

『不常喝。』

又過了二十分鐘。醫學生低聲將此次疾病的近因告訴醫生，敘述前天藝術家華西理和他同到S街的情形。

他的朋友們和醫生說到女人們和罪惡之街，神情嚴肅，使得華西理非常奇怪……他竭力按捺住自己，以免失禮，說道：『醫生，請你只告訴我一件事，實淫究竟是不是罪惡呢？』

醫生說：『親愛的朋友，這有什麼可爭論的呢？這有什麼可爭論的呢？他那神氣，好像這些問題，他久已解決了似的。』

華西理簡短的問道：『你是一個醫心病的醫生，是不是？』

『是的，我是醫心病的醫生。』

華西理立起身來，從房間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說道：『也許你們都是對的。也許但

我卻覺得很奇怪！我得到兩科的學問，你們就以爲是大成功；只因我寫過一篇論文，三年以後就要被人家忘記的，但我卻被人家捧上天去；現在我因爲不能淡淡的說到墮落女人，我倒要被醫生察驗，被你們憐憫我，把我當作瘋子！

華西理不知爲甚，忽然感到很替他自己，他的同伴，兩天以前他所見過的一切人以及醫生憂傷；他哭出眼淚來，倒在椅子上。

他的朋友們懷疑的望着醫生。醫生顯出完全了解眼淚和失望的神情，以爲他自己，在這一門有專長，便走到華西理面前，一句話也不說，給了他一點藥水喝；後來，他平靜了一點，便解開他的衣服，查看皮膚敏感的度數，膝部的知覺，等等。

華西理覺得好過了一點。他從醫生家裏出來，有些感到慚愧；車聲不再使他煩惱，心的重量逐漸的減輕，好像是溶化了似的。他的手裏拿了兩張藥方：一張是溴的合質，一張是嗎啡……這些藥方是他以前所常用的。

他在街上默默的站着，向他的朋友們道聲再會，就懶懶的拖着他自己到大學裏去。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再版

(樂雷甫短編)
傑作集

天 詩

改正實價大洋一元四角

實價不誤不誤不誤不誤不誤

不

著者

趙景深

許

翻譯者

趙景深

翻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

分售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

17
217016
37

1747